

范左青著

馬國春秋

商務印書館發行

秋 春 國 鳥

著 青 左 范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 620501

鳥國春秋一冊

二定價金圓壹元

印刷地外另加印費

著作者朱左

發行人毛

印 刷 所

發行所

商務各

印書

印書

有所擬版  
必印覽翻

逕啓者查

台端大著烏國春秋一種業經送請專家審核茲將評語摘錄如下：「西洋哲學家嘗愛以寓言式文體發揮其政治理想及批評中國尚少其例本書以流麗詼諧之筆寓精湛確切之見諸重心長志在風世想像豐富文筆奇詭科學根底堅實在中國現代著作界實一異軍特出之作」等語相應檢還原著兩請

查照為荷

此致

范左青先生

附原著一冊

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啓 中華民國卅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本書以抗戰建國實現大同爲骨子對照現實貢獻愚誠著述於邊亂時期伏處山隅孤陋寡聞承新昌錢正卿先生惠借參考書籍上虞謝子英同志搜羅報紙雜刊新昌陳石民俞錫朋嵊縣趙佩容陳志廣高劍雪諸先生披閱指疵紹興馬孝焱烟長最後鑒定計閱時三年賸稿五次始獲告成又荷太虛法師馬寅初博士謝冠生部長省三居士龍游余越國諸暨陳季侃平湖錢南揚瑞安宋慈錢鄧縣周岐隱臨海項士元暨浙江省通志館鍾毓龍李次九柳景元諸先生寵錫評題琳瑯滿目以現在印刷艱難之際未能一一製版精印冠諸卷首除將原件珍藏再行設法外謹此一併道歉致謝仍祈海內賢豪不棄謫陋對於有關人心世道國計民生各大端惠予指示介紹件寄浙江嵊縣化龍門外四十七號敝寓俾將來再版之時重加修正藉成完璧而作南針不單本人之幸抑亦全中國全世界之幸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著者紹興范左青拜啓

# 目 次

## 緒 言

### 第一章 原始時期

1 卵鳴龍門	一
2 公冶生誤入怪禽國	二
3 略燕窩人爲財死	三
4 賭雞鬥鳥不安生	五
5 名山入圖畫九霄雲外鳳和鳴細鳥如蚊蠅飛上金斂重幾許	七
6 兩怪鳥追蹤逢狹路	六
7 鳴禽弄巧成拙	一〇

8	鵝鴨夜襲禦示	一三
9	愛之衝動	一五
10	人有涼慶雞鵠遭殃	一六
11	淫鳥害羣	一七
12	雪中浩劫	一八
	第二章 帝制時期	一〇
1	問疾苦再歷環球謀救濟一番團結	一〇
2	大會九臯選鳳鳥爲國袖	一一
3	百鳥朝王奉表勸進	一七
4	鳳皇卽全世界鳥族大皇帝之位封拜百官制裁侵略	一九
	第三章 施政時期	二三
1	戰地哀鴻告及溺大鵬一怒息狂瀾	二三

2	解決侵略三毒永奠世界和平	四二
3	舉奇才異能	四五
4	積雨雪糧	四八
5	定法律戒不教而誅	四九
6	根絕遺產毒素	五二
7	糾正學校危機	五五
8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	五七
	<b>第四章 講學時期</b>	
1	仙乎仙乎	五九
2	佛法與科學	六〇
3	神仙也戒酒了	七八
	<b>第五章 過渡時期</b>	

第六章	革新時期	七八
1	鳳皇傳於其子小鳳料量善後各問題	一
2	開經濟會議論全世界物質人口	二
3	鳳皇偕鵝鵠鵠鵠飛升	三
第七章	大同時期	一〇二
1	改君主爲委員制推慈烏爲臨時首席以管教養衛四大綱領與民更始提高民德增進民智	一
2	導火綫寒號蟲入宮	二
3	九頭鳥作亂華盜毛興	三
4	小鳳失蹤小金翅革命勤王公治先生數典說摩登	四
5	義勇將軍鴉鵠戡定叛亂烏國平兒女英雄姻緣美滿升天入地幻夢依稀	五
6	收拾殘基佈置新局	六

解決民生實行民治	一四七
2 以格言代憲法以科學奪天工建設心理實現大同	一七二
後記	一八一

# 鳥國春秋

## 緒言

混沌之世，萬物化生，錯綜就擇，優勝劣敗。高者翔於九天，低者潛於九淵，天地間水陸空三大區域，皆飛鳥之世界也。彼適於水，而不適於陸空之鱗介；適於陸，而不適於水空之走獸；適於空，而不適於水陸之昆蟲。固皆望塵莫及矣！人爲萬物之靈，有國家之組織，以治理一切；而鳥國之組織，較人國爲完密。人有機械之自相殘殺，有金錢之自相賊害，有詐偽之自相欺誑，有嗜慾之自相斬傷，而鳥皆無之。人類之所以不及鳥族繁榮者，非天演之淘汰，乃孽由自作也。鳥國既無人國之劣點，而有人所不及之優點，紀其大要，藉作他山。少吳氏以鳥命官，孔子歎人不如鳥，亦有感於此也夫。

## 第一章 原始時期

【卵鳴龍門】公治先生何許人等，一行二十餘人生當亂世，逃難流離，將以覓新大陸，或避世桃源之處，以終老焉。一日至南溟之濱，遠望山麓，有橢圓形之大石二枚，長三百餘丈，高半之，色白而潤，晶瑩如玉，不識其爲何物。方摩挲觀察間，陡聞大聲發自石中，四山響應，衆大懼失色。公治先生曰：噫！吾知之矣！此大鵬鳥之卵，內已成雛，故能發音，吾儕速退，母鵬且至矣。於是疾趨至相隔十餘里之對面另一山麓，伏而覘之，俄見天際現一黑點，漸近漸大，挾以颶風，急如驟雨。公治先生用手指之曰：至矣！至矣！語未畢，已至眼前，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大吼一聲，衆皆驚倒。及起視，則母鵬已杳，卵剝空殼，惟廳廳之高風，滔滔之濁浪而已。

衆人驚魂已定，散步海濱，又見海上起一縷白雲，漸高漸闊，雲端露一巨物，似海船之鐵錨，閃閃有光，旋即縮去。公治先生曰：空中一爪龍飛在天，又有非常變化矣！幸相距遠，可無恐！乃邀衆席地而坐。果見龍身隱現，倏西倏東，因各出望遠鏡視之，見毒龍與一金翅大鳥相搏，天矯飛騰，動心駭目，久

之，龍力漸弱，噓氣成黑雲如墨，大風雷電，海水沸翻，欲藉此作掩護遁去。大鳥振翼發威，金光萬道，照耀天地，如千日並出。龍不能隱，卒爲大鳥所勝，攫而食之。須臾雲散光斂，不知大鳥之往何處去也。

何許人曰：奇哉！奇哉！惜無手提攝影機，不然，攝成照片，映入銀幕，亦一今古奇觀。公治先生曰：天地之大，無奇不有，金翅食龍，邪正互搏之一警耳。吾儕此行，將窺全部之奧祕，拭目待之，更有大奇特奇者在也。

【公治生誤入怪禽國】 某月日，公治先生等一行，來至大荒元丹之山，見山川險惡，荆棘縱橫，怪鳥成羣，喧喧擾擾，或搏擊於空中，或追逐於地上。有一身二首尾具雌雄者，有如雞而人面者，有三首三足者，有鳥身而蛇尾鼠尾者，有羽毛五色而人面披髮者，有三首三翼六目六足者，有一目一翼相得乃飛者，有一足而彘尾者，有杖翼作人行者，有鳥鼠同眠者，有四目雙耳者，有鼠身而鳥翼者，有六首六足者，有兩手四足者，有全體迺毛而九尾者，有九頭而滿血者，有食火吐烟者，怪狀奇形，見所未見，衆皆驚異，不知其名。公治先生曰：諸君注意，吾儕誤入險地矣！各怪鳥以惡爲能，以殘暴爲武健，諸君見其外貌，已覺可憎，若論其內性，則猶如夜叉，媚如妖精，毒如蛇蠍，險如鬼蜮，猛如豺虎，貪如饕

養，譬小人之羣居，將禍世而無極也。

其時九頭鳥聞有人聲，張牙舞爪而出，衆乃驚起，急以獵鎗戒手刀等擊之，九頭鳥受傷作虎嘯，九頭齊舉，擇人而噬。其他各怪鳥亦聞聲麇集，兇猛異常，衆人且戰且走，陷入絕境；陡見前面一山，擋住去路，山上山下，又有無數怪鳥，聲勢洶洶！有身大如牛，鼠足而虎爪之怪鳥，迎面衝來，抓同行者一人，張其大口，囫圇吞之。公治先生曰：嗚呼殆矣！此名虧堆，食人如豆。急隱身於大樹之後，對準一槍，將其擊斃。各怪鳥睹狀大怒，一湧而前；九頭等大隊怪鳥，亦同時趕至，雙方夾攻，危急萬分！

衆人自問必死，拚命抵抗，正當精疲力盡彈窮槍折之際，忽聞大聲發自高空，崩騰澎湃，如百千萬金戈鐵馬之奔馳；大風繼起，拔木頽山，天地晦明，伸手不能見其掌，遂各蹲伏岩窓，稍定殘喘。俄覺風聲寂細，光線微明，蛇行龜息而出，見怪鳥已無，惟高空中一大鳥，展其兩翼，遍覆全島，其軀體之偉大，不知幾千萬里也！奔雷掣電，東向而逝。公治先生曰：此希有鳥也，張其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一小瘡無羽，凡一萬九千里，爲羽族中最大之鳥，變化神奇，不可思議，大之則彌於六合，小之則退藏於密，讀李太白大鵬遇希有鳥賦，可以得其崖略。各怪鳥懼其神威，暫時避匿，不久即將復出，

吾儕速行，盍往丹穴山看鳳凰去乎？

曲折而行，右轉左轉，向山脚繞一大彎，已至海岸。波濤萬頃，欲渡無舟，何許人曰：事急矣！可奈何！  
公治先生出望遠鏡向上流望去，見長橋臥波，不覺驚喜，急率衆至其處，視所謂長橋者，非木非石，非鋼骨水泥，乃一羣大羽，橫棲海面，頭南梢北，約長五十餘里，蓋希有鳥之墮羽也。

衆人得此現成橋梁，渡登彼岸，心乃大慰！檢點行囊，尚無大損，惟同行者少去一人，不勝悲感！遂就海濱隱僻處所，埋鍋造飯，撮土爲香而哭奠焉。公治先生曰：吾儕此行，初未考慮，有違古訓者三點，一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一曰：「親君子，遠小人。」一曰：「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今皆反之，宜有此失悔，已無及，盍速行乎？於是各整行裝，迤邐向丹穴山進發。

【略燕窩人爲財死】

公治先生等道出閩南，經燕子之國，有金絲燕數百萬，聚於瀕海之懸崖，絕壁上，壁立千仞，無路可通，自以爲與人隔絕，可保無虞矣。嘗食海中蠶螺，吐其兩肋，和以唾津，作燕窩，實巢中，乃至名貴之滋補品也。海濱向多鮑魚，無鱗有殼，每一面附石，蟻蝦壁而上，纍纍然如星羅棋布，着石甚堅，撼之不動。土人嗜燕窩之利，乃藉鮑魚爲磴，冒險升峭壁至絕頂，入羣燕之居，獲巢破

卵，取其燕窩。數百萬羣燕，驚飛絕叫，無家可歸，盤拏漫天，呢喃聒耳；而士人亦多失足墜崖，脣裂身死者。公冶先生曰：哀哉！象以齒焚，人爲財死，其是之謂歟！

**【賭雞鬥鳥不安全】** 路過番禺，見一廣場，人山人海，蓋土人正作鬥雞之戲，注以重金，賭作勝負。門雞分三個段落，謂之三間。兩雞始鬥，奮擊用距，少倦，則盤旋相啄，一啄得所，嘴牢不放，副之以距，毛血紛飛，而甲雞敗矣！於是甲雞之主人抱雞少休，去涎飲水，以養其氣，是爲一間。再鬥而乙雞失利，乙主亦抱雞少休，如前養氣之狀，是爲二間。第三次再鬥，乃最後之一間也。兩主皆不得與二雞之勝負，生死決矣！負者喪氣，勝者得金抱雞而去。門勝者亦幾瀕於死耳！

**番禺人好鬥雞，雞之產番禺者特鷙勁善鬥，其人飼養亦甚有法。** 凡雞毛欲疏而短，頭欲堅而小，足欲直而大，身欲疎而長，目欲深而皮厚，徐步耽視，毅不妄動，望之如木雞，如此者，每鬥必勝。人之養雞也，結草爲墩，使立其上，則足常定而不顛，置米高於其頭，使縱膺高啄，則頭常堅而嘴利，割截冠縷，使敵雞無所施其嘴，剪刷尾羽，使臨鬥易於盤旋，常以翎毛攬入雞喉，以去其涎，而掬米飼之，或以水噀兩腋，調飼一一有法。

又有芥肩金距之利，以助鬥打其芥肩也。研芥子爲末，捲於雞之肩腋，兩雞半鬥而倦，盤旋伺便，互刺頭腋下，翻身相啄，以有芥子，能昧敵雞之目，故用以取勝。其金距也，以金屬小刀鑄於雞距，奮擊之始，一揮或至斷敵雞之頭。蓋金距取勝於其始，芥肩取勝於其終耳。

公治先生曰：芥肩金距之法，聞傳自春秋時之季氏、郈氏，數千年來，流毒至今，使微物不安其生，可謂虐矣。其他又有門鵠，門黃腔之屬，利用各鳥好鬥之性，而爲賭博，三五成羣，互相比賽。善鬥之鳥，價重千金，有居之爲奇貨，恃之以謀生者，小人嗜利，爲此殘忍，要亦各鳥之好鬥成性，有以自取；而結果則好鬥者終以鬥死，可不憐諸。

【名山入圖畫九霄雲外鳳和鳴細鳥如蚊蠅飛上金釵重幾許】公治先生等已入丹穴之境，遠望一片青苔，翠山羅列，碧梧千尺，修竹萬叢，間以不知名色之各種花草，異香送遠，沁人心脾。至山麓，見溪水繚繞，涓涓有聲，活潑快樂，晶瑩閃爍，以笑容可掬之眼波，歡迎游客。大眾至此，精神爲之一爽！又前進而緣溪左轉，則奇峯巒峙，高入天中，峭者如刀切之石壁，尖者如出土之筍芽，或如人工之用奇石砌成者，或如天工之所有意造作者，都被白漫漫之雲霧籠罩，若現若隱。有時露西子之全身，

有時窺徐妃之半面，瞬息千變，儀態萬方，是一幅最美麗、最繁複、最神祕之圖畫！又聞空中有絲竹管絃之聲，洋洋盈耳，及再細聽，則覺其聲之和，有非世俗管絃之所能及。公治先生曰：此鸞鳳之和鳴也！衆人大喜，精神更為之振奮。於是攀援屈曲而上，登高岡，俯視層巒疊嶂，以千百數，斷續環拱於下，如礪、如掌、如人立、如獸踞，花木升降草徑曲折，遠處行人蠕蠕然過柯葉上，長僅寸許。湖水若大圓鏡，平置林表。奔湍飛越如匹練，碎沫四射如跳珠，岩壁受水，閃閃有光，遠近數千百里，收入一覽。仰見高峯插雲，無路可上，絕頂一大梧桐，翠鳳雙棲，百鳥環侍，莊嚴肅穆，濟濟踰踰，毛羽分五光十色，喈鳴合六律五音，祥雲縹渺，瑞靄繽紛，可望而不可接近！

衆人顧而樂之，請於公治先生曰：先生博學而達鳥情，何不將各鳥之名稱性德來懸淵源，一一詳示，俾同人得廣見聞？公治先生曰：鳳為鳥族之王，猶人世間之有有道明主，其左右輔弼，曰鸕、雥、曰鶠、鷖，曰青鸞、曰發明、焦明、肅爽、幽昌、廣昌等，皆一時彦俊。天下有道，則鳳凰來儀；無道，則隱與九頭、九尾等之一班羣小，薰蕕清濁，不可同日而語！

公冶先生尚欲有言，突聞怪嘯之聲，衆大駭愕；公治先生曰：吾聞仁義之國，無殺伐之音，此必怪

鳥九頭，懷恨而找吾儕也。然此靈禽仙境，魔不能入，諸君莫恐，且靜坐觀之。語未畢，果見九頭九尾兩怪鳥，翅膀竹林之外，欲入未入，逡巡徘徊，若懷怒而覬伺也者。其時烟雲瀰漫，鳳凰等一般靈禽，皆隱而不見。忽然一五色大鳥名鶠雛者，從烟雲中衝出，在高空作迴風舞。又有龍頭大雀名飛廉者，同人高空，作筋斗雲。一則文明燦爛，氣象萬千；一則武健天矯，變化百出。同時天空中放射五色雲霞，及扶搖磅礴之大風。兩怪鳥睹狀大駭，急以兩足摶頭，驚竄而去。衆人拍手大笑。公治先生曰：鶠雛神鳥，其文德僅亞於鳳凰。飛廉風神，其力量能排山而倒海。既有文德，又有武備，足使小醜喪膽驚遁也！

何許人起立閒步，舉頭四望，見桐花正茂，花中有五色細鳥，狀類鸚鵡，其大如蠅，極為可愛，戲捉一頭，置掌上玩之。細鳥拍翅發聲，大如霹靂，大吃一驚。公治先生曰：此桐花鳳也，亦名候日蟲，羽備五色，有似鳳雛，喜吸桐花上朝露，挾美女子釵鉢。「桐花鳳」者，就其形色名之也。此鳥日出則鳴，其聲宏大，聞數十里，醒痴人之迷夢，為覺世之晨鐘。「候日蟲」者，就其性能名之也。產於南洋漢元封間，始入中國，乃鳴禽類至小至奇之鳥也。衆人傳觀已畢，縱而去之，引起好奇觀念，堅請公治先生詳說各靈禽怪鳥之色目故事，藉供消遣。公治先生曰：鳥類甚多，怪奇萬狀；大者如希有鳥、大鵬、金翅之屬，

地球不足以載之；小者如桐花鳳、蜂鳥、四十雀之屬，則幾等於蚊蠅之蟲類；靈者，善者，則有鳳凰、鸕鷀、青鸞等之出神入化；怪者、惡者，則有九頭、九尾等之作浪掀風。他如宜山、宜水、宜陸、留鳥、漂鳥、候鳥，智愚強弱，形色性能，萬別千差，實非片時所能列舉！僕於少年頗喜研究動植物，對鳥類尤感興趣，曾搜羅關於紀載鳥類之古今中外書籍三百餘種，別類分門，詳為編輯，證以本人耳聞目見，一一誌之，已成烏考一書，聊自怡悅。諸君既有同好，暇當出而求教耳！

天色將晚，公治先生等起立欲行，忽高空中有五色彩羽，大如團扇，因風飄下，衆人以手承之，各得一枚。公治先生喜曰：此鳳毛也，吉光片羽，希世之珍，持此而行，怪鳥不敢近，途中無憂矣！乃謝鳳循原途而返。

【兩怪鳥追蹤逢狹路】九頭、九尾兩怪鳥，為鶴鶩，飛廉所逼，縮頭畏尾，驚遁數百里，神魂失措，汗流氣促，深恨公治先生等一行二十餘人，必欲得而甘心，吞其餓吻，仍逗留於數百里之外，不肯遽去。三日後，見公治先生等大衆緩緩而來，相逢狹路，驟喜欲狂，旋見衆人各持鳳毛，不能相逼，快恨而去，公治先生等乃幸各平安。怪鳥憤無所洩，沿途遇鳥類輒殺之，小鳥之遭其荼毒，不知凡幾。惡氣既

出躍高氣揚，以爲可以橫行矣！後於東海遇皂雕、鶻鷹、禿鷲三鳥，更不招呼，直前進鬥。禿鷲本亦猛禽，能搏豺犬，因頭秃無毛，無所蔽護，向有「癩頭猢猻」之綽號，今被九頭鳥攻及弱點，頭破血淋，落荒先去。九尾鳥九尾各有軟骨，如九條皮鞭，四面揮策，旋如車輪，遠望之，但白光一片，呼呼風生。皂雕、鶻鷹二鳥，力雖勇，拳無路，連戰數十回合，不能近九尾鳥之身。九頭鳥戰退禿鷲，即來夾擊，雕鷹兩面招架，更爲狼狽，乃大叫絕呼，鼓其勇氣。適虎鷹海東青二鳥，在高山略獵，聞聲翔至，從高空直下。海東青首起一爪，如泰山壓頂，中九頭鳥之背，鑿一窟窿。虎鷹身大如牛，力能搏虎，以長逾二丈之健翮，橫掃一過，斷九尾鳥軟骨四條。兩怪鳥痛絕而限，及水幾溺，乃勉力振翼，箇箇向本國而去。虎鷹等見怪鳥下墜，以爲溺於海矣，及瞬視無有急往追之，已無及，乃委凱而返。

公治先生等一行，從此處經過，適見之，嘆曰：惜乎擊之不死也。何許人曰：兩怪鳥兇猛無比，追跡吾人至數千里外，一見鳳毛，退之惟恐不及，鳳毛之威力乃至是乎？公治先生曰：鳳爲羽蟲之長，媲美麒麟，其威可畏，其德可懷，故稱威鳳，亦稱祥鳳。諺云：「草中有雕毛，衆鳥毛自落。」况威鳳之毛，何可當耶！何許人曰：怪鳥雖畏鳳毛，未必甘休，受創之後，益其憤怒，吾儕旅行，仍須步步留意，免爲暗算。同

時對各鳥之種種情形，就便觀察，擇要紀錄，編爲筆記小說之類，以供借鏡，亦旅行中極有價值之一大收穫也。公治先生曰：唯唯。

**【鳴禽弄巧成拙】** 春光在萬山環抱中，醞釀着生意。一片漫游之白雲，隨風輕漾，來去自由。一大羣青年士女，攜手踏青，一對一對地，在青青之草色中，在潺潺之水聲中，在拂拂之風氣中，在融融之日光中，迎春獻笑，行樂及時。忽然樹林間之鶲鶯、八哥、百靈、百舌、畫眉、繡眼、芙蓉、葵花、白鶯、烏鳳、青雛、紅銅、秦吉了、音牌子、極樂鳥、鸚哥等善鳴之鳥，各逞所長，自鳴天籟，其聲音之微妙，誠如晉人戴顥所謂「作詩腸之鼓吹，亦俗耳之鍼砭」。同時，樹林間，吹起一陣輕風，將各各不同之鳴聲，和成一片，播送至全山之每一角落，使都能聽到。桃花聽得入情，禁不住偷落幾點紅淚，一片一片，凝積地上。小草花聽得大醉，隨着鳴聲之節拍，一起一倒，手舞足蹈。漫游之白雲聽得出神，停滯着木然不動。游春之士女聽得生羨，引起了機心。好事者乃以各鳥所喜食之果類、穀類、蟲類爲餌，更以其同種之鳥爲媒，誘而招之。小鳥天真，不知人詐，紛紛入彀，將無罪而過其牢籠生活矣。

公治先生曰：世風不古，人心險惡，不擇地而鳴，不擇人而食，危道也。題曰：「鳴禽弄巧成拙，」謂

其自取之耳。

**【鴟鴞夜襲覆宗】**月黑之夜，萬籟無聲，羣鳥宿於深林，孵卵伏雛。忽爾樹枝一震，巢乃搖搖，母鳥方驚訝間，突有巨大之爪，破屏直入，攫其二卵一雛而出；再來一爪，着於母鳥之背，痛不可當，血脈而死。雄鳥被驚醒衝出，見一翁頭怪鳥名鴟鴞者，正以大而鈎銳之喙，食其雛及卵，雄鳥驚絕大叫，羣鳥盡起，林中頓呈紛亂之狀。翁頭鳥閃其綠色有光之雙眸，灼灼四射，倏起追逐，羣鳥駭散。至天明檢點，則覆巢三，破巢五，死母鳥一，失雛鳥二，喪雛及卵，不計其數。

喜鵲，智鳥也。見此地之不可以居，率其族類去之他方。鴉與雀，則思報復之，寃於田野，得腐鼠二頭，扛以奉於老鷹，請任保護。老鷹食腐鼠而美喜而允之。鴟鴞聞其事，自問不能敵鷹，遂不復出。鴉雀大悅，以為得有保障，安若泰山矣。詎事乃有大謬不然者，蓋鷹之食量甚大，而性又極貪，其接事之第一條件，即責令鴉雀二族，每日供腐鼠一百隻。鴉雀多方難處，不能如數，鷹輒擅作威福，任意殘暴之，騙至鴉雀窮於應付，匿不敢出，鷹乃發其鷺性，盡搜殺之，歸去。

鵠鵠聞鷹之去也，暮夜將復出，然膽怯，乃呼其族類曰船鵠，曰鶩，曰射，曰鶯，曰角鵠，曰木兔，曰隻。

孤，一般不孝食母，晝宵夜瞭之陰惡怪鳥，大隊同往。覓於樹，皆空巢也。見地下有死鴉死雀，羣爭食之。驚後至，無所得，怒責鴟鴞。射與駁，亦以食未能飽，恨鶲鷗，奮起互搏。隻狐木兔、角鴟、勦阻不理，憤而參加之。於是綏爲一團，毛飛血濺，力相等，難猝解，至天明而死者泰半，其未死者，亦傷重而不復能興！

燕飛空中，迴旋作大環，注目地面，覓鵠雛蛇鼠，發見林畔有死鴉鴟鴞等甚衆，疾下食之。既飽而尚有多餘，不覺大樂，唱其得意之歌，聲大且遠。其時鶴隼、雕鷹、鷂、鶻、鵰等八大猛禽，方四出路食，聞鶯鳴甚樂，知有食焉，同循聲而集於其處。鷙見羣猛畢至，必將奪食，勢孤不敵，乃潛去而訴之於虎鷹，大兀鷹。途中又遇翼廣二丈之大雕，名海東青者，亦邀之偕來。時則鶴隼等八大猛禽，方恣噉鴉鴞，並將其傷重未死之屬，一一殘殺之，以爲快樂。忽聞空中有聚疊之聲，自遠而近，俄而風起樹搖，松濤澎湃，砂飛塵揚，目不能開，知必有大鳥至，遂各四散。大兀鷹等既至其處，知鶴隼等八鳥已去，亦不往追，但盡食其地上所遺新穀之木兔、隻狐、射鷩、鵠鵠、角鴟等而去。

盡於送客之後，心猶未死，再至原處，啄拾其地上之斷脰殘腳，深悔當初得意一鳴，致喪所固有，

有類人世間之窮餓小子，吃三日飽飯，忘生辰八字。鵠隼雕鷹等八鳥，亦常過其處，冀復有現成之食，可恣饜飫，有類人世間之游手好閒，浪人無賴，把整個茂密的森林，攬擾得了無生氣！

其時深林之中，尚有慈烏一羣，老烏安土重遷，不願他去；小烏孝思不匱，不敢遠離。然戒於鳶鵰等之窺伺騷擾，覓食反哺，至感不便，大有坐因而成淵阱之勢。乃有鴟鴞兩俠鳥者，合羣善鬥，喜雪不平，慕慈烏之孝，願任保衛，率其子弟兵三千，來與慈烏卜隣。鵠隼之屬，初以鴟鴞之軀體並不偉大，輕視之；及與相搏，則睹之在前，忽焉在後，勁捷至不可捉摸，乃鎗羽逃去。翌日再鬥，覺短小精悍，愈接愈厲，百千並進，如羣蟻之馳蠭，然將鵠隼雕鷹四大鳥攬擒而去。鵠聳聳征，全軍崩潰。鳶則未經參戰，早先逃走。於是風聲所播，草木皆兵，驚鳥側目，相戒不敢過其林。

公治先生曰：師以直爲壯，力能羣則粗，此鴟鴞之所以勝也。喜鵲以見機而遠禍，鴉雀以養虎而喪身，智與不智之分也。慈烏以純孝而全宗，鵠鷹以無恩而覆族，仁與不仁之判也。君子於此，可以悟天理與人情。

【愛之衝動】呼呼嗚……嗚嗚，大風撼樹，一羣雀墜於地上，竭力掙扎，不能起飛。一獵犬瞥見

之，放速脚步，對準目標，正前進欲擗；忽一母雀從樹上疾下，冒極大之危險，攔擊獵犬。口中發音怪異而哽咽的叫聲，將惶急戰抖倒豎羽毛之身，向龐大獵犬齒牙峻嶮之獵犬頭部，一衝再衝，逆毛刺鼻，利爪抓面，使獵犬驚窘倒退，不敢開目而正視。獵犬之主人感其勇，呼回獵犬，而雛雀乃得以保全。公冶先生曰：此事與屠格涅夫之散文詩麻雀頗相類。屠格涅夫之詩曰：「……我感着敬意，對於那悲壯的小鳥，對於牠那愛的衝動，愛我想比死，或者比死的恐怖還要強烈，全靠這個，全靠愛，生命纔得團結而進步。」

【人有善慶雞鳴遭殃】 雞鳴之屬，謂之家禽，呼之即至，馴擾可喜。雞與雞羣，鷄與鷄伍，亦各有其家庭之組織。父母兄弟，夫妻子女，一家團聚，見食相呼，有隣雞或隣鷄之來爭食者，則同起逐之；遇鷹鷹或鼬鼠之來攫雞者，則驟起搏之；並高飛大叫，以報其主人，求救援！蓋雞微物，有靈性焉。鶴之爲物，更極可喜，小鶴如松花黃之棉團，躊躇而步，咶咶而鳴，少長，則嬉於淺沼方池，洗澡刷羽，翻筋斗，拍翅膀，或找尋食物，極忙碌活潑！又數日，則軀體漸大，披着雪白純潔的羽毛，映出橘色橘形之胖頭，游泳水中，以一雙紅掌，撥綠波而前進，將明淨如鏡之河水，分成二路，向左右展開，前進前進，展開展開。

展開到河邊之小草旁，展開到河邊之石子上，展開到河邊之泥土裏。其悠然之靜趣，引起欣賞自然之文人如周樹人、徐壽南、孫福熙等，對之各有絕好之描寫。古賢王義之尤愛之成癖。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竇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爲犧也。」觀此，則知徵物之求生，亦殊無異於人類。乃人遇喜慶，輒大殘其生命，殺其子，以慶我之生子，絕其婦，以慶我之結婚，斷其壽，以慶我之長壽，不亦謬乎。

公冶先生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而所爲若是，殆習焉不察耳！

**【淫鳥害羣】** 淫鳥者何？曰：鵠雉也。其淫行也奈何？何以謂之害羣也？曰：鵠之雌者性兇猛，喜食鴻，遇鴻之雌者，輒殺而食之；遇其雄，則逼而與之交，雄不肯，亦殺之。遇其他雄鳥，苟身體大小不相枘鑿，必先與之交，而後殺之。有力與相，而不能強者，則激羹射之，使潰爛而死。

雉，雌雄皆淫，遇鳥輒交，不問類別。雌者鳴而求牡，濫交且及於蛇兔，雖性懦無直接之殘殺，然因淫而亂，如世俗之所謂捨風吃醋，情敵失戀，引起間接之殺者，亦所在多有。

夫鵠性兇猛，遇之輒死，其爲害也固烈；雉性柔馴，鳥皆狎之，其爲害也更薄。故鵠雉也者，皆鳥之  
淫而害羣，特書之以爲戒云。

公治先生曰：鳥類如此，人亦有之。人而無恥，無於害鳥。世之斥稚妓曰野雞，老妓曰鵠母者，有以  
哉。

【雪中浩劫】天寒歲暮，朔風怒號，長空中之陰雲，愈湧愈厚，籠罩大地，恰如重重的黑幕。公治  
先生等衣單被薄，冷不可支，乃閉繡就駿，賒酒賦詩，有「了無長進依然我，願與梅花盟歲寒」之句。  
又擬廣平賦意，呵凍揮毫，作墨梅十二幅，寫意陶情，忘懷得失。其時美麗的雪花飛舞矣！或上或下，  
忽快忽慢，千片萬片底接續不斷。公治先生等出門一望，見那整個世界，都被白茫茫的大雪瀰漫着，  
變成瓊樓玉宇，瑞島琪花。又把不平的道路填平，把污穢的泥溝掩住，就表面觀之，誰信這一座潔白  
莊嚴之水晶世界，埋藏着不少的骯髒罪惡。

時則水陸山禽，小如蜂鳥、麻雀、蠟嘴倒掛、竹葉青、翡翠、鶲鶯、柏子鳥、十姊妹、中如鷦鷯、鳩、局、鵠、鵠  
鵠、水勃公鵠、鵠鵠、寒苦鳥、大如鴻雁、鷗、鷺、鳬、雉、竹雞、錦雞、吐綬雞、諫珂、鵠鵠……等等，都無可

得食既寒且飢，或噉噉而哀鳴，或奄奄而待斃。於是鷺鳥屬疾、鷹隼屬鷹、鷄鶴屬鶴、鵝鷺屬鷺之屬，彌四出，同類相殘，將略弱小之肉而飽其老饕。羣弱散解，嘲哳懼相，有僵臥而不能動者，有勉強而掙扎者，有雖逃而不能遠者，有逃遠而仍被追及者，莫不羽毛紛落，血肉橫飛，裂腹斷脰，同歸於盡。而彼各鶩鳥焉，初則各自逐食，繼則互相爭食，至最後則鷹與鷹角，鷗共鷗鬭，蓋小弱既殲，不得不強與強併了！

更有公子王孫，弋人漁父，也都利用時機，肆其妙巧，彎弓繫矢，荷槍實藥，既張羅於北山，復設繳於南浦，或誘而擒之，或擊而殺之，於是乎禽鳥無噍類矣！

公冶先生泫然流涕曰：嗚呼！大雪，乃禽鳥之大劫也！剝極而復，或有轉機。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 第二章 帝制時期

【問疾苦再歷環球謀救濟一番團結】黃鵠，善飛之鳥也，奮其六翮，而凌清風。白鶴，亦善飛之鳥也，足亂浮雲，背浮青天。二鳥相約，飛繞地球一匝，看花花世界，以中國之帕米爾高原為起點，同時並舉，經歐羅巴洲，至北極，渡太平洋，過北亞美利加、南亞美利加大西洋，抵南極，略作小休，應企鵝之招，看瞬風舞雪，漫天匝地，六出花輝，忽爾平地成高山，忽爾高山為深谷，皆以風力之聚散而為轉移，瞬息萬變，不可端倪，誠雪中之奇觀也！空氣寒燥，不能久留，乃別企鵠，經阿非利加印度洋，越澳大利亞上空，入亞細亞，返帕米爾原處，為時僅半日，計程歷五萬餘里。

黃鵠曰：昔夸父稱善走，逐日於陽谷，渴死中途。人之足力，何其劣耶？吾儕此行，毫不費力，覺人之賽跑，真不值一笑！然世人之身體雖弱，而心性則兇。天地間自然生長之物，植類，獣類，皆被把持，而動物則任其殘殺，供其饜飮，固已太覺過分矣。乃人之與人，又復如是，雞蟲得失，蠻觸交鬭，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一般助桀爲虐之化學家，機械匠，方鈞心鬥角，精益求精，造出最新奇最

殘忍之武器，而自鳴得意。夫科學以利人爲原則，今乃反其道而行之，喪心病狂，一至於此，較之數千年前之道德世界，判若天壤，人類之末日至矣。

白鵠曰：世人顛倒，不從道德解決，迷於武力，自掘墳墓，長此演進，日異月新，必有完全消滅之一日。然彼自作孽，與我無關，姑勿深論。吾儕此行，有最可驚異之一點，君乃不注意之乎？黃鵠曰：異點者何？曰：卽吾鳥類之寥寥無幾，且有憔悴可憐之色也。黃鵠悵然悟曰：是矣！是矣！然究不知其原因何在？吾儕當細細訪之，再作區處。

其時積雪初消，朔風猶冽。鵠鵠二鳥，低飛入希馬拉雅深林中，蕭條寥寂，鴉雀無聲，惟樹上有東倒西歪的破巢數座，因往探之，則有僵死之老鳥一，雛鳥二，及已成體而未脫殼之死卵數枚，餘無別物。再探他巢，亦復如是，正大惑不解，見遠處有弱不禁風之病鳥一隻，畏首畏尾，遙遙作窺探之狀，因招呼之，問其究竟。備悉大雪時，各小弱被鷺鳥及人類殘殺之種種慘痛情形，巢中老幼，因出去覓食之壯鳥被殺，斷絕供應，同化潤財，病鳥又云：本鳥當時亦同出覓食，遭巨鷹撲傷，跌入雪窟，幸乃得免，迄今創痕未愈，飢無可食，恐亦不能久活矣。是時病鳥悲從中來，一慟幾絕。鵠鵠不勝憐憫，覓食食之。

再往圖底斯山、岷崙山、天山、阿爾泰山暨外興安嶺等一帶山脈，詳閱一過；重渡太平洋，環繞全球，各山林水澤平原沙漠，及前次飛行所不及到之天涯地角海澨山陬，博訪周諮，救傷弔死所得情形，大致與病鳥所述，無甚差別。

又於亞洲發見東方三島，有鶴鵠一羣，侵略其隣族黃鳥，作蠶食鯨吞之勢，甚為猖獗。歐洲大陸，亦有鶴鵠兩屬，與鷹鵰鶲劇烈鬥爭，雙方死傷，已不計其數，尚有擴大延長之勢。傷心慘目，浩嘆而歸，將求所以救之之策焉。

公治先生曰：再歷全球，不辭勞瘁，抱博愛之精神，為同胞而努力，鳥族前途，大有希望矣。

【大會九臯選鳳鳥為領袖】 鶴鵠再歷全球，備知慘狀，深懼羽族之將消滅也；決計組織國家，以謀挽救，乃於某月某日召集全球各鳥類，在九臯地方，開一大會，計到鴻、雁、鶴、鶯、鳳、鸕、燕、雀、鴉、鵝、鳩、鳩、雉、鷄、隼、雕、鷹、翠鳥、蜂鳥、極樂鳥、鸚鵡、鵝、鴨、鴨、育令鴛、鴦、鴟、鴞、慈鳥、黃鸝、杜鵑、精衛、伯勞、布穀、鵝、鶲、姑、鶲、提、壺、脫、鈎、信、天、翁、畫、漫、爰、居、鶴、鶲、孔雀、鷗、鷓、啄木、戴勝、鵠、鶲、企鵝等五洲水陸山禽二百餘族，推鵠鵠二鳥為臨時正副主席。先由白鵠報告經歷全球所見各慘狀，及發起開會宗旨，黃

鵠起立言曰：今日大會，承諸君不棄，遠近畢至，濟濟一堂，不勝欣慰！吾儕禽鳥乃天之驕子，動物之大而且猛者，莫如龍虎，而吾鳥類能冠服之人。爲萬物之靈，有種種之智識，技能，器械，而吾鳥類能避免之；他如昆蟲鱗介之屬，更瞠乎其後，不敢與吾鳥類爭衡。由此言之，蓋亦足以自豪矣！

言至此，衆大興奮，鼓翼獻鳴聲如雷動。黃鵠又繼續言曰：人類亦動物之一，所以能獨強者，以其中有組織也。今吾鳥類強則強矣，惜無組織，譬如散沙，力量不聚，同類之間，自相殘殺，尤爲致命之傷，物必自處，而後蟲生，瞻望前途，不寒而慄。本席之意，擬請大眾選舉領袖，組織政府，成立國家，以謀團結而臻繁榮，諸君以爲何如？

梟鳩同時起立，梟發問曰：何謂國家？何謂政府？何謂領袖？鳩曰：國家之力量若何？黃鵠曰：國家者，大國體也，合全世界鳥族爲一大團體，成立鳥國，譬如散沙，和以水泥加之鋼骨，打成一片，卽能發生極大力量。對內言之，則整個團結，而無紛爭磨擦之憂。對外言之，則整個應付，雖天災人禍，皆足以當之。政府者，辦理國家事務之機關也。領袖者，主持政府之主要人物也。質言之，即由領袖主持政府，辦理國家之一切事務是也。

鷹曰：組織烏國之後，國家對各烏族，各烏族對國家，以及各烏族與各烏族之間，將如何？黃鵠曰：國家對各烏族負保護責任，一秉大公，一律平等。如有強凌弱，衆暴寡，小加大，淫破義，文舞法，武違禁等種種情形，則絕對禁止；以維持公安，各得其所，為最高目的。各烏族對國家，則分義務和權利兩點：服從國家命令，遵守國家法律，先公後私，即義務也。受國家之保護，得平安而生活，即權利也。各烏族與各烏族之間，則以博愛互助，共存共榮為原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雕曰：國家最高之權威，屬於何人？黃鵠曰：選舉未定以前，屬於全烏族；選舉既定之後，屬於當選之領袖。雕曰：然則領袖所發之命令，所定之法律，無論如何，人民均應一律遵從乎？黃鵠曰：是又不然。夫其所發之命令，所定之法律，果出於大公，合於時宜，則人民自然樂從，天下自然太平。古之人有行之者，堯舜文武是也。如不然而強制焉，則衆叛親離，國將不國，古之人有行之者，桀紂幽厲是也。故領袖人選，特別重要，攸關全民族之生死存亡。古代家天下之專制，不問賢否，自相承襲，固多危險；近代公天下之民選，劇烈競爭，多方運動，或以情感，或以利誘，或以威脅，或以政黨而把持壟斷，甚至強奸民意，包辦選票，則亦大失本意矣。

隼曰：弱肉強食，天演公例，優勝劣敗，適者生存。今國家者，乃欲抑強而扶弱，豈非獎劣懲優乎？黃鸝曰：此即文明與野蠻之分別也！能文明，則種族繁榮，天下太平；野蠻反之，害人自害耳。

鸕曰：組織國家，對小弱之屬，固爲有利；而強大者，反被抑制，不得自由，本席不能贊成也。黃鸝覺鸕之言論，更屬野蠻，有妨大局，若不痛加駁斥，必且誘惑視聽。乃以嚴正之態度，而反詰之曰：閣下自以爲強乎？大乎？可以魚肉小弱乎？鳥類之中，儘多強大於閣下者，亦以閣下對小弱之手段，而對待閣下，閣下顧之乎？會議席上，一言喪邦，抑何不思之甚！且所謂自由者，乃以不侵犯他人之自由爲範圍，語云：「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者，我亦欲無加諸人。」願閣下勉之！少安毋躁。鸕乃面赤不語。

經此劇烈辯詰之後，是非大白，利害分明，多數鳥族，已知組織國家之爲有益，但均默不發言。梟、鷹、隼、雕、鶲、鷗六族，恐於己不便，大爲猶豫。燕雀小弱之屬，則屬於鷺鳥淫威，不敢可否。會議陷於停頓，情勢異常緊張。白鶴起立高聲曰：主席，各位同胞：今日之會，乃吾全鳥類之生死關鍵，諸君應有大公大無畏之精神，切勿游移，致貽伊戚。會議之制，取決於多數，請主席速將「組織國家」之提案付表

決黃鵠從之，計贊成者四分之三而強，遂以大多數通過。

旋又預備接開選舉大會，先以小組會議，討論候選資格。鷹隼、雕鷹、梟鳩六族，認為組織國家之後，政治一上軌道，於己必將不便，各欲利用機會，爭得領袖一席。故鷹隼二族共提虎鷹，雕鷹二族共提海東青，梟鳩二族共提九頭鳥。其餘各族，有提青鸞者，有提鶴鷺者，有提黃鵠白鶴者，有提大鵬金翅者，亦有主張歸附鳳凰較為便捷，不必另組政府者。聚訟紛紜，莫衷一是，舉凡人世間競選之種種醜態惡習，一一畢現。鵠鷺恐夜長夢多，遲則有變，乃命速將各族提出名單，全數列入，交大會公舉一面即正式開會，仍由鵠鷺二鳥擔任正副主席。

黃鵠鑒於梟鳩黨惡，鷹雕營私，及各小族之未明大義，不知重輕，恐無良好結果，特派臨時監選，指導，各若干名，又以大批武健衛士維持秩序，並對大眾大聲言曰：領袖資格，必須素孚衆望，肯負責任，有文德而兼武威者，方能為大眾造福。有文無武，不免於弱，有武無文，不免於暴，二者兼備，寬猛相濟，懷德畏威，有厚望矣。否則惡人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庸人而在高位，則將遺誤大局也。今日之會，不同兒戲，請大眾以十二萬分之鄭重，秉公選舉。又本席與白鶴，係本大會之召集者，理應避嫌，

不能當選，並請注意。

白鶴起立，宣讀選舉須知，並詳加解釋，使未經訓練之一般大眾，都能明瞭之後，遂即進行選舉各手續。結果以鳳鳥為最多數當選。衆鳥大悅，如孤兒之得父母。鵠鷗喜極而涕，不知所云。梟鳩等六族，無可奈何，垂頭喪氣。

公治先生曰：智哉衆鳥！幸哉衆鳥！認清目標，得所恃怙，剝棟而復之機也。

【百鳥朝王奉表勸進】白鶴請卽以全體出席之鳥為全族代表，同往丹穴山，朝見鳳皇，奉表勸進。梟鳩二鳥臨時請病假不去。鷹隼雕鷙勉強敷衍。蜂鳥體小力短，不能遠飛，欲去不得，獨抱向隅。黃鵠乃令附其尾而行。同時鳥族二百餘衆，整隊出發，趨向丹穴山前進。未幾到達，黃鵠令衆鳥在外恭候，不得喧噏，或自由行動。一面與白鶴先至鸕雞青鷺二鳥處，說明來意，並求引見。鸕雞乃與同入，代呈表章，朝見禮畢，奏上原因。鳳以衆鳥難馴，且多複雜，治之頗非易易；又全球五大洲地面遼闊，薦等一身精力所能灌注，拒而不受。鵠鷗叩頭流血曰：陛下不允，如烏族何？鷗鷺憫其誠懇，亦同跪諫。因請陛下覆天下，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各代表不辭道遠，聯袂來朝，合五大洲為一家，以全世界共一

主，誠天與人歸，堯舜之所不能得，盤古以來所未有也。伏望憐憫蒼生，俯賜拯援，不勝幸甚。鳳乃允如所請，命四鳥起立，召全體各代表上殿覲見，面加慰諭，三呼退班。

次日五更上朝，鵠鶴奉上全世界鳥族大皇帝尊號，並請早定登極吉期，俾慰喁喁之望。鸕鷀請飭欽天監恭選黃道吉日，禮部翰林院會組大典籌備處，詳訂儀注。光祿寺備辦祭品筵宴，務極豐隆！鳳皇曰：止。吾語汝：皇帝之位，慕虛榮者視之，以謂富貴極矣；不知一日萬幾，乃天下至勞至苦至危險之事也。故有乘若敝屣，掉頭不顧者。有聞名汚耳，臨流洗之者。有曰：吾父薄天子而不爲者。有曰：願生生世世不生帝王家者。有曰：皇帝猶管門巡捕，司車之車夫者。豈盡矯情也哉？朕以羽族同胞，水深火熱，不得已而勉爲公僕，蓋將犧牲一身，以安天下；深懼德薄，未克負荷，正賴各位大臣爲我股肱，庶免墮越，何敢暴殄天物，消耗民脂，鋪張揚厲，增加罪咎乎。

禮以敬爲主，一切儀文，皆末節也。日以晴爲吉，一切冲合，皆迷信也。明日爲改歲甲子之元旦歲首，且天氣晴和，即以元旦之日出時卽位，先於五更二點，祭告天地百神，列代祖考。着光祿寺虔備祭品，一如往年元旦之禮，毋增毋減。「黍稷非馨，明德維馨。」願與諸大臣共勉之。語畢入宮，百官隨散，

光祿寺虔備祭品不提。

公治先生曰：大哉皇言，使天下之爲帝王者，皆知此意，則天下無可亡之國矣。

【鳳皇卽全世界鳥族大皇帝之位封拜百官制裁侵略】 甲子元旦，晨光熹微，東方天際，呈一道紅霞，太陽作活潑之姿勢，一躍而上，發出強烈奪目之光芒，飛向天空，射向大地，一刹時，全世界充滿着偉大而普照之光明！鳳皇於數千百萬各鳥族歡欣鼓舞的當中，卽全世界鳥族大皇帝之位，祭告天地百神，列代祖考，封拜百官，大赦天下，朝會宴饋，甚盛事也！

鳳皇降旨：鶴雞、青鸞、文德爲天下第一，雅量包容，有宰相風度，特任爲左右二大丞相，總理全國內外大小各事宜。鷺鷥文章大手筆，並長經濟政治，特任爲脫頭無字大學士，兼國子監祭酒、翰林院承旨，掌全國學校及條教法令事宜。白鵠才猷，與鷺鷥伯仲，特任爲協辦大學士，副之。大鵬神武，特任爲鎮國大將軍，鎮守南極；金翅神威，特任爲撫國大將軍，鎮守北極；各統國防空軍，辦理訓練征討各事宜，並予開府，儀同三司。黃鵠、白鵠博愛大公，特任爲天下都巡閱使，詳查全國官吏貪廉，人民好惡，隨時聞奏施行；並授特權，賜尚方寶劍，遇必要時，得緊急處置，先斬後奏。飛廉善惡，雷厲風行，特

任爲游擊大將軍，會同都巡閱使巡邏天下，遇匪盜不軌，就便遊擊，格殺勿論。秦吉了時然後言，言必有中，特任爲天下都御史。鵝鴨、鵠鵠，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各特任爲分巡御史。祝鳩周旋中禮，守正不阿，特任爲義部大臣，教全國以君臣上下之禮。慈鳥孝思不匱，百善之先，特任爲親部大臣，教全國以父子尊卑之禮。鵠鵠友愛，鴻雁遙悌，特任爲序部正副大臣，教全國以兄弟長幼之禮。雎鳩和而有別，鶯鶯灑鵠，愛而能專，特任爲別部正副大臣，教全國以夫婦男女之禮。黃鸝出谷遷喬，嚶鳴求友，特任爲信部大臣，教全國以朋友賓主之禮。鷗鴟合羣善戰，喜雪不平，特任爲正副義勇將軍，兼大司寇，鎮守皇畿，掌全國獎善懲惡，除暴安良事宜。

又命劃天下爲東平、南平、西平、北平、中平五大郡，並建藩王，分工共治。丹穴山居天下之中，規方千里，劃爲皇畿。以大學士鷗鵠兼京兆尹，封發明爲東平郡王，轄北亞美利加全部。焦明爲南平郡王，轄大洋洲暨南亞美利加全部。肅爽爲西平郡王，轄阿非利加洲全部。幽昌爲北平郡王，轄歐羅巴洲全部。廣昌爲中平郡王，轄亞細亞洲全部。各郡王原屬五方神鳥，功高德劭，爲國屏藩，辟置僚屬，便宜行事，非重大事故，毋庸奏聞。其餘原有大小文武各官，優加賞賜，仍着大丞相考查成績，分別去留。大

赦天下，咸與維新，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光祿寺獻宴百官於御花園，大行人禮遣各代表回籍，蜂鳥附大雕以還。

鳳皇御朝陽正殿，召新任百官，面授機宜，個別訓話。首諭中平郡王廣昌曰：組織國家，設官分治，其目的在求天下之太平。查「侵略主義」爲破壞太平之毒素，必先予以掃除。亞東三島鷄鴨之羣，嗜利好殺，侵略是務，肆蜂蠻之毒，爲無厭之求，誠隣族之大患，亦世界之公敵。黃鳥抗戰，以弱敵強，爲民族求生存，爲天下伸正義，乃正當之防衛耳。卿應嚴懲鷄鴨，除惡務盡。黃鳥之族大而散，量雖多而質未精，尤宜加意扶植，促其改進，汝往欽哉！次諭北平郡王幽昌曰：歐陸五方雜處，種族既多，良莠不一。鵝鶴二族，狼狽爲奸，勾結鷄鴨集團侵略，滋蔓之勢已成，燎原之火大熾。鷄存私見，姑息因循，犧牲小弱，以肉投獸，業已鑄成大錯矣。漸覺勢不可遏，始聯鶴鵝與之相抗。復因雙方主義之不同，未能切實合作，戰事延長，所傷實大。卿宜速往就國，嚴予制裁，奠定和平，急急如律令。又諭祝炳等五部大臣曰：倫常大節，羣學之綱，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以守之。卿等來自田間，不染習氣，以身作則，偃草從風，成效可立而待也。各烏官挨次聆訓，先後陞辭，分別履新視事。

而去

初：九頭烏任大荒山老巢，接梟鵠訴告，知未獲當選，大發牢騷。深恨大會各鳥之不助己也，乃聯合九尾，六頤，三足等同惡怪鳥，準備造反；一面暗約梟鵠為其內應。旋聞鳳皇已登極，並任大鵬，金翅二鳥為鎮國撫國大將軍，飛廉為游擊大將軍，遂大懼不動。虎鷦，海東青等驚鳥，亦因落選而各懷嫉妒，見鵠鵠就義勇將軍之職，畏其羣力，亦稍稍斂迹，不敢猖狂。從此正鳥當場，邪鳥失勢，鳥國前途，大有太平之望云。

公治先生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此事理之必然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欲國之無治得乎？

### 第三章 施政時期

【戰地哀鴻告及溺大鵬一怒息狂濶】 鎮國大將軍大鵬坐鎮南極，逍遙無事。一日，率熟悉人世情形之探鳥數隻，一同出遊。正值某某兩洲發生大戰之際，幸運五十餘國，動員十萬萬人，為歷史以來空前慘劇。因觀察之。先至某一戰場：赤地千里，凹凸不平，日暗無光，陰風淒厲，殘車廢礫之間，白骨縱橫，碧血凝沕，野獸與蒼蠅相逐，餘燐與惡臭齊薰。忽焉，陰風轉暴，沙土迷濛，嗚嗚有聲，若聞鬼哭，毛髮聳然。

於是高飛空中，對大地作鳥瞰。先看某洲某大抵抗國之某一山區：有多數難民，扶老攜幼，負箱擔囊，忽如漏網之魚，皇若喪家之犬，羣趨至一山僻，藉樹木蔭蔽，稍定喘息。突聞槍聲數發，大批僞軍，從小路中蜂擁而出，搶擄各難民之食糧衣物，情形至為兇暴。各難民有跪地哀求者，有呆若木雞者，有伏匿者，有逃竄者，有號啕大哭者，有與僞軍毎物而受傷或致死者，有被奸淫者，有被綁架者，至最後，乃拉難民中比較年富力強者數人，命其挑送所擄集之物件而去。各難民捨地呼天，空空妙手，回

望所居之老家，又被敵寇流竄，烽火連天，有前途茫茫之感。又某大都會：正值轟炸之後，火光燭天，烟塵匝地。消防隊之車水馬龍，匿不敢出，聽其燃燒。大火光中，照見斷脰裂腹之炸死尸體，及將死未死之傷人。有飛頭至屋上，掛腸在電柱者，其犧牲與損失，不可數計。某一村落，有多數老人，各攜一籃一杖，出外求乞。又有疾病殘廢之屬，匍匐道旁，輾轉待死。一大羣青年婦女，鳩形鶴面，或揹負小兒，就近作小本叫賣；或遠行百數十里，挑鹽販米；或在本村耕田戽水，及各種苦工勞力，汗流浹背，氣喘如牛！蓋其全村之壯丁，激於正義，自動應征，上前線抗敵。各婦女老幼，刻苦謀生，絕無怨色，可見民氣之一斑矣。

某一山城：本係不設防之住民區域，迭經燃燒轟炸，既無正式街道，又無大規模商店，惟若斷若續之籬棚竹舍三五簇，與焦柱頽垣錯比。所列貨品，僅極低劣之寥寥數種，問津無人，不成市面。然各商人仍節衣縮食，捐獻國家，以符有錢出錢之原則。某陷區中：一已故軍人家屬，單門獨姓，寡婦孤兒，被豪強欺凌，債主壓迫，忍痛將愛子出賣，償未足額，某漢奸贊其妾首，願代償金，婦不肯受辱，乃一索自盡。某大市鎮：一高大之朱樓矗立，想是幸運之家，門前桃柳成行，燕鵲飛舞，一少婦年可二十，靚妝倚樓，目視垂楊，悵然若有所失。樓下一年事略長之素服婦人，歌哭無端，神經錯亂。其左

邊之大宅，重門大啓，梵唄聲喧。探烏中有知其底蘊者，告大鶴曰：「樓上帳望之少婦，其良人係智識者，年亦忧愛國，結婚一月，投筆從戎，參加最前線作戰，三年不歸，聞已升任軍長矣。」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此情此景，勞號似之。樓下患神經之素服婦人，其良人出征七載，音信未通，實已早經戰死，家屬恐其過傷，嚴守祕密。而此婦則夜深入夢，巫峽雲迷，月下傷懷，漠營書查，積想成痴，匪伊朝夕矣！上月間，其胞兄某，遠道過訪，失口道破，婦乃陡觸神經，無端啼笑。大宅中僧道法事，正追薦其良人耳。大鶴點頭嘆曰：「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此情此景，亦勞號似矣！某一田野，荒蕪不治，荆棘如林。一白髮老人，攜一小兒，布曳領觴，向空號慟，一似重有憂者。某探烏曰：「此老人之子死於戰，媳死於轟炸，婿死於拉夫，女死於疫病，今其長孫，又死於匪類。田園將蕪，老弱無依，故不覺其過哀耳。」某山僻一帶，交通梗阻，地瘠民貧，土著者藉平日之早作遲休，勤儉刻苦，勉強度日，與世無爭。自戰事之局勢驟變，繁富之區，衝要之路，已被敵人佔去；於是往來者皆繞道於此一山僻，冠蓋紛紛，軍隊絡繹，儼然山陰道上矣。忽爾一達官駕到，須趕忙招待，請酒請飯，所費不貲，臨去，派轎夫若干名，抬達官之本身及其姨太太隨員，不給工資，自帶飯包，稍一緩慢，呵斥隨之，忽爾一軍隊開到，

宿民房，借棉被稻草，派伙食副食，每家米幾斤，菜幾斤，鹽油豆各幾兩；如遇天寒，則又征柴炭各若干，擔供其烤火。一面又預備開拔時之多數挑夫，鄉鎮保甲長，拔來報往，動輒得咎，常發生挨打及搗毀情事。忽爾一富商過境，隨有帶槍之護兵數人，押運大批貨物，云係某大機關之搶購物品，又須派夫派轎，妄為應付。忽爾一大羣流離失所之難民逃來，亦須設法救濟，導其出境。其時該山僻之原有物資，羅掘已盡，而能生產之男子，又忙於夫役，不遑種作，呈出「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之荒涼景象。某陷區間之某大部份陰陽地帶：一面受敵偽雜游匪之燒殺搶擄，蹂躪壓迫，一切失去保障，一面還受政府之督促，征兵征稅，獻穀獻金，報效國家，悉索斂賦。處此多重負擔之下之民衆——尤其是農工苦力，——已經沒有吃，沒有穿，沒有住，甚至沒有路走。正在轉向草根樹皮上打算。某一車站路已毀壞，左邊留極狹之人行道一綫，僅通挑夫驢子之少量運輸，沿途匪盜如毛，多方打擊。又有雜色無系統之散兵游勇，借籌餉為名，劃界收捐，各據一方。於是行旅裹足，交通斷絕，物質之供求不能相應，造成空前未有之物價高昂，與戰爭時期之通貨膨脹成對比。而薪給階層之經濟陣線於以崩潰，無形中又添不少啼飢號寒之分子。某鄉鎮一帶：駐有不堪作戰專事擾民之蝗蟲式叛兵，政府鞭長

莫及，不能管制。所有老百姓家之雞與雞蛋，以及一切食用之物，甚至留作明年佈種之穀麥雜糧種籽，皆被搜括盡淨。間有略具姿色之女性，亦鮮能保其貞操。迨甲村無可榨取，彼乃移轉乙村。乙村貧乏，又至丙村、丁村，不久皆成爲白地乃去。某處山麓有新造之茅屋兩所：其一爲傷兵醫院，有斷手缺腳臥病垂危之傷兵若干人，其一爲難民收容所，有蓬頭垢面衣服褴褛之難民若干人，殆因醫藥與給養之未能充足，都奄奄待斃。離此不遠之另一山地，有傷兵難民之義塚場，不用棺木，埋於淺土，爲野獸之所爬掘，尸體暴露，血肉模糊。某一廣場，圈耕地數千畝，有工程師，率勞工數千人在築飛機場及公路。同時某一地區之飛機場及公路，則因戰事失利，恐陷敵手，又有無數兵士及勞工，在趕緊破壞。某戰區長官司令部門前集有青年男女數萬人，願參加抗戰，打倒侵略敵人，保衛國土，奠定和平。經長官慰勉，點收其男子一萬餘人。其未及格之男子，及全體女子，未荷收編，不肯散去，要求多時，准其另編陸軍輔助隊，乃歡欣鼓舞，合唱其國人李健吾新譜之出征歌云：「今日何日，強敵蠻橫，嗟我祖國，呼吸存亡，奮起奮起，同上戰場，不怕蹈火，不怕赴湯，救我祖國，恢復榮光。」又唱唐代詩人王昌齡之從軍行云：「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其

聲音之激昂慷慨，響遏行雲。某探烏曰：此正義之國，民氣特盛，愈艱苦，愈奮鬥，必能把握最後勝利也。又見同洲某一侵略國之軍閥，因戰爭失敗，兵員不足，強征國內大批不及格之老男幼男，集中廣場，開赴前線，將以如此體格不健，未受訓練之民命，作最後孤注。後面跟着一大羣哭喪之而之家屬難捨難分，淚如泉湧。同時其某某島上之京都所在地，有服裝不一之婦女老幼數萬人，手執旗幟，游行示威，大呼「還我丈夫」「沒有麵包」等口號，紛擾多時，仍為其軍閥之爪牙用武力驅散。其時該侵略國之各大都市，及重工業區，均被正義抗戰之同盟敵機所摧毀。制空制海之權，操於敵手，保衛本土孤島之少數艦隊，既如小巫之難見大巫，龜縮不出，遠在國外之各地陸軍，遂都被切斷，內外隔絕，立見消亡。當初不量力而無端猖獗，今乃自食其果矣。

次看某洲某一侵略國殘暴區域之活地獄：一曰「毒氣室」，是混凝土築成之一間堅固房屋，實約十二方英尺，高約七英尺，鐵門緊閉，空氣不通，壁上留兩個空洞，裝着灌輸齊克倫（毒氣名）之鐵管，每七分鐘，可毒死二百五十人。該侵略國軍隊，曾在此間，解決許多政治犯，戰俘，及弱小的難民。一曰「鞋山」，是集千百萬雙男女老幼之鞋而疊成之者，遠遠望去，極似煤庫中之高大煤堆。

各鞋之主人，都死於非命，留此遺物，增後人無限感慨。一曰「惡狗窟」是一個廣場，圍以高十餘英尺之雙重通電鐵絲網，四面有十幾座機關槍碉堡，高聳入雲，場中列屋數千間，收容俘虜數十萬人，禁止出入，禁止自由。晚間，有瘦長而猘惡之狗數百頭守夜，無論任何武健碩大之人，一與相遇，不消二分鐘，即已裂身而葬於狗腹。一曰「火葬場」是像一座巨大之熔鐵鍊子，猛火熊熊，開着五張大口，吸入活人，使身體焦捲而成灰燼。其時，該侵略國已惡貫滿盈，大倒銳氣，前方軍隊，節節退縮，其首都亦岌岌可危，倉皇疏散之難民，魚貫成一直線，長約百數英里。天寒風雪，死亡枕藉。該驕武首領，方召集部隊，對全國民衆，作廣播呼籲。突然一猛烈之炸彈爆發，傷首領之頭部，及衛士若干人，秩序大亂，互相踐踏而死傷者甚衆。某探鳥曰：「驕武不已，禍起蕭牆，該獨夫之壽命不久矣。」

又見該洲某一侵略國之民衆，選其禍首之殃民誤國，組織地下部隊，先在國內某城進行革命，蘭絛同人，倒戈響應，其政府之禍首，乃下野逃去，全國陷入混亂之中，兩洲三個侵略國集團，先已倒去一個矣！

其餘各交戰國之各處戰地，都已村落圯壞，壯丁死盡，變成破天荒之凶年。大兵之後，尸臭瀰漫，

又發生疫癟，傳染迅速，刦後遺民，非餓死，即病死，更有各處城鄉之各種職業，如公務員、警察學校教師、工廠工人、商店店員，以及交通運輸、醫藥、看護等等，多數係寡婦及老弱擔任。生產減少，物資缺乏，引起闖飢荒，漲價目，及限制統制之種種糾紛，足徵戰事影響之普遍與嚴重。

至於被敵攻佔之淪陷點綫，水深火熱，地黑天昏，大鶴更不忍卒看，恐污其目，亦不願爲所批評，恐污其口。惟慨語隨從探鳥曰：小民何罪，受此荼毒，首禍之人，應負其責也。探鳥對曰：此次大戰，分侵略與抵抗兩派：侵略派之勢力初頗強盛，作惡多端，近已衆叛親離，天怒人怨，不久即將消滅；抵抗派則愈戰愈強，愈戰愈衆，吾儕觀察各該方面之情形，可見強權之終不能勝於公理耳。

大鶴性烈如火，力大通神，見此情形，本已怒不可遏，適聞某處有隆隆之聲，雜以慘叫，遙望烏烟瘴氣，暗無天日，因飛近察之，見侵略集團與抗戰同盟之各國軍隊，猛烈開火，有拙笨式之飛機數萬架，在低空作戰；地面大小不一之戰車數萬輛，往來馳突，鐵礮數十萬尊，狂噴毒氣，槍林彈雨之屬，不計其數，已積尸成山，流血遍地。尚有武裝低劣之大隊盟軍，以短刀冒砲火，以血肉作長城，竭力掙扎，快要死盡！某某兩洋面又有無數戰艦，互相轟射，無數潛艇，互相碰撞，海水翻騰，濁浪臭穢，呈黑色之

黃，血色之赤。侵略集團，更使用其最後之祕密武器，慘無人道！大鵬大怒，振翮發威，大其身至三千六百英里，急麾垂天之翼，用力向低空一拂，大風驟起，侵略國之飛機一齊墜，炸彈與鐵礮相擊，轟轟巨響，地塌大崩，剎那間，陷戰場之一部為無底深潭，無邊怨海。同時某某兩洋，風力所及，白浪掀天，侵略國之戰艦潛艇，載沉載浮，碎為齋碎，而抗戰同盟之士兵械器，則完全無恙，大為驚奇。大鵬見日的已達，乃飄然回去。

同時某處另一戰場，鷹鵰二族，發明「先天元氣炸彈」，以小小一彈之力，能消滅一百五十華里之物質人類，鷗鵰受此打擊，瓦解屈伏，戰事亦可結束。於是全世界人類歡欣鼓舞，盛傳其事，謂大鳥之翼，雷霆萬鈞，必係佛之化身，掃除侵略。又謂科學進步，巧奪天工，用於正義人道，造福非淺云云。何許人聞此消息，大為興奮，慌忙問於公治先生曰：「某洲所傳之大鳥，如此神威，必係大鵬。岳傳稱大鵬性烈，嫉惡而嚴，嘗在兜率天宮，聽如來說法，怒蝙蝠精放屁不敬，啄殺之，遂轉生而為岳飛，受莫須有之冤獄，以相報償。秦檜夫婦作惡太多，永墮地獄；岳飛忠孝，報盡升天，仍為大鵬。小說之言，好為神怪，不知果有其事否耶？」

公治先生曰：此則不敢臆斷。然輪迴報應之說，詳於佛經，大鵬如此神威，必有來歷。即如此次所傳之事，若果實在，寧不快心？假使人類從此覺悟，知武器之不足恃，科學之發明快，永免戰爭，則天下便可太平。即不然而積極趕造，亦非一二十年所能恢復，則此一二年之休息，可全無量之生命，其爲功德，亦非細也！夫「佳兵不祥」，古有明訓，愚者不悟，好大喜功，一夫作難，天下騷然，牽一髮而動全身，整個人類受其影響，戰士之死者千萬人，平民之死者必十倍百倍，老弱孤寡，轉徙流離，田產物資，搥毀消耗，其慘痛與損失，爲何如？故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人生不過數十寒暑，爭雄鬥勝，轉眼成空，今吾與子之所游，皆古英雄戰爭之地也，江山依舊，人物全非，一世之雄，固安在哉！

【解決侵略三毒永奠世界和平】

北平郡王幽昌，中平郡王廣昌，進京覆命，報告解決戰爭，肅清歐亞兩洲詳情。（一）鵠毒禍魁「奇特瘋犬」至死不悟，作戰陣亡，其屍體爲亂兵踐踏消滅。（二）鵠毒禍魁「摸索瞎狸」夫婦遁逃在野，被其族之愛族部隊所獲，交民衆制裁，已凌遲處死。（三）鵠毒禍魁「傳代木偶」勢窮力盡，無條件屈服，已廢爲庶人，竄逐荒島。（四）已獲三毒助桀爲虐之文武牙爪十萬餘衆，驅之遠荒，投畀豺虎；其在逃者，俟緝獲後，再同樣辦理。（五）沒收三

毒武器，解散其軍事及參謀機構，重工業製造。（六）盡遷三毒之老弱，醜類如干萬萬，編管各洲，嚴加監視。（七）將各該三毒之老巢穢墟，掃蕩淨盡，改爲畜牧之場，撥交黃鳥鶴鵝鷹四大正義之族分別管理。（八）侵略所得之土地物資，各還故主，維持戰前原狀。（九）被三毒所滅亡之各弱小，由黃鳥等四大正義之族，普予救濟，恢復獨立。（十）凡三毒因作戰而摧毀各族之道路建築等等，責令各該三毒之戰俘，修建還原。（十一）此後全世界各族，一律平等，注重禮讓，放棄權利，以博愛互助爲原則，已由大多數民族訂定公約，締結聯盟，維持永久的和平。

鳳皇聞奏大喜，認爲處置得當，蓋此等侵略惡種，下愚不移，若不遷流四散，仍聽聚族而居，則十年生育，十年訓練，二十年後，又將毒流世界矣。於是傳旨嘉獎，賜宴慶功，晉封幽昌爲北平親王，廣昌爲中平親王，派白鵠爲欽差大臣，同往歐亞，升賞出力官佐，大犒三軍，勅封黃鳥爲「正義復興」之族，宣慰鶴鵝，給榮譽獎狀，給鷹以準榮譽獎狀。

鳳皇又以保障永久和平，必須另組強有力之武裝機構，及國際法院，特命大鵬金翅二大將爲武裝和平福星，鸞鷟兼國際最高法院院長。此後各民族間再有如鵠鷺鵠鵠等之擅開爭端者，即以

武力制止，先發爲首者以死刑，再由法院依據公約，予以調停審判。

白鵲至歐亞兩洲，辦理所負使命各事畢，察看編管各處之鵠鷺鷗鴟。見羣雛粥粥，惟悴可憐，乃與幽昌廣昌兩親王會商救濟，廣招安分循良清高絕俗之信天翁信鷗兩族雄鳥，與鵠鷺相配，融化其桀驁侵略之惡劣根性。鷗鴟之族，罪大惡極，無恥之尤，其羣雛已浪漫入烟花下流，倚門賣笑。各鳥類皆義與爲偶，無法調劑，暫請鵠鷺之族，施感化教育，以觀後效。

公治先生曰：三鳥害人，大亂世界，必如此解決，方稱澈底。凡人類間之有同樣事情者，正可藉作借鑑也。

古代中國春秋戰國之世，上下交征權利，孔子、孟子以禮讓仁義之說教之，現在的國際，又一春秋戰國之時也。論區域，已遍及全球，論競爭，則更爲劇烈，安得復有孔子孟子其人乎？

第二次世界大戰將結束，各民族在舊金山開和平會議，仍以競爭而求地位。小國落水喊救命，上岸要包裹雨傘，固覺太不識相，大國堅欲把持其原有不正當之權利，硬抑牛頭喝水，似乎也欠漂亮。

是故小國應當自量，處處以遜讓為原則，努力自愛，努力自強，將來終有出人頭地之一日，不必急急。孟子所謂「以小事大者，順天者也。順天者，保其國。」至於大國方面，應當守禮行仁，以平等的立場，尊重弱小者之人格地位，處處以博愛互助為前提。孟子所謂「以大事小者，樂大者也；樂天者，保天下。」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孟子又曰：「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如果各民族間，真正都能以「禮」「讓」「仁」「義」治國，那末天下一定太平了！

**【舉奇才異能】**鳳皇自登極以來，任賢使能，勤求治理，繻繼古訓「得人者昌」之語，又以聖王在位，則野無遺賢，乃詔示天下，求奇才異能，不限資格，文武百官，各舉所知，盡量介紹，知而不舉，以蔽賢論；舉而不當者，不問。古今人才，多起於微賤，對於貧寒之族，尤須特別注意，毋使遺逸！特任鷺鷥白鵲為招賢正副大使，就京都設招賢總館，五大洲各設分館，負責辦理考試招待各事宜。有已舉而不應者，派員往迎之；有未舉而自來者，與已舉等視，同受考試。

都巡閱使舉鶴鳥，識天文，預知風晴雨雪。義勇將軍舉鶴鶴，勁捷勇敢，人不能射，射之則接矢擲人。義部大臣舉喜鵲，鶴鶴，善營巢。友部大臣舉十姊妹，能和聲。信部大臣舉戲鳥，孝慈循良，堪為模楷。

都御史舉鸚哥，能效人言。分巡御史舉百舌，通百鳥語。親部大臣舉鵝，幽閑自適，不忮不求，標高尚之風，寒奔競之途。左丞相舉鶴，居守水澤，不避危難。友部副大臣舉音聲子，鳴聲不一，變幻無窮，堪任教師。別部副大臣舉鷄鵩，先雞而鳴，勵勤戒惰。別部大臣舉護花鳥，保愛花果，不使摧殘。右丞相舉鶴鵠，行善化人，以木葉充食，不殘生命，不耗五穀。

各薦鳥彈冠相慶，先後報到。惟鷗疎懶成性，酷愛自由，鑒於人世間齷齪之流，官氣染着，人格消滅，決計不願登仕，向海上漂去，招之不獲。又有鶴鵠，自恃健飛，隼雕鵠鷺五鳥，自恃勇猛。孔雀山雞，自恃文彩，各來參加，一體與試。結果除隼雕鵠鷺四鳥，野性未馴，孔雀山雞，浮華不實，不錄外，餘皆及格中選。

鳳見濟濟多士，聖顏大喜，卽任鵠爲天文博士，鸚哥爲候補御史，分發御史臺學習。百舌爲翻譯司，入翰林院行走。鶲爲防守司，防守京師，受義勇將軍節制。鵠戴爲侍御史，隨侍大皇帝左右，記言記動。鸕鷀爲宗教大師，專任勸善諒惡感化各事宜。護花鳥爲公園主任。十姊妹爲交際明星，擔任各鳥族之聯絡和解事宜。鵠爲試用偏將軍。鷄鵩爲末將軍。戴、鶲、鵠、音聲子、喜鵠、鵠鵠，暫居招賢館，聽候任

用。

鳳語鶴鷺二相，及大學士驚驚曰鵠曰：鵠亦鷺鳥，與隼雕同類，以其勇冠儕輩，姑試用之，蓋劉先主用魏延之意也。「鷺鳥累白不如一鵠」苟駕馭得法，亦治世之能臣，惟隨時注意之可耳。鵠猶勇於私門，怯於公戰，根性最劣，今乘環錄用，應切實告諭之。孔雀山雞，炫其美以嫉人之美，器小易盈，恃才傲物之無行文人耳，宜其不取。

鵠之高蹈，朕不相強，高則高矣，不可爲訓；使鳥皆如此，則誰與朕共治天下哉？世之隱士，比諸患得患失之小人，固爲略勝，然不生產而消費，不知勞工之神聖，語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又曰：「人生以服務爲目的。」遺產制度之子孫，安坐而享，爲世詬病，謚之曰游民，曰寄生蟲。夫天之生斯人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范文正公爲秀才時，便以天下國家爲己任，孫總理曰：「人之聰明才力愈大者，盡其能力，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力略小者，盡其能力，服十百人之務，造十百人之福。至於全無聰明才力者，亦當盡一己能力，服一人之務，造一人之福。」彼隱士既賦有超人之道德學識，要不兼盡天下，豈非辜負天之生成乎？當以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爲法，故鵠之高蹈，

不足爲訓，卿等可佈告天下，藉以糾正一般之誤解。

公治先生曰：鳳皇求賢，注意於貧寒之族，可謂採驥得珠。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彼晉梁文繡之子弟，未經磨鍊，安能有爲？

【積雨雪糧】鳳皇升朝，語諸大臣曰：「朕自卽位以來，倏已多日，宵衣旰食，治績未彰，深懼德薄，不足以當大任，卿等有何高見，盡量貢獻。」都巡閱使黃鵠奏曰：「臣與白鶴巡視天下，見小弱之族，不能營巢宿露，餐風，每多夭折，其寄託於人家屋簷者，又被蛇鼠狸貓之傷殘，至可憐憫，請飭有司，代營巢宇，俾資栖息而策安全。」白鶴奏曰：「臣與黃鵠兩歷全球，備知往年雪中浩劫，羽族飢餓殘殺之慘狀，請降旨天下，預儲雨雪之糧，以禦天災，不勝幸甚！」鳳皇准奏，卽任喜鵲爲工程大使，調末將軍鵝鵠副之，代各小弱普遍營巢，並於巢中附建倉庫，以爲積糧之所。一面詔令各鳥族廣儲糧食，分平時雪季兩種，平時禦雨，以十日之糧爲限；雪季加儲二十日，以一月之糧爲限。

公治先生曰：綢繆未雨，防患未然，治天下者不當如是耶？嗚呼！鳥族得其所哉！

**【定法律戒不教而誅】** 都巡閱使黃鵠白鵠，巡閱五洲，至某山叢林中，見逆梟食母，大怒立以尚方劍斬之，並懸首示衆。又於某地，見鷹鵠二鳥，追逐燕雀，弱肉強食，鳩佔鵠巢，發生齟齬。某水之濱，鳧鷺二族，爭一大魚而鬥，互有死傷，均爲分別處置之。又有鴉雉二族，因淫而亂，因亂而殺，演成極擴大之流血慘案，仍有汎濫蔓延之勢，鵠鵠不能抑止，乃浩嘆曰：萬惡淫爲首，可不懼哉！遂火急進京，朝鳳詳奏請嚴定法律，俾資儆戒。

鳳皇聞奏不安，避席而起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皆寡人不德之所致也。上古之世，無爲而治，不言而化，後世聖人者出，乃有所謂道德仁義，降及末季，又有所謂禮樂刑賞，去古日遠，紛亂日多，此天下所以有治不勝治之感，安得無懷葛天之君，吾願讓位以謝天下。

大丞相鵠雉青鶯，率五部大臣，暨黃鵠白鵠，同跪請曰：臣聞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也。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三公論道，六卿分職，掌其教也。是故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天法聖，理所當然。今天下不治，乃臣等失職之咎，誠惶誠恐，死罪死罪！

鳳命起立復位，從長計議。鵠鵠乃奏曰：竊維孝之一事，天經地義，人之本根。對於身所從出之父

母，不能盡孝，其餘一切，皆虛僞不足取。猛虎在深山，食豺狼野獸，遇不孝之人，亦殺而食之，蓋已不復認其爲人矣！逆梟罪大，請盡加誅戮，滅其種類，周禮著族氏掌覆天烏之巢，卽此意也。夫人之初生，飢不能自食，寒不能自衣，父母愛之，以養以教，以至於成人，罔極恩深，天高地厚，實行孝經十八章，不足以報其萬一。且子屆成立，則父母之年已老矣，風燭草霜，爲時不久，盡畢生之義務，曾未一享權利，「養兒防老」之謂何？爲人子者，若不及時敬養，愛日承歡，少縱卽逝，悔將何及。「樹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待。」此高子蓋之所以泣血三年，不能自己也。

青鸞奏曰：伏查邪淫之人，慾火熾盛，死入大火地獄，焚其身作焦炭飛灰。業風一轉，還復人形，而又火燒而死之，生前犯邪淫一次，死後受火燒一回，卽其慾火之所感召也。生時嫌邪淫之不足，死後覺火燒之太多，痛苦恐怖，已無及矣。然色屬天性，不學而能，既爲一切含靈生生不息之樞機，不能禁絕，惟因勢而利導之耳。昔者太王治岐，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婚姻以時，鳏寡有養，故民之犯淫行者甚少。後世禮教日繁，束縛太甚，男女不同席，不共食，不親授受，於是情竇初開之青年，認爲神祕，指爲奧妙，有逞其好奇心，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者矣。

臣等以爲宜稍寬禁網，刪去繁文，解放買賣式盲目式婚姻的一切怨偶，及重重壓迫下之一切  
醜陋。革除一夫多妻，多夫一妻之惡習。禁止納妾，禁止蓄婢，有寡婦見歸夫而欲嫁之，可絕對自由。男  
女平等，交際公開，及時結婚，廢除階級，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雙方同意，情好自敦，一與之齊，終身  
不改，其愛情之專一美滿，將見全世界之必多義夫節婦也。若配偶已定，仍有外遇，貪肉慾之獸行，作  
登徒與蕩婦，然後從而刑之，不能有怨。

鳳曰：孝節二字，誠天地間之至寶，其家而有孝節，則興也勃焉；反之而忤逆淫亂，則亡也忽焉。歷  
觀古今，昭昭不爽，有國有家者，應特別注意！遂命游擊大將軍飛廉，迅率所部，會同大司寇鵠鵠，飛往  
鵠雉二族所鬧事之處，制止流血慘劇，便宜處置。一面命鵠鵠二相會同大學士鷺鷥白鵠，暨祝鳩等  
五部大臣，擬訂獎懲條例，及各種法律，呈候核裁。

鵠鵠等詳訂民法三百六十條，刑法二百四十條，軍法一百二十條，及獎勵條例，懲罪條例，任用  
條例，各若干條，恭繕進呈，候旨定奪。鳳皇聞畢，慨然嘆曰：法律，濟道德之窮，不得已而用之，貴簡單明  
瞭，易知易行。秦以法令繁苛，而亡天下；漢高入關，約法三章，民皆稱便，國以大治。卿等所訂，頗爲詳盡，

可存國府，以備參考，仍仰另訂至簡明之現行約法數條，再行核奪。

鵠鷺等遵旨重擬，刪繁就簡，挈領提綱，定死、徒、流、三刑、殺、淫、盜、門、侵佔、五罪。奉硃批知道了欽此，遂於某月日頒發天下，公佈施行。

鳳皇又慮各鳥官或有惰慢，不將約法公佈，或雖公佈，而各鳥族間教育未普及，仍多不能瞭解；乃以白鵠爲郵傳使者，率其全族十萬餘衆，遍歷天下，家喻户晓，又命分巡御史，鵠鷺鴟鵏等，分巡所至，切實指導，庶免誤入刑網，及不教而誅之弊。

公治先生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鳳之治國，可謂仁至義盡矣。

【根絕遺產毒素】都御史秦吉了奏稱：據分巡御史鵠鷺鴟鵏等，巡查所得，自積糧令下，各鳥族紛紛儲備，冀獲安全。乃有禿鷲老鴟二族，貪多務得，不遵限度，發生爭奪風潮。小鳥麻雀，不自積儲，癟於其隣。鵠鷺積糧過多，欲傳之子孫，安坐而享，巢不能容，堆出大門之外，爲山鵠所覬覦，夥而刦之，鵠鷺帶傷而逃，僅以身免。畫漫積魚數千尾，分遺二子，長媳嫌其不均，唆夫與乃弟爭訟，致同胞成仇，其所積之魚，食之不盡，發生惡臭，有礙衛生。諸如此類，糾紛百出，應如何處置之處，請旨定奪。

鳳皇覽奏大驚，指謂鶴鷺鷩鷮曰：不圖積糧善政，闢成如此糾紛。鶴鷮對曰：此等流弊，人世間往往有之，且已根深蒂固，不易革除，惟其所以致此之由，皆因貪愛二字，爲其厲階，貪則無厭，愛乃不明，世間遂從此多事。烏國尙係萌芽，易於拔去，請將全案發交大司寇，分別嚴懲，勿使滋蔓，鳳皇從之。

青鸞曰：積財以遺子孫一事，雖曰愛之，其實害之，世之宗族爭訟，兄弟乖離者，皆其父祖之有遺產，祭祿害之也。子孫之不長進，多腐化者，亦其父祖之有遺產祭產害之也。漢疏廣云：「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旨哉言乎！可謂深切而著明者矣。嘗觀富貴家之子弟，擁先人遺產，不學，不農，不工，不商，而衣必選色，食必選味，所知者烟酒嫖賭，所習者門鷄走狗，其驕奢淫佚之氣，深入骨髓，不可救治。夫牛以力田，馬以行遠，犬以守夜，貓以捕鼠，甚至釀蜜者蜂，吐絲者蠶，彼物之微，且多爲人所利賴，而人生天地，負七尺軀，乃甘作遊民，分利而不生利，是直牛馬犬貓蜂蠶之不若者矣。又封建遺毒之世襲傳統制度，迄未肅清，貴族紈袴，把持政權，爲富不仁者有之，依勢凌人者有之，因而引起不平等之階級鬥爭，殺身破家，而國以大亂，豈不哀哉！

故有財產及貴族之家，須趕速覺悟，急流勇退，讓官位於賢能，拔人才於側陋，獻財產之大部於

國家，或作福利生產事業，如養老、育嬰、醫院、學校、工廠等，積德留名，光前裕後。漢卜式輸財實邊，魯子敬指囷助餉，晏平仲敝車羸馬，一狐裘三十年，而齊國之士待其舉火者三百餘人。范文正公父子，義田恤族，麥舟濟貧。秦西各國，亦有勒伐氏之模範工廠，優待勞工。卡匿奇氏之辦圖書館，助研究學會基金。羅特氏之將全部遺產，寄贈母校牛津大學為獎學金。舍兒氏之廣作各種慈善事業，中外古今，備多先例，仿而行之，豈不甚美？至於子孫，但使有學問，有職業，即足自立，何患乎貧？語云：「薄惡在身，吃着不盡。」又云：「積財不如積德。」所謂善能愛其子孫者此耳。

鸞鷗曰：家固如此，國有同情。昔者孟子告梁襄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又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壤也，沛然誰能禦之？」彼帝國軍國及資本各主義之國家，逆民衆之心理，肆虐迫與侵略，心勞日拙，危如累卵，其亦早自變計乎！

公治先生曰：善哉！鸞鷗之言云：「貪則無厭，愛乃不明。」洞見癥結，可以醫國，青鸞鸞鷗之言，亦多切中時弊，發臘振聾，非具清醒頭腦，遠大眼光者，不能見，不能言也。然本問題之流毒，由來已久，積

重難返，非澈底覺悟，具勇猛決心，堅忍毅力者，不能改，不能從也！

【糾正學校危機】國子監祭酒鸞鷗，公請廣興學校，作育英才，改國子監爲國立大學，並薦戴爲德育教師，督聲子爲智育教師，鶴鳩爲體育教師。鳳可其奏，即命鸞鷗兼任校長，並召見戴烏等全體教師，誠之曰：現代世俗之教育，已瀕破產，師道之尊，掃地殆盡，甚有先生而怕學生者，故其學業不能進步，道德爲立身之本，有道德而無知識，尚不失爲善人，有知識而無道德，則適足以濟其奸惡。校舍之簡陋者，類似難民收容所，設備毫無，給養不足，既鮮學術之考驗，有礙身體之發育。校舍之華麗者，裝璜太過，等於王宮，務享樂而不知刻苦，重美觀而不求實際，儉樸之子弟一入其中，頓被陶醉，有歸家而厭不潔不衛生者矣。有視勤儉質樸之父母，爲鄙陋爲無知識者矣。學費太貴，則貧寒者皆中途輟學，不能造就，雖有免費公費之額，杯水車薪，無濟於事，甚或爲有力者所把持，中產之家，勉力使子弟至初中畢業，即望自謀生計，乃所教所學，竟與社會隔膜，求學十年，不能寫一普通之便條，致社會有「畢業即失業」之慨嘆，豈非劣學制之誤盡青年乎？

若以如此高貴之學費，能循序至大學專科者，極少數之世家紳衿耳！夫彼紳衿之在學校也，德

之不修學之不講，荏苒三年，照例畢業。遇會考抽考，則多方彌補，或倩人捉刀，給得文憑，即有作官之資格。不辨菽麥，不知艱難，而使之臨民社，治國家，定章程法令，辦外交折衝，能勝其任乎？故報紙有「救救大學生」之呼籲，積學潛修之士，雖有經天緯地之才，濟世匡時之略，以無學校出身故，聽其老死岩壑，於是乃有不甘落莫之不第秀才，如黃巢、洪秀全輩之起而作亂而革命者矣。故嚴格言之，即謂劣學制之足以亡國也，亦無不可。

凡此諸端，皆宜切戒，要知求學乃刻苦之事，學問以實用爲先，知識務求其新，庶足爲時代之導，道德不嫌其舊，要須合時代之宜。

又語體育教師曰：精神爲事業之基本，健康乃第一的幸福，強身然後能強國，關係之大，不能忽視。俾斯麥以鐵血主義，爲德意志之教育，而國民奮大，彼得得以侵略主義，爲俄羅斯之教育，而國民悍智。華盛頓以獨立主義，爲美利堅之教育，而國民奮大，彼得以侵佔主義，爲英吉利之教育，而國民壯耶爾以恢復主義，爲法蘭西之教育，而國民剛。日本自明治維新後，伊藤山縣諸人，游學歸國，恫其國之不武，獨注重於體育一科，以養成軍國民資格，自是而大和魂，武士道之威望，亦焜耀於東海之間。

今吾烏國，雖不屑以侵略爭奪爲務。然處此叔世，魔鬼之羣，苟不自強，人且犯我，不可不特別注意。公治先生曰：學貫中西，材兼文武，對於世俗學校之弊病，洞若觀火。鳳兮鳳兮，可以作之君，作之師矣！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鳳皇日理萬幾，數月不入後宮。一日，御便殿，與鶴鸞二相坐而論道。內侍報：御花園桐生連理，竹夾天桃，大學士鶴鸞進呈都巡閱使黃鵠白鵠，東平郡王發明，南平郡王焦明，西平郡王肅爽，北平親王幽昌，中平親王廣昌等奏本，皆言德化大行，太平祥瑞之事。有天降甘露，地湧醴泉，惡性成化善良，善良益以自勉，道不拾遺，夜不閉戶等語。同時天文博士鶴奏稱：「聖德巍巍，天垂休象，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乃千古稀有之祥瑞，請大赦天下，以答大庥。」巡狩四方，以察民隱，舉行封禪大典，稱述功德，以告百神而傳萬世，誠不朽之大業也！」云云。同時文武百官，恭候朝門，請鳳皇升朝陽正殿，大受朝賀。

**鳳皇三辭，百官固請，乃與鶴鸞二相，出至正殿，受賀禮畢。**鳳語天文博士曰：日爲恆星，端居不動，各行星繞日而行。月爲衛星，隨地球繞日，各有一定之速度，至相當時期成直線形，則有日蝕月蝕，成

攢聚形，及相並形，則有五星聯珠，日月合璧，皆自然經歷之過程，與人事無關。孔子修春秋，大書其事曰：「日有食之，月有食之。」以爲災祥之徵者，蓋借天道以寓褒貶耳。至於甘露醴泉等常之事，桐竹徵物，更無關宏旨。何贊之？有大赦之令，偶一爲之則可，若頻數而行，則犯罪者皆不罰，反啓小人徼幸之心。故管子曰：「赦出則民不敬，惠行則過日益。」巡狩四方，勞擾萬民，有損無益。封禪大典，必聖如堯舜，治若唐虞，庶幾無愧。朕有何德，乃敢貪天之功，欺神欺世乎？朕所憂者，天下未必盡太平，同胞未必真得所，願與卿等諸大臣共勵大禹已飢己溺之心，我佛慈悲普度之旨耳。各大臣恭聆聖訓，肅然稽首，覲勉從公，莫敢暇逸，烏國前途，方興未艾也！

公治先生曰：孳孳爲善，功成不居，鳳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

## 第四章 講學時期

【仙乎仙乎】東風解凍，春日載陽，百鳥和鳴，雍雍喈喈，是爲某某歲朝，鳳皇卽位之若干年也。

其時碧天如洗，微風扇和，正西天際，起一片祥雲，飄飄冉冉，向丹穴山前進，雲中同時湧現青色黃色赤色白色之四種光輪，輪之環迴，各各射出交互錯雜之無數光線，傳明散彩，金碧輝煌。天文博士鶴憮忙奏曰：仙乎仙乎！請速招待！鳳命翶鸞二相，升高空迓之，則有舍利共命、迦陵頻伽、迦真隣陀、四佛鳥及金烏、玄鳥、化鵠、青鳥、黃爵、雙兔、白燕、玉燕、碧鷄、天雞、白鳩、駿驥、鳩鵠、重睛、神母、陳寶、赤雁、赤鳥、羈、鷗、翳、青鵠、蒼鳥、憑霄等仙禽，仙禽二十餘種，同下雲端，進入朝陽正殿，賀鳥國太平，祝鳳皇萬歲，並傳佛旨：鳳皇治國盡心，萬行圓滿，超升佛國，果證菩提。大鵬擢毀殺人兇器，救無量生命；黃鵠白鵠，奔走呼號，組成國家，大有造於鳥族，並爲大羅天仙。飛廉曾任四天王天風伯，着回原職，卽日到差翶鸞、青鸞、鸞鷺、白鵠、金翅、幽昌、廣昌，發明焦明肅爽，佐鳳有功，並予授記，俟功行圓滿後飛升。鳳皇等謝恩禮畢，打發飛廉回風伯原任，款待天使於御花園中。

何許人曰：「做了皇帝想成仙，」秦皇漢武，百計求之不能得，何鳳皇之易易也？公治先生曰：古今無作惡之仙佛。秦皇漢武，背道而馳，愈趨愈遠耳。

【佛法與科學】鳳皇大召各鳥族，在大學校講堂開歡迎大會，恭請天使演講佛法，普度有緣。舍利顯神通，以三十二應身之一化爲大鳥，高三百由旬，出廣長舌，作獅子吼，發和雅之音，對大衆言曰：佛法廣大無邊，圓融無礙，非一般之意想言說所可思議！語其多，則三藏十二部經典，八萬四千法門，對治衆生八萬四千病症，語其少，則因病立方，病愈卽廢，一落言詮，已非妙諦。按其究竟，等於一字不說也。衆生根器，高下不同，必須契理契機，方顯醍醐妙用！大會諸公，對佛法有疑義，或未解者，請盡量發問，個別解答可也。

宗教大師龜鵠，起立請曰：世人指佛法爲迷信，請大使開示。舍利答曰：佛爲大覺，對迷立名。佛法首明「因果」，作如是因，結如是果，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行人之行者爲人，行佛之行者成佛。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孟子曰：「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近世論理學上，根據原因而成之定義，曰：「因果的定義。」大別之，爲二類：一爲據究竟原因以成定義者，凡人力

構造之器械物的定義屬之，例如鐘表者，指示時間之器械也。一爲據以成原因以成定義者，如虎列拉症者，由虎列拉菌侵入腸胃而生之病症也。又歸納推論之原則曰「因果律」，凡有一原因在前，必有一同樣之結果於後，二者之關係，極其密切，儼成一定不易之法，故名之曰律，久爲全世界著名學者如英人陸克氏，德人康德氏等之所公認。故「因果」二字，發明於佛經，沿用於世界，天經地義，不能改易，何得謂爲迷信？世之媚神祈福，拜偶像，許願心，作妄想，不播種而欲獲稻者，非佛法也。視聲色貨利爲可樂，如燈蛾撲火，不死不休者，乃真謂之迷信耳！

又如世俗所傳舍本逐末之「風水」「陽宅」及有天無人之「看相」「批命」諸說，亦皆迷信誤人，不可不察。夫行善得福，作惡遭殃者，因果之定律也。今不注重於行善之根本，而惟風水陽宅之是求，無論其必不可得，即得之矣，亦必不能享有也。請以兩語治之曰：「陰地不如心地，人傑然後地靈。」至於星相之說，謂夭壽貧富通得喪，皆由天定，則一切人事，皆將廢棄，命之富者，安臥可以得天財，相之通者，不學而能識文字，天下寧有是事乎？請亦以兩語治之曰：「修心可以補相，人定亦能勝天。」

明袁了凡遇雲南人孔某，以邵子皇極數算其終身，當於某年進學，縣考童生第幾名，提學考第幾名，某年補廩，某年出貢，貢後某年當選某省一大尹，在任二年半告歸，五十三歲某日時，終於正寢，無子等語，謹誌之。自縣考至出貢，十餘年中，年月名次，果皆符合，遂大奇而深信之，以謂人之一切，莫非前定。

貢後某歲，遊棲霞山，遇雲谷禪師，教以立命之說，發願行善。未幾而秋闈中式，得子，成進士，作知縣，督朝鮮兵禦倭寇，一帆風順，享壽至七十四歲而終。子繼亦進士，爲高要知縣，則孔某所算之數，皆不能拘也。事詳了凡四訓立命篇。

然則由此言之，命之窮者，行善既可以爲達，則命之達者，作惡亦可以爲窮。所謂窮達也者，固在人而不在天也。故太上曰：「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六祖曰：「一切福田，不離方寸，從心而覓，感無不通。」他如無德者之不能葬吉地，兆穴已營，不得不讓於孝子之家，如坐花誌果之所載者，不一而足，茲不具引。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謂冥冥之中，若有數在，然人之行事，貴有理智，不論難易，理所當爲者，雖萬難亦不可不爲；既盡我之心力而爲之，不幸而不能成功，然後

乃可以謾之於天命。諸葛孔明之鞠躬盡瘁，文文山史可法之壯烈成仁，值得後人崇拜。若不盡人事，而動輒曰：「時」「運」「命」「數」者，乃不足與有爲之頑夫懦夫耳。

宗教大師曰：世人又疑佛法爲虛空。舍利曰：佛法包哲科兩學，真實不虛，然非深入其門者，不能窺其蘊奧。近人王小徐氏所著《佛法與科學》一書，頗能得其大旨，可供初學之參考。現在世界所注重者爲科學，有「科學萬能」「科學救國」之口號，請先言佛法之科學。

水中之微生蟲，肉眼不能見，用數千倍之顯微鏡，則可以見之。佛弟子阿難，證阿羅漢果，見一滴水中，有十萬八千蟲，其目光之明銳，非顯微鏡所能及也。世人因顯微鏡之發明，始信水中有微生蟲，否則必嗤之爲神話。然顯微鏡之構造尚幼稚，一般世人對顯微鏡所未能發見之物，仍不能相信。此誠夏蟲不可以語冰。近有發現鬼照相，及空中樓閣者，將來科學進步，必有人鬼通話，天堂現前之可能！

又世俗古書，稱「天圓地方」，固屬謬誤。近世科學家，知地球爲圓形，屬太陽系，係行星之一，而佛經中已早於數千年前言之。彌陀經云：「十方世界。」所謂十方世界者，即東西南北之四方，及

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之四維，再合上下兩方，自然成一圓形。又曰：「三千大千世界。」以世人所居之地，地球爲一小世界，合一千小世界，成一小千世界，合一千小千世界，成一中千世界，合一千中千世界，成一大千世界。由此計之，則一佛所管領之區域，有如地球之行星十萬萬顆。其餘恆河沙數諸佛之所管領者，亦復如是。星點之多，誠難數計！近世天文學家，約計星點離地球之遠近，有所謂「光年」云者：以光行一年之距離，爲計算單位，考光之速度，每秒鐘行十八萬六千三百三十英里，其最遠最多之銀河系諸恆星，距離地球，有達百萬光年以上者。換言之，即銀河諸星之光線，須經過一百萬年，以上，始能達到地球，則其距離之遠，又非人世間數字所能計算，可見天文之爲難學矣！

最可笑者：古之天文學家曰：某某星名紫微，屬皇帝。某某星名三台，屬三公。某某星名某，屬某官。某某星晦而不明，則某人當病。某某星隕而墜地，則某人當死。漢光武朝，太史奏：昨夜有客星犯帝座甚急。光武笑曰：朕夜與故人嚴子陵共臥，子陵以足加朕之腹耳，則真荒謬絕倫之至矣！夫懶人之在地，猶太倉之一粟；而地球之在天空，亦大海之一漏耳，安有大如地球，或大逾地球之星點，而與地球上藐小一人之瑣屑之事，發生關係者乎？且地球之上，列國數十，同屬人類，各有君臣，若紫微星屬

皇帝究竟屬於何國之皇帝？三台星屬三公，究竟屬於何國之三公？若全屬之，則各國之情形有不同。若單屬之，則置其餘之各國於何地？設起古之天文學家而問之，恐亦不能自圓其說矣！今之天文學家，以科學之發明，較古人爲略勝，然按之實際，亦五十步與百步而已！十數年前，某國某大天文學家，確知地球將於某月日與某大行星相碰撞，爲不忍見此慘劇，於先數日蹈海而死。世界人類，得此消息，大起恐慌，共謂地球之末日至矣！然屆時，則並無其事，某大天文家之死，豈非滑稽而冤枉！

佛法有五明、六通。五明者：計內明、因明、工巧明、醫方明、聲明是也。六通者：計天眼通、天耳通、地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盡通是也。內明爲哲學宗教。因明爲論理。工巧明爲美術工藝。醫方明爲醫術。聲明爲音樂。天眼通，能見三千大千世界之一切形色。天耳通，能聞三千大千世界之一切聲音。地心通，能知一切衆生之心中思念。宿命通，能知一切衆生之過去未來。神足通，能游行三千大千世界之大陸天空。漏盡通，能脫離生死輪迴，壽命無量。

現在世界上已發明之汽力磁電光聲六種物理學，及有機無機兩類化學，如英人瓦特發明蒸氣機後，繼之者有富爾敦之汽船，司梯芬孫之火車，徐柏林之飛機，誠爲交通利器，然較之佛家之神

足通，則笨矣陋矣！又如英人馬司氏發明電信機，始作電報，繼之者有愛他森之電話，檳爾文馬柯尼之無線電，愛迪生之留聲機、影戲，及愛德華比林利用照相與無線電作電傳影，使相隔甚遠之兩方，可以晤談，或傳其親筆寫件或相片，亦誠物質文明與人便利，然較之佛家之天眼通，天耳通，則雖蟲小技矣！物理學家認物質之最小元素爲原子，近又發明較原子更小一千七百分之電子，其細已甚，目不能察，是卽佛家所說之微塵者也。佛能一微塵中現世界，又能一芥子內納須彌，其小大之變化，爲不可思議！他如醫藥美術工藝音樂之類，與佛家之五明相較，更望塵莫及，不過一萬分中之一二分耳！

大自然之悠久歷史，不知其有幾千萬年也。人類以短短的數十年壽命，而欲推究其全部，以盡測海，以管窺天，能不貽笑於幼稚淺薄者哉！故欲科學之進步，必先研究佛法，惟佛法以救世爲根本，惜乎世之研究科學者，不注意於利國福國，或藉之以禍世殺人，有野蠻而無文明，多破壞而少建設。既傷天地之和，亦干造物之忌，宜其不能進步矣！研究科學之最要條件，在不違背道德，切合實用，有益民生。故湯姆生氏力請科學家「注重應用之危險」，蓋若不顧一切，惟以謀利爲目的，而研究

死光，發明原子，必將有如諾貝爾臨死時之良心內疚，痛苦難言，雖撥全部財產九百二十萬金元，和平獎金，不足贖其罪惡於萬一者矣。

宗教大師曰：世人亦疑佛法爲消極。舍利答曰：大慈大悲，普度一切衆生，爲佛菩薩之行爲。故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又曰：「衆生無盡，我願無盡。」是何等之積極，何等之大無畏耶？衆生數量，多於恆河沙的恆河之沙。六道四生，一曰天，一切仙神屬之。二曰人，三千大千世界之人類屬之。三曰阿修羅，一切精怪及邪神外道屬之。四曰地獄，一切受罪者屬之。五曰餓鬼，一切鬼類屬之。六曰畜生，凡胎卵濕化四種，如胎生之走獸，卵生之飛鳥，濕生之鱗介，化生之昆蟲，皆屬之。大自天龍八部，細至蚤虱螻蟻微生細菌，凡有生命知覺，而未脫輪迴之苦者，皆謂之衆生。

六道以人道爲基本，善升惡降，隨業輪迴。人而行善，則成神成仙，而生於天道。人而作惡，則或墮地獄，或化畜生，各待報盡，還復爲人，而又隨業輪迴之。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永遠不能脫離苦海。佛菩薩哀之，爲說圓滿究竟，永免輪迴，成佛成菩薩之出世大法，使一切衆生，脫婆娑苦趣，謂之大悲；使一切衆生，證無生極樂，謂之大慈。聖賢不忍人之心，充類至義之盡也，豈非積極之積極？世人疑佛法爲

清極者，殆指閉關坐茅蓬，不治生計，不問世事之小乘一派。然此亦非清極，乃先自度以爲度人之張本。譬之鳥類，毛豐然後能高飛。譬之士子，學優然後可登仕耳。

綜而言之：夫佛法者，世間出世間，無上甚深之微妙法也！哲學、科學，無所不包，世間各種學說，宗教主義、政策，不過得佛法之一體。遠如戰國之世，九流百家，後先並作，波譎雲詭，燦爛蓬勃，各思成一家言，與異己者戰。其最著者：有孟子之言「性善」，荀子之言「性惡」，皆偏於一端，未臻全體。韓子言「人之性也善惡混」，亦依稀猜測似是而非。佛云：「性具善惡。」謂性具行善行惡之可能，豈不圓融包括乎？近如培根、笛卡兒、斯賓塞、鄧莎、馬克斯諸人，或主「唯心」，或主「唯物」，亦皆偏於一端。而詹姆士則欲調和於二者之間，覓一折衷之學說而不可得，故其言曰：「人們的接受或擯棄種種哲學，全照他們的需要和氣質的，並不照客觀的真理。」他們不問這是否合邏輯的，只問我這種哲學之實使對於我們的生活和利益，有何意義？這種選擇而定奪各派哲學的氣質，大可別爲柔性與剛性兩類：柔性的氣質，是傾向宗教的，喜有固定不易的信條；和先天的真理；剛性的氣質，是傾向唯物的，反對宗教的，是遵循事實和依據感覺的。這兩種事實，分明是相反的，我們能不能找到一個哲學，

會調和這些顯示矛盾的要求呢？」夫心外無物，物外無心，心者爲體，物者爲用，其迹似二，其源則一，若以佛語「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異空，空不異色」之十六大字解決之，則紛紛永泯，雪亮冰消！惜乎詹姆士之未聞佛法也！

他如中國孔子集古聖大成之儒教。宗黃帝老子之道教。懺悔罪惡上昇天國之天主教。耶  
蘇教。奉摩訶陀可蘭經之回教。以及研究宇宙萬有原理原則之哲學。暨勃洛大哥拉之哲人學派。  
柏格森進化論派之玄學。把握潛在意識之超現實主義。重視內觀以人格與神靈交通融合爲目的  
之超道德主義。研究人心之感覺情意欲望等各種現象之心理學。講明發達人倫道德之法爲本之  
倫理學。用其思想探求真理得一定模範法則之各派文法學的名學。歸納的名學。數學的名學。辨證  
法的名學。助人類發達以適於世界進化之教育學。研究社會之起源發達變遷及生活現象之社會  
學。研究貨物之性質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及滿足人類之欲望支配方法等之經濟學。研究國家之起  
源性質政治目的行政規略盛衰情狀等之政治學。研究物體狀態與變化之物理學。研究天人筆參  
造化之文學。鑑往戒來之史學。以自然之本體爲其研究之對象之自然學。繼道德之窮的李惺商鞅

申不害韓非等之刑法學及本當然不可缺乏原理原則以研究法理之理想法學派就實際法律現象爲歸納的研究之經驗法學派以健康發育爲原則之生理學衛生學醫學……等等暨未及備舉之各種學說莫不各有專長利人濟世而大要則以孔子之儒教可以包括之。

故世間法以孔子之儒教爲最高出世間法以釋迦之佛教爲至大人龍研習孔子之教則可以成完人人能研習釋迦之教則可以成佛祖世之斥佛法爲迷信虛空滑極者未讀佛經妄肆抨擊盲人瞎馬夜半深池蓋亦至可憐憫矣韓昌黎道德文章世所宗仰而原道一文同犯此弊不免終身之玷歐陽文忠朱文公奉一家之言守門戶之見亦胸襟之未廣其餘後生小子武夫莽漢毫無學識以辟佛爲時髦者更蚍蜉之撼大樹多見其不自量也。

大眾諦聽妙解發贍振聾宗教大師鸚鵡豁然大悟立地成佛鸚鵡誦心經一卷證般若三昧鸚鵡念佛號數聲消除八十萬億劫生死重罪精衛杜鵑姑惡我師提壺脫荷等一般怨烏各悟前因無復遺恨同時天空中顯現二十八重之天神有千萬衆護法聽經又有數萬天女各捧香花散於大會花雨繽紛飄茵而不墜洞法會莊嚴勝鬘山未散云

何許人曰：善哉！善哉！佛法之不可思議！鸚鵡立地成佛，鳳皇亦成佛，而鶴、鵠、鶴則成神仙，其間之高下如何？公冶先生曰：生而爲英，死而爲靈之謂神，自由自在，快樂逍遙之謂仙。皆居天道，未脫輪迴。佛爲萬行圓滿之最高名稱，菩薩佛行之成，相去一間。羅漢自度而不度人，雖屬小乘，亦離生死，其間高下，大有不同。世之一例混稱曰菩薩者，固誤以華酒供佛殺生而求福佑者，更可笑之！

【神仙也戒酒了】鳳皇又請迦陵頻伽爲大衆說三皈五戒。迦陵頻伽亦顯神通，以三十二應身之一化爲大鳥，高三百由旬。先問大衆：「人生的意義何在？」飢求食，寒求暖，性慾求配偶，一般動物之通性也。得之則安，不得則強者爭，弱者竊，巧者詐僞而欺騙，拙者困苦而顛連，而其羣乃亂。語云：「人爲萬物之靈。」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試舉人與禽獸不同之點，其時大衆皆遜讓不肯舉答。迦陵頻伽乃指示「理智」與「博愛」兩者爲人與禽獸不同之點，有之則成人，無之則成禽獸，並泛論止惡行善合羣諸法要。

次說皈依佛法僧三寶，佛爲大師，法係佛經，僧乃佛子，故名三寶。皈依者，歸附而依恃之意，卽信仰也。人能信仰宗教，則心有所繫，不致邪妄。再說「殺」「盜」「淫」「妄」「酒」五戒。

第一戒殺：以吃素爲基本，放生爲加行，略分下述三點：（1）以平等言之，「人與牛羊雞鴨豕魚蝦蟹皆屬動物，立於一條平等線上，一律平等，應加意保護，不能恃強凌弱！」社會學家之說也。「民吾同胞，物吾同與，凡屬含靈，皆有知覺，貪生惡死之情，與人無異。……親親，仁民，愛物。」中國儒家之說也。「人類進化，當聯合宇宙間一切有生命之物，爲一大同胞。」泰西文學家之說也。（2）以衛生言之，動物臨殺，驚怖痛憤，其神經起變化作用，體含毒質，食之傷人，故偏於食肉者多短命，或瘡瘍疾病，其性情亦變爲殘忍粗暴，其智識亦日漸退化。徵諸游獵民族之毫無知識，可見一斑。中國古書稱甘脆肥膾爲腐腸之藥。又曰：「食肉者鄙，未能遠謀。」泰西醫學家亦謂喜肉食之人，血液不清，易染病疫。饕餮之徒貪於滋味，有嫌羹薑之不能下咽者，有恐營養份之太薄弱者，不知口之於味，僅舌尖上之刹那工夫，一下咽，則菜蔬膏粱無從分辨。至於營養，則以米麥爲主體，能化熱力，續生命。其餘蔬菜植物，有「維他命」爲養生要素，脂肪蛋白等質，亦所在皆有人遇疾病，忌葷腥油膩，即漸復於健康，豈有健康之身因蔬食而反生疾病之理？（3）以因果言之，楞嚴經云：「以人食羊，羊死爲人，人死爲羊，食餘衆生，亦復如是，死死生生，互來相噉，惡業俱生，窮未來際。」願雲禪師云：「千百

年來碗裏羹，冤深似海。誠難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聽屠門夜半聲。」嗚呼！可不懼哉！夫以口腹之細，而釀刀兵之災，死入輪迴，猶復冤冤相報。殺一雞而償一雞，食一蟹而還一蟹，一生之積欠既多，歷劫之償還難盡，則亦太不值得矣！

第二戒盜：就表面觀之，不爲強盜，不犯盜戒，何故無病求醫？不知細按實際，則盜之一字，所犯正多。如財物之得不以道，名譽之享過於情，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尸位素餐，不盡其職，皆盜之類也。試問天下能完全不犯者，究有幾人？且彼強盜之爲盜也，有其實，居其名，人皆知其罪惡矣。若上述之種種類盜，有其實而不居其名，或且儼然道貌，以自儕於士君子之林，內惡外善，虛僞詐欺，其罪乃浮於強盜，故不可以不戒也！

第三戒淫：亡國破家，殺身絕嗣者，大禍也。問何以致此？曰：邪淫也。鐵床銅柱，大火燒身，一日一夜，萬死萬生，歷久而不能脫離，須臾而不能暫息者，大苦也。問何以致此？曰：邪淫也。嗚呼！慘哉！戒淫之說，前人所述夥矣。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甚有認爲迂腐，斥爲誕妄，而竊笑，而反對之者，吾未如之何矣！今就（物）（我）二部，摘要言之：（物）者屬外，不看淫穢，不觀淫書，不與邪淫之人爲伍，則外物之

誘我者寡矣。（我）者屬內，思想爲事實之母，每一行爲，皆萌芽於最初之一念，其一念而善，則所爲之一切皆善，一念而不善，則所爲之一切皆不善，故君子慎最初之一念，謂之慎獨。今戒淫也，亦惟慎最初之一念，拔其萌芽，毋使滋長而成爲事實而已。又思想因也，事實果也，凡事皆原始於因地，因而善焉，則一切之果位皆善，因而不善焉，則一切之果位皆不善，天下未嘗有無因之果，亦未嘗有善因而得惡果，惡因而得善果者，故菩薩畏因，今戒淫也，亦惟慎最初之起因，隨起隨消，毋使結果而已。

夫萌芽易拔也，因地易消也，操之在我，不假外求，無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有泰山之安，磐石之固，人亦何樂而不爲之乎？

第四戒妄：妄者，不真實之謂也！有身、口、意三業，發於身者爲妄行，發於口者爲妄語，發於意者爲妄想。世間一切詐僞欺騙懲痴虛幻等惡業，如洪水之汎濫橫溢，滔滔滾滾，漫無涯涘者，皆導源於妄之一字也。治之之法，在儒爲格物致知，正心誠意，在佛爲明心見性，斷妄證真。格物致知，則認理真確，而無愚痴虛幻之病。正心誠意，則守道純篤，而無詐僞欺騙之行。夫然後而修身，而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此聖賢之一貫大道也。其進修之初步，則研究理化自然，及宋儒之性理可矣。由戒入定，由定發慧，

明其本心，見其本性，則妄自斷，而真自證矣。心如白日，妄如浮雲，浮雲蔽日，心如明鏡，妄如微塵。徹塵去，則鏡自明。此佛菩薩之頓悟工夫也。其進修之初步，則守戒坐功，及禪宗之參詣頭可矣。

五戒中以戒妄為最精密，最重要，亦即超凡入聖了生脫死之總訣耳！

第五戒酒：酒為興奮之劑，亂性壯膽，助成善惡業之媒介物，也能成事，亦能敗事。孔子曰：「惟酒無量，不及亂。」酒量大小，人各不同，飲少輒醉者有之，一石亦醉，五斗解醒者有之，惟注意於「不及亂」三字，庶敗事者少耳。然此對於普通一般言之也。若修行之人，則萬不可近。蓋酒之為物，醺醺騰騰，迷人本性，斷人慧命，嗜之者，終身不可與入道。神仙之修功，可謂至矣。殺盜淫妄，久矣戒絕，因不斷酒，則不能到家中，途死折，有數百年而遭劫者，有數千年數萬年而遭劫者，况凡夫之人，可縱飲乎？

凡此佛門五戒，亦通儒家五常，不殺即仁，不盜即義，不淫即禮，不妄即信，不酒即智，五者具而人之大本乃立，可望諸惡之莫作矣。更進一步，而為衆善之奉行，則必戒殺而加以放生，不盜而廣行佈施。

貧賤之人，能行佈施，隨時方便，功德無量。蓋有富貴人之一萬金，不及貧賤人之一文錢者矣！就

物質言之：以一萬金而作善舉者，功德固屬甚大。就心量言之：以一文錢而作善舉者，其功德或較一萬金爲更大。夫能斥一萬金爲善舉者，其全部之家產，必百萬或千萬焉。其百分比，則不過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耳。若以一文錢作善舉者，已罄其所有之全部焉，則其功德亦應得所有之全部，故有一文非少，萬金非多者矣！有一文爲重，萬金爲輕者矣！但此等數字，恐非人世間之算學博士所能認識耳！

其時天空中有數萬神仙，發願戒酒，並請迦陵頻伽，顯示西方佛國妙莊嚴境。迦陵頻伽，爲說戒酒之法已。數萬神仙，忽覺己身已在佛國之中，阿彌陀佛，光明無量，照見十方諸國，無所障礙。諸大弟子，菩薩聲聞，無量無邊，非是算數之所能知。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皆是四寶周匝圍繞。微風吹動諸寶羅網，及寶行樹，出微妙音，譬如千種樂，同時俱作。聞是音者，自然皆發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有七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池底純以金沙布地，四邊階道，金銀琉璃玻璃合成，上有樓閣，亦以金銀瑞珊瑚磚瓦亦珠瑪瑙而嚴飾之。池中蓮華，大如車輪，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潔，常作天樂，雨大曼陀羅花。又有各種化禽，晝夜六時，出和雅音，代佛宣化。諸神仙見聞隨

喜，發願勇猛，當下立證念佛三昧，齊聲嘆曰：奇哉！奇哉！一切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性，皆可成佛。西方非遠，即在吾人方寸之間也。

白鶴請示學佛門徑，迦陵頻伽曰：學佛必先敦品倫常大節，孝悌無虧。自親親而仁民，而愛物，既已成一完人矣。然後各就根器之利鈍，循序修進。識文字者，先讀起信論、南懷陀經、遺教、四十二章、彌陀、觀音、金剛、懷經等。再閱起信論、楞伽記、楞嚴正脈、唯識述記、華嚴疏鈔、法華會義、圓覺疏、金剛宗通、維摩經、梵網經、菩薩戒本及雲棲慈山兩家諸書。然後由博返約，歸於淨土。若不識文字，或無工夫者，專念阿彌陀佛，迴向西方，亦可帶業往生。世俗老太婆，以一句佛，作一文錢，用之於陰間鬼界者，迷信也，亦大材小用也。因作偈語贈大眾云：「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一心念佛，迴向西方。」於是天下，得聞法要，歡聲若雷，各各恭敬頂禮而散。

公治先生曰：三皈五戒，佛門中之初小程度耳！然充其極，則神仙有所不能及。此其所以爲大歟！「人身難得，佛法難聞。」閱此一篇，可知佛法之大意，亦得學佛之門徑，幸勿錯過機會焉。

## 第五章 過渡時期

**【鳳皇傳位於其子小鳳，料量善後各問題】** 凤皇趕辦善後，準備飛升，擬傳天下於賢者，讓大皇帝之位於鵠鵠，鵠鵠不受，又讓青鸞鸞鸞亦固辭。乃不得已而傳諸其子小鳳，暫作過渡，誠之曰：天下者，鳥族公共之天下，非我鳳鳥氏一家之天下也；皇帝者，以一人治天下爲大衆而服務，非以天下奉一人也。親賢人，遠小人，則國家興隆；親小人，遠賢人，則國家傾覆。汝年幼，未諳世務，不辨忠奸，事無鉅細，皆當與丞相大學士等父老大臣商酌辦理，不可自專，切記切記！

命鵠鵠青鸞鸞鸞爲三公，同輔大政。曰：孺子不材，可輔則輔之；如不然，則卿等三人互推一人爲之，以天下國家爲重，不必拘君臣小節。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是也。近世民主國家，則已無君臣之名義矣！鵠鵠等惶恐感激，叩頭至地曰：敢不竭股肱之力，仰答天恩。

鳳皇又至朝陽正殿，召百官訓詁，略云：國以民爲本，設官分職，所以治民也。民安則國安，民富則國富。民之於官，尊之如父母，官之於民，愛之若子女，則上下交孚，天下太平。世之貪官污吏，以升官發

財爲目的，對上則奉迎惟恐不當，對下則踐踏和嫌未足，而武將則作戰不足，擾民有條，視軍風紀爲弁髦，死於法，不死於敵。司法制度之不負責任，濫行繫押，非實行冤獄賠償法，不足以保障人權。又如機關太多，人員太衆，待遇太薄，三者相因，互生惡果，造成全國普遍之不景氣。禹鼎不足鑄其奸，溫犀無以燭其怪，官場現形記不足窮其醜也。善哉岳武穆之言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諸大夫勉之，奉以爲金科玉律。

復至大學校，集全體學生語之曰：青年者，國家之主人翁也；學生者，又青年中之優秀份子也。一國之青年皆賢，則國家必興。一國之青年皆不肖，則國家必亡，種族必滅。青年之關係大矣哉！青年之責任重矣哉！諸君勉之！近來人世間之學校，有一最大最危險之惡習，即「貼標語」、「呼口號」，動輒曰打倒打倒者是也。夫以無權無武之學生，而欲打倒一切惡勢力，祕密實幹，猶懼不勝，而可空言號召乎？昔范蠡戒句踐曰：「有謀人之心，而現於辭色者危。」旨哉言乎！此范蠡之所以稱智士，句踐之所以爲霸君也。

近世亞洲某大國之民族性，似一個不長進之大家子弟。大言不慚，能說而不能行。其開會也不

遵守時間，散漫自私，無國家觀念，有會而不議者，有議而不決者，有決而不行者，有行而不力，虎頭蛇尾，五分鐘熱度，過後即不聞不問者，敷衍塞責，假公濟私，擾擾庸人，不成一事。而不兌現之標語口號，則大貼大喊，適以招仇敵之忌，啓釁隙之端，而速危亡之禍也。此真賈誼所謂可痛哭流涕，可長太息者矣！

亞洲某小國之民族性，似一個專做刻奪之流氓，不會創造，長於模倣，亦大言不慚，然強悍善鬥，慙不畏死，能說即能行，近正進行其「一貫政策」，侵略某大國，騎虎難下，驛日暮途窮，猶倒行逆施，歐洲某大國之民族性，似一個老牌之紳士，慎重發言，高自位置，對人多猜忌，作事多深謀，常保守其一成不變之「均勢主義」，無一定之友，亦無一定之敵，不顧人之太強，亦不顧人之太弱，嘗自誇其殖民地之衆多，謂太陽所能照到之處，皆有其國旗。

歐洲又一某大國之民族性，似一個潛修默鍊之魔鬼，凡事皆祕密進行，始終不說，使人無從測度，故其科學特精，機械特巧，而力量亦相當強大，有囊括四海，併吞八方之野心。

跨歐亞兩洲某大國之民族性，似一個好奇之劍俠，沉默寡言，富革命思想，作有計劃之一意孤

行，其進步乃一日千里。

美洲某大國之民族性，似一個多財多累之富翁，資本集中，膨脹欲死。以其貧富之太不均衡，對內對外，都將發生危險，向有黃金國之稱譽。

凡此六種民族性，優劣既判，強弱乃分。亞洲某大國之民族性，祖先上代，本有光榮歷史，所遺基業，又具地大物博人衆之三個優點，並世各國，皆所不及。惜其近百年來，太不長進，有田產而不知管理，有寶藏而不知發掘，有學說而不知研求，專制末年，腐敗更甚，上下相蒙，恬不知恥。夫據高位，踞大廈，食則列鼎，坐則重褥，姬妾盈前，侍衛滿後，官污不能去，民困不能舒，國壞政廢不能理，可恥焉！而彼之執政，不以爲恥也。據多兵，握重權，竭人民之脂膏以充軍實，傾國家之府庫以營己私，外侮不能禦，內訌不能平，盜賊滋繁不能弭，可恥焉！而彼之武將，不以爲恥也。夤緣奔走，上諂下驕，不顧民情之好惡，不恤民生之戚苦，可恥焉！而彼之公職者，不以爲恥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徵逐於酒食，流連於博奕，心醉烟花之藪，目迷聲色之場，務觀游而有妨本業，矜虛名而不求實際，學業荒蕪不能理，品性墮落不能修，可恥焉！而彼之統治者，不以爲恥也。至於農工商買市井小民，趨利忘義，亦幾不知恥爲何

物。嗚呼！合四億餘之民衆，而成一條大之國家，上自執政，下及庶民，類多集垢無恥之輩，故其民氣不振，有東方病夫之譏，國勢日衰，淪於次殖民地，幾何不危且亡耶？幸而革命之義旗一舉，全國光復，改專制爲共和，庶幾可有希望矣！然而國體之名義雖改，民衆之心理未更，當務之急，仍注重在於知恥也！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夫昭王蒙入郢之恥而興楚，夫差以檇李之恥而克越。田單恥卽墨而復七十餘城。曹沫恥三敗，而得齊之侵地。范睢之相秦也，以魏齊之恥。韓信之佐漢也，以跨下之恥。往哲先賢，英雄豪傑，知恥爲勇，轉敗爲勝之成法具在。彼革命同志，盍鼓其朝氣，領導全民，使民族皆盡團結，民權皆盡施行，民生皆盡富庶，民智皆盡增進，民德皆盡提高，民力皆盡振奮，民氣皆盡激昂，民風皆盡敦厚，民隱皆盡表宣，民心皆盡悅服，禮樂刑政教化戒守之具皆盡修明，農工商礦理化機器之學皆盡發明，失地皆盡收回，國恥皆盡洗雪，領土、領海、領空之主權皆盡完整，民有、民治、民享之理想皆盡實現，竟先烈未竟之志，慰總理在天之靈，增祖宗無上光榮，開子孫無窮福利。

然彼英雄豪傑之勵志也，有進取而無失望，有冒險而無退避，有刻苦而無享樂。以身殉吾之主義可也。以血灌吾之志願可也。惟鼓其熱誠，挾其毅力，以與非笑者戰，與阻撓者戰，與一切因心衡慮之環境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於是乃有豁然成功之一日！

復次亞洲某大國之民族，有四種大病，又有兩大不良嗜好。大病者何？

一曰愚夫教育者，救愚之要藥也。某大國之民族，有高等之學識者，僅百分之一或二。有普通之學識者，僅百分之四十。其餘大多數皆文盲也。且其所謂有高等或普通之學識者，亦敷衍與皮毛而已，不切實用。某某歲，該某大民族之某大經濟博士，自國外歸來，視察本國之各大學校，退語人曰：「吾國各大學之研究電氣者，恐有觸電而死之危險。」語似幽默，實乃痛心。

一曰弱無衛生醫藥常識，則多疾病。有妨礙發育之不良嗜好，則多斷傷。受先天不足之弱種遺傳，則根本脆弱。

一曰貧既無實用之學問，又無健全之身體，一切事業，皆未由發展。農也，故步自封，生產不足，而貨棄於地。商也，目光短淺，貪小利則大事不成。工也，因陋就簡，不知改進，受重工業各國之機器壓迫，

日漸淘汰，有完全消滅之憂。

一曰私積個人而成國家，國家安，則個人皆安。國家者，譬之一城池也，一城池遇盜，全城之人，同心協力，把守城門，則盜不能入，而城中平安。今其言曰：「城門者，全城人之公共門戶也，守門非我職也；大門者，同居各家之公共門戶也，守門亦非我職也。我惟守我自己之房門耳。」嗚呼！大盜已入城矣，全城皆被搶劫矣。試問以一己之力，能守一己之房門否乎！

嗜好者何？一曰酒：酒不醉人，而人自醉。飲過量之酒，則醜態百出。走心經者，想陳年苦事，無病而呻，潛然流涕。走肝經者，勃然而怒，作灌夫之罵座，或叫罵鬥毆。走肺經者，興奮太過，喜笑若狂。走胃經者，嘔吐狼藉，臭穢難近。走脾經者，爛睡如泥，幾失知覺。走皮膚者，面紅耳赤，乍熱乍寒。蓋皆失其常度，惹人厭惡者也。一曰賭：賭之爲害，人盡知之，然明知而故犯之者，何其多耶？一因無賴游民，設局引誘，抽頭漁利也。一因貪小利而行險徼幸也。一因工夫太閑，無其他之正當娛樂可資替代也。一因無良師益友而接近小人也。一因別有企圖，而藉此作敷衍應酬，醉翁之意不在酒也。有此五因，賭乃日盛。論時間，則卜晝下夜，無時或休。論空間，則都市鄉僻無地不有。論人物，則全國動員，男女老幼，儼然成

一賭之世界矣！

嗚呼！某大國之民族乎，愚弱、貧私、酒賭六者，犯其一，即足以爲病。六者兼之，其病危矣。盍速覺悟，醫之戒之也乎？

公治先生曰：婆心苦口，藥石之言，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某大國之全體民族，不可不手此一篇，察熟讀也。

【開經濟會議論全世界物質人口】鳳皇鑒於人世間之物質人口，未得平衡，實爲古今致亂癥結，烏國前途，亦受影響。遂於本日午夜，在大學校講堂，召全體文武各烏官，開一臨時大會，商討救濟辦法。出席大丞相鵝離青鸞等一百三十餘員，列席天使舍利迦陵頻伽，暨神鳥仙鳥等二十餘衆，主席鳳皇，紀錄白鵲，行禮如儀。

(甲) 報告事項。主席報告，略云：物質二字，包括人生一切服用飲食之品，範圍綦廣，關係重大，馬克斯唯物史觀，孫中山民生主義，合而爲一之大問題也！

一粥一飯，半絲半縷，得之則生，不得則死，關係豈不重乎？人口日繁，土地日狹，生產日減，消費日

增，危險豈不大乎？馬爾薩斯經濟學人口論，「人口之生殖率，照幾何級數增加，為一二、四、八、十六、三二、六、四，而食物之增加率，則照算術級數，為一、二、三、四、五、六、七。」第七位七與六四之相差，豈不大可驚人乎？所說數字是否準確，留待後論，惟食物之增加率，不及人口增加率之速，已成公認之事實，無可諱言。

夫人口日繁，則住宅、道路、城市、墳墓等之佔地日廣。原有能生產之土地，將日形減少，而未開闢之新大陸，又無從探覓。供求雙方，愈趨愈遠。始則物價步漲，人工過剩，生活有難以維持之勢，繼則富者漸趨於貧，貧者漸近於死。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獄訟繁興，盜賊滋熾，內憂外患，間時並起。野心家，侵略國，皆於此一時期抬頭矣！終則國家不得已而用兵，戰爭所至，廬舍塹城，禾黍荆棘，雙方死傷，及無幸而遭波及之難民，益城盈野，穢氣薰蒸，至最後，則又有所謂疫病饑餓焉。於是乎乃呈「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之現象。

嗚呼！此即物質缺乏，自然演進之滔天慘禍也。稽之歷史：如漢末張角黃巾之亂，唐代黃巢，元代陳友諒，明末張獻忠李圓，清季洪楊等，皆利用亂民，暴動起事。而越王勾踐，於亡國之後，復能沼吳處。

在西陲之秦，能以兼併六國。一則由於十年生聚，十年教育；一則由於商鞅變法，注重民生。又如劉邦武力不及項羽，因於入關之後，約法三章，保障民命，民乃歸之。羅馬帝國之被日耳曼民族所滅亡，則由於奴隸制度，勞作享用之不均。諸如此類，不及備徵。若不亟謀解決，使足使均，則數十年，或數百年，必然一亂，往復循環，周而又始，永無長治久安之日也。

本席卽位之初，即覺本問題之嚴重，旋因烏國本身應興應革之事，一日萬幾，未遑顧及，遂亦置之。茲以飛升在卽，萬行將圓，自當一為商討，以盡我心。諸君有何高見，盡量發揮。天使駕臨，尤為難得，不吝珠玉，賜教乃幸！

天使舍利起立言曰：主席，各位同胞，茲事體大，關係全世界無量無邊人類生命，解決之方，不只一端，應請全體諸公各抒偉論，俾收集思廣益之效。

(乙) 討論事項。鳳曰：本問題情形複雜，非普通簡單之一二提案，所可解決，請以座談會方式，先討論人日。

鶴鵠曰：人口增加數據二十餘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之統計，英國盎格魯撒遜民族，百

年以前，人數一千二百萬，百年之間，加三倍，為四千餘萬。中國漢族，清乾隆時，已有四萬萬，二百年之後，仍為四萬萬。日本大和民族，百年以前，約二千萬，百年之間，加二倍，為六千萬。俄國斯拉夫民族，百年以前，為四千萬，百年之間，加三倍，為一萬六千萬。德國條頓民族，百年以前，為二千四百萬，百年之間，加一倍半，為六千萬。美國美利堅新民族，百年以前，為九百萬，百年之間，加十倍，為一萬萬。法國拉丁民族，百年以前，為三千萬，百年之間，加三分之一，為四千萬。

美國一百年，增加十倍以上，係容納各民族之總和，並非完全生育。法國一百年增加三分之一，係信仰馬爾薩斯學說，欲減少人口，避免衝突，一部份男女行「田額主義」，節制生育。中國二百餘年不能增殖，則係內無整頓，外受侵略之所致。故美法中三國，各有特殊原因，不能為例。英日俄德等國之增殖，照普通生育，二十餘年增加一倍之估計，不足數在一半以上。而戰爭之頻促，已一至此極，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相隔僅二十餘年，若照幾何級數而繁殖焉，將恐戰爭無寧日矣！

青鸞曰：法國政府，懼拉丁民族之太少，將受其他民族之壓迫消滅，現已竭力獎勵生育，人多為

興。凡一人生三子者有獎，生四子者大獎，生雙胎者特獎。男年三十不娶，女年二十不嫁者，有罰。對於衛生醫藥等設備，又非常完密，苟無其他特殊之阻礙，則二十年後，人數可以加倍，再二十年，而再加倍焉，即有一萬六千萬之生力軍，加入物質競爭之戰團，豈非驚人數目乎！

地球已患人滿，有一民族之興，必有一民族之滅，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美洲之紅番，已消滅矣！非洲之黑人，印度之櫻色人，正在掙扎之中。亞洲文明古國之漢族，酣睡醒否？

第二次世界大戰，未盡結束，全球各地，接着便屬最嚴重之普遍飢荒，發生全家自殺，及以人食人的流血慘劇。於是乃有富而好施之人，將其多餘之食糧衣服，撥充救濟者。亦有節衣縮食，量力捐助，以表同情者。然亦有自私自利，一毛不拔者。更有喪心病狂，依然花天酒地，笙歌跳舞者。人心不同，可勝浩歎！最近美國統計局公布，現在全世界人口，共二十萬萬。照一般生殖比率估計，三百年後，將有二百萬萬人之多，須有四十五個地球，方足予以生活云云，則本問題之嚴重，確將與日俱增也！鶴曰：強凌弱，衆暴寡，人多地狹，實通處此，總非根本解決之法也。土地所以養人耳，爲土地之故，而殺人以爭之，大失養人本意矣！亞洲之東北、西北、外蒙，及西伯利亞、澳洲、非洲、南美、巴西、阿根廷各

處，儘多未生產之土地，若移民開墾，必有大部份之糧食可種。一面請科學家設計，於東西兩半球赤道之高山上，架極大之折光鏡數座，將太陽之光，折射至南北兩極，化嚴寒為和煦，轉不毛成繁榮。又請改進飛機，移大量民族，至天空之各大星球，自由生殖，庶幾可以改造世界，另闢乾坤矣！

鳳曰：科學萬能，日新月異，將來或有達此目的之一日。人口問題，暫止於此，請即討論物質。

鸞鶴曰：物質，以糧食為第一，所謂「食為民天」也。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之兵力，銳不可當，旋因缺乏糧食，而告失敗。

聖人之治天下也，使有菽粟如水火。夫有菽粟如水火，天下自然太平矣！論語：「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管子：「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孟子：「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矣！」基上諸說，則知致太平與教化，必先使民衆之能家給人足而後可。

黃鵠曰：世人視金錢為可貴者，以其能換物質也。若至無物質可換，則金錢之效用，亦等於零耳！

中山錢幣革命論：「夫國之貧富，不在錢之多少，而在物之多少。」又曰：「無貨物，則金錢之勢力全

失。」漢董錯云：「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奸邪所利，一日不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拿破崙不知此理，乃曰：「作戰第一的需要是錢，第二的需要也是錢，第三的需要還是錢。」嗚呼！此其所以失敗歟？

白鶴口：查全世界糧食，美國居第一位，有十分之四可多，能接濟六千萬人。蘇聯第二，印度第三，其餘若澳洲、加拿大、南美阿根廷等國，亦有一部份可多。英國一年缺九個月，德國缺三個月，中國、日本，各缺二個月，其他歐洲各小國，缺一二三四個月不等。照目前情形，以有餘補不足，尙勉可應付，一遇天災水旱，即有飢荒，而人口之增殖率，又蒸蒸日上，其危機亦日深一日也。

迦陵頻伽曰：印度亦係缺糧之國，其糧食之反有輸出者，蓋資本家及商人貪利之所致。國內貧民，餓死甚衆，此中黑幕，慘不忍睹，安得良政府，爲之統籌支配乎？昔者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則無寡，安則不亂。實行聖人公天下之平等大道，即可永弭階級之爭矣！

大鵬曰：糧食虛空，一至於此，人人有餓死之危險矣！中國古時，家宰制國用，耕三餘一，量入爲出。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必餘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而備不虞，雖遇災凶，民無榮色。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今之中國，則何如乎？非改進農業，大量生產，不足以語於此也。

金翅曰：吾聞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使天下之游民皆盡歸農，守遺產之子弟皆就職業。地盡其利，人盡其才，老者安之，少者懷之，解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豈不美乎！

時至今日，交通迅速，消息靈敏，全球各國，已不啻爲一家矣！糧食問題，必整個解決。人人有飯吃，斯天下太平。否則一部份之不安，足影響於全體。自私自利之觀念，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鳳曰：糧食之要在於重農，一切物資，皆生於土，請即討論農業。

祝鳩曰：神農播百穀，后稷教民稼穡，是爲農業之始。改人類之茹毛飲血爲粒食，由野蠻進於文明，劃人與禽獸之大界限，故農業最古之國，尤推中華。歷代帝王，均重農政，禮月令，「孟春之月，天子

親戴束耜，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又「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以勸蠶事，無有敢惰。」古時君主政體之帝后，何等尊貴，而躬親耕桑，爲民倡導，豈非隆重之至乎？

楚烏曰：中國農政，向極完備，月令又有「孟春之月，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經術，善相邱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導民，必躬親之。」又「季春之月，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應，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理堤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周禮地官司徒：「大司徒之職，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詩人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按爾雅釋蟲：「食苗心曰螟，食葉蠣，食節蟲，食根蟊。」蟲即螣也。觀此，則古人對於農學上之天時、氣候、經界、水利、地質、土宜、選種、治蟲各部，已無不精研，惟施肥之說不詳，殆因古時地力甚厚，不關重要耳！

睢鳩曰：誦七月之詩，而知古時農家男女之勤力，對衣食住，及公家工事，皆有預備，故無凍餒流離之苦。天下太平，風俗淳厚，不禁心嚮往之。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

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爲公子裳。……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繆，禾麻蔽麥。嗟我農夫！我稼旣同，上入執宮工。遵爾於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灑鵠曰：凡事之能實幹者，必有相當之成績，若虛行故事，則非徒無益，或且害之。中國三代以前之農政，「季夏之月，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無或失時。司徒巡行縣鄙，勸民勉作，毋休於都。」皆實幹也。至唐朝，已有名無實，其時之爲官者，不躬不親，徒繁其令，民乃不堪其擾。柳宗元種樹郭橐駒傳曰：「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早織爾縷，字爾幼孩，遂爾鶡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極殲鑿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殆。」嗚呼！此誠有關治道之文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

鵠鵠曰：王道之不行也，久矣！農學之失傳也，亦久矣！一般農夫，因陋就簡，既失古人之精義，又無科學之新知。世界各國，已在發明人造雨，而中國則尚在鬧着迎龍，請聖等迷信求雨之工作。「種一年田，靠一年天。」終歲辛勤，不能一飽。反讓新興民族，後來居上，美利堅之所以有糧食輸出者，以企

業式農場之勃興焉。蘇維埃之所以有糧食輸出者，以集體經營式農場之創舉也。彼方前進，此乃後退。人求生存，我待消滅。此誠危急存亡之秋矣！

然此不獨農民之故也，抑亦全國士大夫之羞。「悟既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速起速起！猶可及也。

中國人口與地面之分佈，太不均衡！內地十八省，面積不及全國之百分三十六，而人口則佔全國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三。人口最密之省為江蘇，每方公里，達三百人以上。魯豫冀漸次之，在三百至二百之間。皖粵湘鄂川，為二百至一百。閩贛晉桂黔，及遼寧等省，則為一百至五十。其餘各省，均在五十以下。而蒙古、寧夏、西藏、西康、新疆、青海等處，則每方公里，不及四人。一方面地狹人稠，有無地可耕之嘆；一方面人稀地廣，有一片荒涼之憂。亟應採用移民墾殖方法，以謀調劑。

神爵曰：新疆為中國最大之省，擁有五百餘萬方里之土地，佔全國土地總面積六分之一。除去境內大山脈及廣闊的戈壁沙漠不計外，淨有二百餘萬方里之可耕土地，足供一萬萬人之糧食，解決全中國人口四分之一弱。如果興修水利，運用科學方法，予以改進，則其生產，更將不止此數。

新疆之面積既大，兼有寒溫熱三帶之農產。小麥、高粱、稻米、包穀、蠶絲等，已應有盡有。他如哈密之瓜果，吐魯番之棉花、葡萄，名聞遐邇。又如鑄鐵，則有阿爾泰諾羌于闐所產之金，和闐所產之玉，迪化烏蘇、綏定塔城所產之石油。畜牧，則以綿羊山羊黃牛犛牛為大宗，而伊犁塔城鎮西焉耆等地所產之大宛良馬，及稱為「瀚海之舟」的駒駒駒，亦為該省之著名特產云。

鴻曰：法國人口四千萬，土地約中國二十分之一，而糧食不缺。中國農業改進，比法國糧食可增加一倍，能養八萬萬人。中國農田，類皆狹小，農人多貧，力量薄弱，不能多種田畝。江南普通，以十五六畝為度，江北較大，亦不過六七十畝之譜。以比美國之以一百六十英畝（約合一千華畝）為普通，印第安那州拉什郡一帶，有大至三百六十英畝者，已相去甚遠。若比之蘇聯之集體農場，則更藐乎其小矣！

蘇聯全國有二十五萬個大規模之集體農場，其最大之一個，計長六千英畝，有一望無際之穀物。有八百隻母牛，以現時代之科學方法，選擇配種，生育日繁。全部農具，多利用機器，尤以收穫機之運用為最靈活，先以能旋轉之巨大防衝器，將禾桿壓至刀口，割斷入機，經過打穀簸揚二器，以一剎

那之工夫，即成潔淨黃穀，以一個人司機管理，可抵一百個手工工人，近又施用電力，進步更不可限量。

蘇聯農人初亦墨守舊法，與中國相似。最近二十年來，經射夫成科之國營農場，竭力提倡，先與就近二十六個村莊，訂立合同，將各村農田，併合一起，拆去籬笆田埂，派機器與管理人租給使用。當年成績，支出費用，由每公頃二十盧布，減至十四盧布。收穫價值，由每公頃五十盧布，增至八十盧布。同時列寧格拉區之雜作農地，每公頃收葛草與大麥一噸又三分之二，從前只每公頃一噸。又洋洋芋，從前每公頃產十一噸，突然增至每公頃二十噸。大科學家齊清之改良麥種，每年每畝產一百四十個蒲式耳，較從前多三倍。於是農民大悅，迅速推進，由手工而轉為機器，由個人而組成集體，業已普遍全國矣。

中國地居溫帶，氣候適宜，又多平原沃壤，全國有十二萬萬畝以上的耕地，若能酌行集體農場之法，則其收穫必在蘇聯之上。至於山岳區域之梯田坡地，面積既小，高下不齊，不能用大規模之機器工作者，可試行古之區田制。

區田創自伊尹，可救旱荒。後漢劉般傳註文選養生論註並引之。齊民要術農商通訣二書言尤詳盡。大約區田不擇地，原隰山城皆可爲之。又不擇種，禾黍菽麥皆可種之上者畝收二三十石，下則十餘石，八九石不等。清雍正時直隸撫臣李維均在保定城內質地二畝，僱人試之，雖佈種灌漑，未盡得法，而一畝之地已收穀十六石，較之一般多三四倍，雖奉硃批嘉獎，確能增加生產之良法也。

雁曰：地位之燥濕不一，氣候之寒燠各殊，物土之宜，首在選種。人知菽粟粱麥耐寒耐燥，然稻亦有耐旱者。禮稱陸稻，管子謂之陵稻，卽今中國南方之高田稻是。又如川沙之赤米耐旱，通州之胭脂赤久旱不枯。江南之稻，多種水田，所謂耐水之種者是也。本草綱目云：「真臘有水稻，高丈許，隨水而長。」今暹羅之湄南河，勢緩而散，田疇藉以肥沃，農時掉舟耕種，插秧畢而河水至，苗隨水長，不煩薅溉，水退而稻熟。又華芳譜有名一丈紅者，五月種，八月收，水深三四尺，漫撤之，能抽芽出水。又有烏口稻者，一名冷水結，再蒔而晚熟，色黑而耐水與寒。又西伯利亞雅庫次克共和國，有雜植小麥爲寒帶之佳種，蘇聯政府正大量推廣，將移植至氣候在零下四十五度世界最冷之弗克荷洋士克之死地，而使之生產。又有性不畏滷者，通州志謂之撒殺天，凡田近鹹湖，或瀕海口，以種此稻，尤覺相宜。

隋書：「婆登國有月熟之稻。」抱朴子：「南海晉安，有九熟之稻，一歲九登。」唐書西域傳：「天竺土源，稻歲四熟。」此皆宜於熱帶之種也。植之於多水最熱之非洲尼羅河一帶，必更可觀。他如陝西稻，十日而熟。翻形稻，食者死而復生。清明稻，食者延年。清腸稻，食一粒可歷年不飢。和靈稻，寒者食之則體溫，熱者食之則體冷。自然麥與野草同榮，不勞人力。有色棉花，不用染料，永不退色。皆異種也。

改進農業，必先喚醒農民，但可與樂成，難與圖始者，農民大多數之心理也。故改進農業，須由國家倡導，聯合各部門之科學家，實業家，實地試驗，示以模範，著有成績，農民自然樂從。若反之而空口宣傳，促其自動，則收效之期，河清難俟。農民未受教育，知識淺陋，改進之方，不宜繁複。一切文告宣傳之品，皆可弗用。先就重者大者，擇要舉行。例如中國之所缺少者曰機器，曰科學，若抽水機之救濟旱災，灌溉高地，耕田機，種稻機之減少人工，節省經費，先由政府購辦若干具，供其試用。

肥料得宜，可增生產，寒帶地區之肥料，宜含熱性，如用石灰等化合物。熱帶地區，多用石膏，取其涼性。研究化學者，當注意及之。若更利用海中甲殼動物之殼質，鐵山岩中之鍊質，及電氣製造之人工硝等廉價物廢物，製成肥料，免費分給。俟農民知其有利，信仰政府，然後貸其款項，使自購備，並

教以組織同業，集體合作，研究換種除蟲，自製人造肥料，及水利、畜牧、造林，改良蠶桑茶棉果木等等，必均利於推進，發展力量。誠如是也，則一年足食，三年有餘，十年之內，富而可教矣！

鳳曰：農業改進，則一切物資皆有大量生產，請再討論工商。

鵠曰：工業首重機器。中國人工過剩，本無提倡機器之必要，然二十世紀之國家，無有不用機器者，手工業已無立足之地矣！蓋機器之一匹馬力，可敵八個壯丁，而壯丁作工，每日只能八小時，機器則晝夜不停，可以作足二十四小時，等於二十四個壯丁也。今以一百匹馬力之小機器，即抵二千四百個壯丁之工作，二千四百個壯丁，每人每日工飯以銀幣十元計，則須二萬四千元。而一百匹馬力機器之燃料，僅數百元，其費用可節省一百倍至二百倍。又二千四百人之工場，管理之人，至少需數十人，若一百匹馬力之機器，則管理者不過數人而已。又可節省大部份之管理費用。

機器出品，既迅速，又勻淨。手工則優劣快慢，大有不同。二者相形，更不可以道里計，故手工業之必然淘汰，不待智者知之。

鵠曰：機器不錯，然若不能自造，利源不免外溢。且機器之改進，日新月異，購自他國，恐有已落伍

之舊式廢機相挾塞者。英日各國，有多數工廠，裝着舊式機器，效力低劣，欲廢棄不用，則犧牲重大；姑且因循，則營業不振，頗有進退兩難之感。中國新興工業，能利用工藝學上最新式之技術，自製最新型之機器，迎頭趕上，必可後來居上。

中國鐵藏極富，造機器之鋼鐵及燃料煤油，皆不假外求，取之無盡。歐美各國，有利用水力發電，以節省燃料者。中國瀑布河灘，又所在皆有，長江黃河之水，能發數萬萬匹馬力之電，若倣照美國蘇聯設一中央總發電廠，以銅線傳達電力，分布於全國各大工廠，及火車汽車，使全國皆電業化，機器化可也。蘇聯在伏爾加河之大彎曲處，建築巨大發電水壩，其計劃之偉大，可以嚇人。若中國之黃河長江，同時發電，又可壓倒蘇聯矣。

鸚鵡曰：中國過去一百年以來，受不平等條約之拘束，關稅不能自主，實為工商業之致命打擊，雖全國皆工業化，出品如山，仍將歸於失敗也。譬如某一物品之製造，其成本為一百元，加捐稅約百分之二十，純益約百分之一十，則售價必一百三四十元矣。而舶來品之關稅，連子口稅在內，僅百分之七・五。其工廠及商人，又皆資力雄厚，抱奮鬥決心，其同一之物品，售一百一十元，已不致虧本，更

犧牲一部份，售一百元，或八十元，則中國之新興工業，皆被摧毀。

第一次世界大戰，歐美各國，無暇經商，中國感紗布之缺乏，國人在上海、南通州等處，開紗廠布廠，頗獲厚利，有發財至數千萬者。及戰事結束，舶來品大量侵入，四五年之間，中國人之紗廠布廠，皆完全破產，從前發財數千萬之富人，仍一變而爲窮光蛋。中國之新興工業，既被消滅，彼乃獨步專利，高其八十元之售價爲二三百元，一轉瞬間，仍可大發其財矣！

最近中國自對日之正義抗戰以來，國際地位，已一躍而躋於四強之一——中美蘇英，——美英各國，先後自動請撤消其不平等條約。凡在華之領事裁判權，特別法庭，使館界，駐兵區域，租界，軍艦行使，沿海貿易，內河航行，英籍海關總稅務司，及有妨中國主權之其他問題，皆一律放棄，並已簽訂平等互惠之新約。蘇維埃共產國家，以打倒專務侵略之帝國主義爲目的，對於從前帝俄時代不平等之中俄各約，早於中俄解決懸案大綱中，決定其廢棄之原則。德意日軸心各約，中國既正式對其宣戰，當然一概無效。故今日之中國，已無不平等條約之桎梏，正可展其手足，自由奮發，努力於各種之建設，使文化、經濟、軍事三者並進，造成一光明燦爛的中華新國。發揮漢族固有之道德，導世界

以和平。

然而話雖如此，中國人亦不可太自興奮。請一估自己的力量，與其他三大強國——爲何如？俾俾斯麥曰：「世界有何公理，黑鐵耳！赤血耳！」其言雖不可爲調，然却係實情。今請加一轉語曰：「有強權，然後有公理。能戰鬥，然後能和平。」

鵠鵠曰：建設伊始，百無一有，中國工業出品，若欲推銷至海外，運輸和市場，便都成問題。第一，無交通工具，裝運外輪，運費必特別高貴。第二，各國以保護稅法，抵制外貨，或不准進口，或雖准進口，而課以極重之抽稅。第三，中國與各國之幣制不同，匯兌升降，損失重大。第四，各國民族皆愛國，以買外貨爲可恥可鄙。

若中國以原料輸出，則各工業國皆非常歡迎，可免稅進口。英國人收中國之羊毛，在倫敦製成呢。日本人收中國之棉花，在東京織成布。美國人收中國之桐油，在紐約造成漆。其他如德法等國，亦各以中國之原料，製成物品，仍以售於中國，而吸取其資金。據調查，中國每年有若干萬萬元之漏卮，國力安得不窮，民生安得不敵乎！

秦吉了曰：中國人之特性，以服用外貨爲時髦閑氣。青年女子娼妓優伶之化裝品，大人先生洋奴大腹賈之西裝革履，自首至足，無一而非舶來之物。商場陳列，有所謂東洋貨者，乃至惡劣至滑頭之物品也。世界各國，皆掉頭不顧，獨中國人喜之，可謂「嗜痂成癖」。東洋人既以劣貨作經濟侵略，而獲大量之資金，更以所獲之資金，製造武器，再作政治之進攻，以報酬其主顧。於是乎主顧殆矣！語云：「亡羊補牢，未爲晚也。」中國人及今覺悟，團結堅持，提倡「杯葛」運動，抵抗到底，全國宣誓，永不買賣仇貨，方足以致野心者之死命耳。

喜鵲曰：中國每年漏卮若干萬萬元。若有大量輸出品，如絲茶桐油之類，可以相抵，尚不致於大病。乃蠶絲一項，已受法意日等國之競爭，而告失敗。茶亦製造不良，渺失外邦信仰。桐油則因政府之統制抑價，油農不感興趣，難望起色。夫輸出無辦法，則膏血之枯，可立而待。亡國之慘，何必飛機大砲耶！

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快要結束，當此絕好機會，中國人不可錯過，某國某大導報之社論曰：「日本是亞洲和太平洋的工業霸主，是亞洲南部和非洲東部十萬萬人民消費品的主要供應者。」

亞洲南部和非洲東部一帶的人民，多數是窮困的苦力，只能夠買便宜的東西，英美的出品太貴，他們沒有購買的能力。日本崩潰之後，東方能夠有一新興製造便宜貨的國家，以替代現在日本所擁有的市場的供應，這個責任，應當由中國負起來。中國工業的發達，可以提高亞洲廣大民衆的生活水準，強健國際貿易的基礎。否則日本的工業，必為再度執遠東的牛耳。日本國家，必為再度的為一個帝國主義侵略國，威脅着世界和平！」觀此則中國應負起責任，趕興工業。戰勝後利用日人在東北所建立之大規模工業，如鋼鐵、化學、機械、人造汽油、木材等，都謹慎發展，即可為亞洲大陸開始工業化的一個根據重地！

最近美國對外經濟處工程科，擬成「戰後中國工業化方案」一書，計五大部門：（一）於中國本部各地建立工業中心。（二）予戰時損失以善後救濟。（三）改造東北之軍需工業，為平時工業。（四）致力河流及水力發電之發展。（五）擴充對外貿易。其計劃之偉大周密，實足驚人。僅就第一部門之「工業中心」而言，又分冶金工業、化學工業、製造業、工業化之計劃、動力、運輸、食物處置、工業訓練、工業衛生、專門圖書館等，已成書十卷，三千四百餘頁。估計所需經費約十八億七千

萬美元。該工程科科長薛爾氏對本方案之解釋稱：「吾人擬定方案之目的，在于中國人士以協助，藉以發展其工業程序，置中國於進步國家之前列。」

外國人的代擬方案，是否切實可行，係屬另一問題，但以如此善意的友誼，應當參考和感謝！

白鶴曰：想還有無，以便利交通為第一要件。水運省費，陸運迅速，空運便捷，三者均不可偏廢！水如溪港之竹筏，運河之帆船，海洋之汽輪，均須改進設備。陸則大者通火車，如中國之東北西北內外蒙等處之與內地及海口聯絡，小者開支路，通汽車，手車，飛機乘旅客，寄郵件，運送珍貴而輕便之物品。貨暢其流，地盡其利，調劑供求，永免壅滯缺乏之感，商業自然繁榮，物價自然平定矣！

鵝鴨曰：交通之關係大矣！北美聖保羅以西，迄太平洋沿岸，長六千餘里之一帶荒地，自大實業家舍兒氏經營大規模之鐵道以來，殖產貿易同時並興，今日化為富源矣。中國雲南，交通未闢，人工與馬力，不能負重而涉崎嶇之長途，某土司個人，每年新穀登場時，輒燒燬其陳穀數千擔。

蘇聯在中亞西亞卡薩克斯坦高加索以外等各處地方，開闢運河，穿過沙漠，造成大多數之沙漠肥地，種稻種棉。又在白俄羅斯及其他地方，使沼澤乾涸，變成原野。第一次五年計劃，征服七百萬

畝新土地，等於兩個愛沙尼，或兩個半立陶宛。最近又將長着森林之肥沃地區，改種五穀，再將多沙不生產之各地，造林種樹，每年已有數萬萬立方公尺的新木材。又在北極圈之卡累利阿採取數萬萬噸凌石做玻璃，及各種鑄物，不久就可將北極海航路開通。

昔齊子曰：物價隨供求漲跌，各有自然趨勢，商人之囤積居奇，固當嚴禁；若物稀而貴，強抑使平，如評價委員會之類，違反經濟原則，足以斷絕來源也。史記貨殖傳序：「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不名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此甯可政教發徵期會哉！」

近世亞丹斯密李嘉圖等，分物價為兩種：一曰應用價值，就貨物之效用言之，以優劣分高下，經常式之真價值也；一曰交易價值，就購買力之強弱言之，即升降於供求臨時式之假價值也。又有就貨物的成本開支純益之總和，而估計之者，曰生產價值，則就各營業者之實際決定，略有高下之不同耳。

物美價廉，自由貿易，商業日趨繁榮，國家自然富庶，孟子所謂「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得天下之人心，順自然之趨勢，是何等之堂皇氣象耶？亦經濟學之公平原則也。自

帝國主義者之造成商戰，爭奪市場，天下遂從此多事，數百年來，不得太平。近頃有識之士，如威爾基氏、史太雷諸氏，已在大聲疾呼，欲圖挽救。威爾基氏之言曰：「經濟的自由，是和政治的自由一樣重要的。人們不但需要得到別人所生產的東西，而且他們自己的出產品，也需要有機會到達全世界的人們的手裏。除非覓得方法，可以開始把這些阻止貨物流通不必要的貿易障礙打破——關稅壁壘——否則將來便沒有和平，沒有真正的發展，沒有經濟的穩定。」史太雷氏之言曰：「現代經濟為一種全球性的經濟。故在世界不安定的情況下面，任何一國，不能單獨保持其經濟之穩定。即使該國戰時獲得表面之穩定，亦不能促進世界之和平。專以本國利益為目的之國家經濟計劃，足以造成自給自足主義，與國際間之誤解及衝突。惟有以國際經濟合作為基礎之世界經濟計劃，始能造成世界的經濟安定和永久和平。」基上論列，對於工業落後之中國，似尚未能及格耳！

鶴禴曰：商業有道德信用。小行販之詐僞欺騙，托辣斯之壟斷把持，皆未合正軌，應予取緝。最可惡者，因搆假而變壞原質，售偽藥而貽誤殺人，是則在所必究矣。

中國無大資本家，亦無大商業。國外華僑，過去因無強有力之祖國後盾，各受所在地外國政府

之壓迫摧殘奄奄一息，國內商店則因官僚資本與合作社之雙重夾攻，又岌岌可危！

歐美各國之大商人，則異於是銀圓財閥獨佔資本家等勢力，足以操縱其國家，亦且影響於世界。不見美利堅之軍火商人乎？以「現購自運」之四個大字，拚命供給侵略國軍火，使第二次世界大戰擴大持久，流天下人之血，而發一己之財。

轟轟巨響，動地驚天，珍珠港之青天霹靂，猝不及防，即用美國人之炸彈，而炸美國之人民矣！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其時東方將明，皇朝已屆，鳳命暫行休會，招待天使等同用早膳畢，即往視朝，處理日常公事，午後繼續會議。

鳳曰：工商各點，略具端倪，請對開源節流，及其他各方面聯帶情形，詳加研討，務求完密！

議花鳥曰：禮王制：「五穀不時，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禽獸魚鱉不中殺，不鬻於市。」國語：「山不樵採，澤不伐，天魚禁，鷹鴻獸長處處，鳥翼嚴卵，蟲舍蟻壤。」蕃庶物也。今奢侈之人，學時髦，食細嫩之

物，如重僅數兩之小南瓜，長僅寸許之嫩筍芽，若俟其長大，則一筍之長可數尺，一南瓜之大可十斤，今於細小時食之，豈非百倍消耗乎？魚鱉之有子及小者不殺，遂其生長，將不可勝食。柴木之小者不伐，則燃料不憂缺乏，櫟棟可以栽培。孟子稱：「數罟不入污池，斧斤以時入山林。」誠培源養富之根本要道矣！

戴曰：節約消費，卽所以補不足也。凡保藏不善，而致物品之損壞者，曰暴殄。可節省而不省者，曰浪費。可不用而用者，曰消耗。無故而毀傷之者，曰摧殘。無故而毀傷之者，如不慎之犧牲，發怒之搗毀屬之。可不用而用者，如夜間之賭博跳舞，其燈火與飲食，皆無謂之消耗也。無公德心之人，對一己之物，知撙節愛惜，對公衆或他人之物，則否。於是而有暴殄、有浪費者矣！其罪皆等於殺人。

聞者或疑吾言乎？請申說之：夫物質既感不足矣，若又無故消費之，則必有一部份人之受其影響，而不能生活者，「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豈非間接殺之乎？又有馬食穀，雞食米，豬食飯，犬食牛羊肉之類，率獸食人，其罪更甚！

上述各節，係指普通一般而言，尙有特別駭人之怪現象，如浪費的悲劇所載：「美國某市，有千

萬加侖的牛奶，都給倒在南部伊利那的江河裏。三十節貨車的西瓜，都給拋在波托馬克河，造成一個綠色的浮島。」又五年計劃故事亦稱：「美國中部和西部各洲，有時勸農人拿玉米黍穀類來代煤燃燒。……他們在棉花田裏養象蟲，毀壞棉花的收成。……汽車製造廠化許多金鏹，收買用過的汽車來毀掉。輪船公司，把最近出產的輪船和汽船，搞毀幾百隻。他們並不是發狂，這對資本家福克斯，鮑克斯，是有利益的。他們毀掉穀物，目的在抬高穀物的價錢，倒幾萬瓶牛奶於河裏，使牛奶不會賣得太便宜。同時紐約市的校園報告，市裏每四個孩子當中，有一個是營養不足的。又有成千上萬的人民鬧飢荒。」

迦陵頻伽曰：私人資本制度的國家，資本家之生產，只顧個人利潤，不顧市場之供給需要，經濟學上所謂「生產的無政府性」，最易造成產業恐慌。世稱美利堅為金元王國，然其國中之財富，大部皆集中在幾個獨佔資本家手中。一般平民，多數購買力薄弱，致資本家之大量物產，有過剩之虞。於是商業不景氣，由跌價而倒廠，而失業，而購買力愈薄弱，而生產愈過剩，工廠之倒閉與失業之人數愈加多，購買力愈益薄弱。如此循環不息，將迫使整個經濟趨於崩潰。

若傾銷國外，則並世各國亦少相當購買力。於是先之以貸款，俾有力購買，或即以一部份物資擴充之，美其名曰救濟，實為解決其本身問題。但借債之國，愈借愈窮，衆貧獨富，恐更不免危險耳！  
荀子曰：天下有至大至廣至普遍之消耗，曰酒，曰菸者，既妨礙於食糧，亦損害於人體，而人多喜之，推行至全世界之每一角落，幾幾乎已十人九犯。夫釀酒之原料為五穀，種菸之土地產雜糧，本皆可以養人也。化為菸酒，徒供消耗而已。若能禁絕，則全世界之糧食，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加多，可以養活六萬萬人也。

憑霄曰：陸地生產，有限量，費人力，不如海洋的自然偉大。中國古時姜太公之興於東海，管夷吾之霸於春秋，皆得力於魚鹽之利。近世海洋國家，如大英帝國日本荷蘭美國等，則於改進海洋生產而外，更配合有海洋交通，海洋行政，海洋安全等四大部門。

「海洋生產」分魚撈，養殖，海產製造，礦鹽林牧等各目。「海洋交通」分航路，航行設備等各目。「海洋行政」分海上殖民，海事教育，海島建設等各目。「海洋安全」分氣象預報，葦園海塘，海民組訓，海防建設等各目。

中國國境，緊貼太平洋西岸，北自鴨綠江口起，南至北嵩河口止，海岸線長達八千六百四十公里，出入便利，並不減於四面環海之島國，其亦積極利用，成爲海洋國家乎？

鵠鵠曰：中國人之紀念祖先，蒸嘗弗替，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之一端也。然其墳墓制度，大不經濟，死一人而建一墓，則土地將有時而窮。昔成子高寢疾，語其家人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事詳檀弓，可謂仁人之言，近世有倡公墓制度者，殆亦有鑒及此乎？

黃鸝曰：中國人之創造力本強。其開化，又較各民族爲早。黃帝時，蚩尤作亂，侵中國，用刀劍殺人。黃帝作弓矢，拒之於百步之外。蚩尤有妖術，能作霧，戰士迷道，帝又作指南車破之。周朝時，公輸子與墨子之比賽攻守，各以祕密武器，變化百出，往復至九次之多。觀者驚奇，比之爲神仙之鬥法。三國時，諸葛亮之木牛流馬，萬里輸糧，涉水登山，無不如意。宋朝時，抵抗金兀朮之侵略，又有突火槍，霹靂砲之發明。他如文化方面，則有張良之筆，蔡倫之紙，宋人之活字印刷等。醫學方面，則有扁附之鍊，精易形。太倉公之解顛理腦，扁鵲之治魯公扈，趙齊嬰剖胸而互易其心，張仲景之穿胸納餅，

華陀之剖破腹背，抽割腸胃。又有祝由科之徒，癱於柳，穿穴於茅等種種神妙作用，亦不勝枚舉。若遇外國政府，必保護獎勵之不暇矣！中國人則不甚重視，歷代帝王，皆禁「奇技淫巧」。講學之人，又以為「有機械者必有機心」。故雖偶有發明之物，用後即廢，有智創而無巧述，遂多失傳，或雖傳而不加改進，反以退化。近則世界各國，科學大昌，相形見拙之下，非政府之竭力鼓勵，不足以圖振起也！

當此物質缺乏，供不應求之際，化學尤啟需要。德國人用中國東三省之大豆磨粉，經過化學作用，每人每日吃一小杯，以代替食，不憂營養之不足。降落傘兵，每人帶豆粉一磅，足夠七日之需。日本人用中國之蒙古馬，雜配人工受精，產生高大之軍用馬。又用中醫藥物而衍出之日本方藥研究，彌補戰爭時期西藥之不足。又如蘇聯等國之以木片造綢緞，以凝乳作錨扣，以煤渣提顏料，不用花造花露水，不用毛造毛織品，諸如此類，無物不可利用。

對着大自然，悠閑欣賞，遠遠地觀望，專心搜羅寫詩之材料，景緻，自命為文人騷士者，已失時代性之價值矣！應當更進一步，對於「吹綯一池春水」之風力水力，加以利用，而為發電之原動力，實際受用；實際利人。

鵝鶴曰：中國人喜作官，慕虛榮而愛面子，在昔科舉之世，斥經商為逐末，斥農工為形下之藝，而其自命為形上之道之文學，則「木乃伊」式之復古與註疏而已。誠如西人斯賓塞、孟德斯鳩之批評，「已經變成僵硬了。」時至今日，此風猶未盡革。大學校中修政治系者，尚有人滿之患。其實民主國家，已無老爺，只有公僕。

自抗戰建國以來，局勢大變，最後勝利之後，實行中山先生之實業計劃及蔣介石先生中國之命運，所列諸目，需要大量實用人才，如土木工程、造船、築港、機械、鑄冶、航空、水利、地質、地理、紡織、電氣、化學、印刷……等等。必須趕辦專門學校，聘請外國教師，廣為培植，庶足以應國家之用。

學問以實用為先，識時務者謂之俊傑，理想與事實多不符，甚至有相反者。歐美人卒業學校，必再實習數年，然後用世。大學生入工廠為藝徒，不以為苦。故其所學皆切實用，有經驗。中國人能師法之，打破虛榮觀念，實幹苦幹，自己固然有出路，國家也可有希望！

建設伊始，百端待理之國家，往往感到資本人材技術科學的不夠。十八世紀末期之阿根廷、巴西、智利、二十世紀初期之蘇聯等，皆曾利用「特許制度」，特許挾有技術資本的外國大商，來經

營鐵路、航運、港灣、船埠、電訊、電氣、自來水、農林、工礦、及各種工藝製造等事業，在一定年限內，由被特許商人負責奠立適當之基礎，並訓練成大批應用的員工，俾年限屆滿，收回各項事業時，即可交由訓練成熟之員工接續自辦。是項特許制度，為適應本國需要，步入建設途程之極好前例，中國人可採用之。

十姊妹曰：世風不古，日尚浮靡，反樸還淳，端自上始。衛文公大布之衣，漢景帝減膳之詔，中興衛國，郅治漢朝，豈偶然哉！夫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飢寒並至，而能無爲非者寡矣！書旅獒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然則負治國之責任者，可不以身作則，挽此頹風乎？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又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言上行下化之捷於影響也！

鴛鴦曰：國家稅源，多資於商，商業繁榮，稅收暢旺，而國家乃因以富強，即以富強之力，保護商人，俾立足於二十世紀之商戰。故商業者，國家之所當保護者也。辦稅務者，不知此理，對各商業多任意摧折之。簿冊之紀載不合法，有罰。納捐之手續不合法，有罰。又其表式之繁瑣，時間之曠廢，態度之

懶慢，均非恆情所能忍。商人動輒得咎，有憤怒而走險，有灰心而改業者矣！稅務人員，以罰金之可充賞也；不憚吹毛求疵而爲之。不知商業蕭條，稅收短絀，裁員減政，則固有之飯碗且不保，更何望於額外收獲乎？

雖然納稅者，乃人民應盡之義務也。若商人而有意逃稅，則咎由自取，其罰之也亦該。更有官僚資本所私營之大公司行號，及假借名義之各種產銷合作社，慎勿被其滲網。至於肩挑貿易，獨人小本之零星買賣，當然不在課稅之例矣。苟捐雜稅，最易擾民，宜一切取銷之。主財政者，當識其大，捨其細，實行「遺產」「所得」「地價」三稅，酌量損益，調劑盈虛，取於有餘，而給國用，以平均其地權，以節制其資本也可。

鸚哥曰：水利失修，爲害至大，黃河決口，一瀉千里，沿河居民，呼之爲「黃禍」。然治之得法，其利亦溥。近人巴克教授，著中國土地利用，馬場秋太郎著中國經濟水利論，頗多貢獻。最近美工程師薩齊凡，長江水閘計劃，規模宏大，能灌溉七千萬英畝的水田荒地。有大量水電，爲發展工業之中心，東至南京上海，西至宜賓成都，南至衡陽桂林，北至天水太原。又日人所經營之大沽新港，規模亦大，爲

中國北方不凍之吞吐巨港，倘收回後繼續完成，將與長江大水閘南北爭輝，為中國工業化之兩盞明燈也。

百舌曰：聞歐洲人——德國威廉二世——亦有黃禍之說，謂亞洲大陸，中國睡獅，四萬餘萬萬之黃種漢人，一旦強盛，世界將被其禍，故謂之黃禍。因此對於中國，多所顧忘！嗚呼！此誠可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要知中國文明，以禮讓立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自有歷史之紀載以來，有和平之戰，無侵略之征，全部二十五史可以復按。

卽如最近之國民革命，兵不血刃，寬大爲懷，五族共和，予滿人以平等。中山先生之學說，爲「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故曰：「人生以服務爲目的，不以奪取爲目的。」如現在之全面抗戰，其宣言曰：「和平未至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不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而最高領袖蔣先生所提倡之新生活運動曰：「禮義廉恥。」

故全世界人類，能學中國之和平禮讓，讀中國之書，研中國之文字，化功利爲仁義，改侵略爲互助，天下方可太平。歐洲人之所謂「黃禍」云者，豈非適得其反乎？可笑！

鶴曰：現時代之戰爭，大不經濟，除破壞摧毀而外，其戰費與物質之支出驚人，故亦謂之消耗戰。較之古時關老爺之一柄大刀，作戰一生，仍得傳之其子者，其消費與節約，不可同日而語矣！資力薄弱之國家，固不堪作戰，即龐然大者，恐亦不能持久。物質而既缺乏矣，何堪大量之消耗，寄語世人，其亦可以休也乎？夫自原子微菌之發明，威力之大，增加百千萬倍，再以戰爭為嘗試，直自速其毀滅耳！

鸚鵡曰：吃飯穿衣，乃人生第一麻煩之事！全體人類，都為此一問題，終身累碌，不得安寧。從古至今，數千萬年以來，多少英雄豪傑，仙佛聖賢，關心民瘼，早夜焦思，對於此一問題，迄無根本解決之法。吾儕此次開會三日，發言盈庭，對於此一問題之各個方面，討論已極詳盡，庶幾可以得其大要矣！

然欲執簡御繁，一勞永逸，則必須注重於提倡科學，精研理化，利用大自然之空氣、日光、水力、草木菁華，動物精汁，提取養質，熱度，如脂肪、蛋白、維他命等種種重要學素，而成化學食品。祇須每人每日或每星期服一小數定量，即可維持營養，發育健康。同時發明冬暖夏涼之電料服裝，每人一套，即可保持體溫，疏通空氣，終身不必再有第二套之改製，豈不簡單而舒適也乎？

其時大眾皆大歡喜，高呼提倡科學，精研理化不已。鳳乃起作結論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孔聖人之生財大道也，亦爲數千年來經濟學上之最高原則。諸君論列，各有所裨，百慮一致，殊途同歸。譬百川之朝宗，猶衆星之拱北，誠古今中外之大觀矣！將此原則，發交各該專門人員，詳訂計劃，共策進行，人人爲我，我爲人人，何愁天下之不太平耶？人類幸甚！鳥族幸甚！遂宣告散會，並囑白鵠，整齊紀錄，藏之名山，待有機緣，公諸天下。

公治先生曰：大哉會乎！自生民以來，未有如此之重大議案也。「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東坡讚陸宣公奏議之語，大可移贈於斯云。

【鳳凰偕鵬鵠鶴鷗飛升】鳳皇大事已了，惟對於散處全球各鳥族，不能普遍作別，乃授意鶻鷗，發告全國同胞書二十萬萬張，勗以愛國。有「國者，身家之所托屬也。苟無國，則身於何？家於何？」不觀猶太波蘭之民，輾轉流離，受人侮辱，遭人殺戮，而無可告語者乎？傳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愛國云者，貴言之，實愛身家而已。惟愛之次序，必國先家後，舉重身輕，故有殺身捍患，毀家紓難者矣。包胥乞師以復楚，蘇武持節不忘漢，汪鈞以童子而衛國，弦高以商人而驅師，孰非此愛國一心者矣！

之磅礴，極積而奮發者乎？覆巢之下，必無完卵，慎無漠視，庶免噬臍！」等語。

鳳皇親閱一過，喟然嘆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而已矣！此後鳥國之興替，皆各鳥族之前因也。非大英雄，不能造時勢，劫數既定，吾末如之何矣！

鵠雞見鳳皇話中有話，願聞其詳。鳳曰：天機不可預洩，自求多福，在我而已。乃以錦囊一枚，付小鳳曰：遇難則開，莫忘！莫忘！即於某月日時，偕凰、及大鵬、黃鸝、白鶴、鶴鶩，隨天使舍利等二十餘衆，一同飛升，駕祥雲凌霄而去。小鳳、小凰、各親王、郡王、大丞相、大學士、大將軍暨全體文武各烏官、皇畿民衆等百千萬衆，依依送別，不能致詞，追飛三千里，至不能及，不能見，乃怏怏而返。歸途黯澹，淚雨橫飛，如夢如癡，疑真疑幻，是生離也耶？是死別也耶？江文通生花妙筆，不能賦此迷離！

公治先生曰：鳳之治國，視羣鳥如一體，乃我佛之多情也！時至則行，對骨肉無留戀，亦太上之忘情也！有博愛之真情，無兒女之痴情，是謂天下之至情。至情者，情種也；佛種也。鳳之所以爲佛也！

## 第六章 莊新時期

【小鳳即位】烏國自鳳皇去後，頓覺荒涼，羣鳥無依，如喪考妣。鷗鷺鷲鷹等，聞鳳皇臨去之言，知國家大局，將有大變！請小鳳早登大位，以安大眾之心。小鳳嫌故宮卑陋，欲命工程大使喜鵠，大興土木，另建新宮。鷗鷺等以大禹菲飲食，卑宮室爲喻，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小鳳雅不悅，然未能駁也，遂於某月日草草就職，對於祭告天地百神，列代祖考，及受百官朝賀等等虛行故事，勉強敷衍而已。

公治先生曰：小鳳染紈袴奢華之習，不知艱難，對如此重任大典，而無一毫敬畏鄭重之心，其將不終也矣乎？

【導火綫寒號蟲入宮】初，寒號蟲與小鳳之內侍爲友，及小鳳即位，夤緣內侍，欲爲天下都巡關使，補黃鸝白鶴之缺。小鳳以其小心恭順，鼠目獐頭，認爲別有異相，亦頗喜之。及與鷗鷺等商議，皆大驚曰：寒號蟲，一名導火綫，凡其所在，必爆發生亂。常介禽獸之間，播弄黑白。禽強則展翅入禽獸強，則斂翼入獸，反覆無常，騎牆兩派，乃小人之尤，不可近。請速斥逐，免後患。小鳳回宮，恐寒號蟲怨望，任

之爲內務府總管。鵝鶴等阻之不及，遂爲劃定內外界限，不使與聞朝政。

寒號蟲銜之謀報復，引其黨蝙蝠、石燕爲小內侍，潛往各朝官處刺探消息，向小鳳獻殷勤。對鵝鶴驚驚之言動，尤特別注意，奈白璧無瑕，苦難間隙。一日，合當有事，義部大臣祝鳩教各鳥族以君臣之禮，有「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等語。寒號蟲聞之大喜，密奏小鳳曰：「祝鳩顛倒慢上無君，大不敬！陛下新卽位，請斬之，以立威則以後羣臣莫敢不敬矣！」小鳳深然其說，遽降旨，着大司寇拿祝鳩。鵝鶴驚驚，知祝鳩素謹懲，問罪狀，小鳳不語；請收回成命，又堅執不可。旋大司寇奏稱：「謹按祝鳩所教之語，係引孟子，謂君之本在國，國之本在民，若無民，則無國，亦無君矣。故曰：『民爲貴，』並非杜撰，亦無慢上輕君之意。請免議處。」小鳳欲釋之，寒號蟲以目示意，乃命削職爲民，永不敍用。

寒號蟲不善飛走，以髮雞爲馬，出入乘坐之。小鳳見之喜，好奇心動，亦欲得善走之大鳥騎之。寒號蟲卽派內侍，矯詔徵駝鳥、食火雞、鵠鵠等走禽入宮。小鳳試之，覺馳騁如意，大樂，厚賞之。寒號蟲又獻美女烏鵲，侍內寢。小鳳被其迷惑，三日不朝。百官訝異，推輔政大臣入宮察究竟，爲寒號蟲所阻，辭以上疾惡露，不許入見。百官嗟嘆而散。

皇后小鳳怒寒號蟲蠭君，召而斥之。寒號蟲哭訴於小鳳，語多挑撥。鵝鴨亦恃寵撒嬌，以欲去爲要挾。小鳳封鵝鴨爲貴妃，示與鳳絕。從此宮中分后妃兩派，勢成冰炭。又封寒號蟲爲國舅，與鵝鴨爲結義兄弟，出入宮闈，百無禁忌。

寒號蟲又向人世間偷得牙牌、黃酒二物，教小鳳賭博飲酒。鵝鴨驕奢，喜戴花，作時世裝，又喜食各種鮮果。御馬駝鳥等食大麥，一食能盡麥一二石。諸如此類，宮中無從取給。小鳳乃下詔徵名花、珍果、黃酒及大麥四物。寒號蟲薦偏將軍鶴爲榷運大使，督辦其事。又以大批吸血蝙蝠爲徵收員。各鳥族奉令飛馳，日不暇給。鶴乃擅作威福，與其下狼狽爲奸，擇肥而噬，天下騷然。

都御史秦吉了面折廷諍，痛陳利害，略稱：酒爲穿腸毒藥，色乃刮骨鋼刀。賭博之害，小則廢時失業，大則破國亡家。花果酒大麥非國家正供，聚斂於民，怨聲載道。鶴虎而冠者也不可以臨民。吸血蝙蝠當征收員，則小民之膏血枯矣。請立斬寒號蟲，出鵝鴨罷榷運，戒賭博飲酒，放駝鳥等以謝天下。語甚切直，小鳳不能用。

分巡御史鸚鵡，查得駝鳥狗鷺交接官廳，縱容匪盜，惡鳥負雀，武斷鄉曲，魚肉小弱，極類人世間

之劣紳士豪，請秦吉了領銜，奏請嚴辦，並通令全國，一律查懲。秦吉了正爲小鳳不用其言，憂憤成疾，慨然語分巡御史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上呈請老，乞骸骨歸田里。小鳳照准，百官祖餽，寒號蟲噭鳴，要於路殺之。

撫國大將軍金翅，聞訊大怒，欲引大兵入京，肅清君側。鵠鷺驚惶，以投鼠忌器，力止之。金翅憤不可遏，乃棄職掛冠，拂狹遙天而去。

公治先生曰：甚矣小人之不可近也！一寒號蟲作怪，宮中府中皆無辦法，天下從此多事矣！

【九頭鳥作亂羣盜毛興】九頭鳥蟄伏多年，野心未死，聞鳳皇成佛，大鵬仙去，頗有活動之意；以懾於金翅威力，未敢造次；今聞金翅掛冠，不覺大喜，即與其惡黨九尾、姑獲、雙雙、鳩、鶴、駢、雙頭、蛇尾、青蒼、辟火、不眠、比翼、豬尾、鼠尾、麪鷗、啾金人行、人手、商羊、遮叱迦、人面、豚、六尾、一足、雌雄、四眼、鷄、鵠、不飢、鶯、鶯、禦、禦火、六足、六頭、鶠、嬰勺、橐、舊、欽原、甘蟲、鬚飛、瞿如、胜遇、蛩、鼠、酸與、欽、筠、鶴、鳥、四翼等四十八族，盡起全巢之兵一百五十餘萬，分前後左右中五路，向亞洲進發，攻城略地，勢甚猖狂。仍約梟鳩爲內應，並請勾結寒號蟲，使阻止義勇將軍鵠鷺掌兵，事成之後，平分天下，同享榮華。

前軍至亞洲境界，中平親王廣昌，飛章告急，爲寒號蟲所擋置，廣昌血戰三晝夜，士卒死傷過半，救兵不至，危險萬分！又發急函咨輔政大臣鵠鷺驚驚，得書大驚，急入宮見小鳳，奏知詳情，請拜鵠鷺爲正副元帥，率大兵征剿，並澈查表章被擋原因。小鳳入內，商之寒號蟲，寒號蟲已於事前答應梟鳩，決不使義勇將軍出兵，遂乘機力薦鵠與鷺鷥堪當大任，並附小鳳之耳，教以如此如此。小鳳出語鵠鷥等曰：鵠鷥坐鎮皇畿，未可輕動，諒此小醜，何足張皇，着假偏將軍鵠以萬軍之義，統大兵百萬，末將鵠鷥率所部，會同前往可也。

鵠受寒號蟲囑託，逗遛不進，縱兵獵食，殺良民若干，獻俘報捷，以欺朝廷。廣昌無援，力戰死之，梟鳩等縱火爲內應，王都遂陷。賊勢浩大，所過城邑，皆不能抵抗，先頭部隊，驟逼皇畿，鵠不戰而退，擁兵向某山遁去。鵠鷥未及出兵，望風崩潰，沿途爭食，自相火併，散而爲流竄擾民之零星小隊，不久即自行消滅。

九頭烏入都之後，大肆燒殺，化華屋爲邱墟，變天堂成地獄。偌大王都，不堪收拾，乃命其虎儀梟鳩等，拉攏奴性劣鳥，組假機構，暫維現狀，以貓哭老鼠的假慈悲，誑麻木不仁之蠢鳥愚鳥，在其治下。

作罷雞、鷄、鴉、燕、釜魚，藉便隨時之榨取，利用，蹂躪，殺戮。又知鵝有重兵，欲得之以益己之勢力，使梟鳩往招，許以厚利。鵝喜來降，並自告奮勇，願為先鋒，作友軍嚮導。

同時海東青自立為東海王，禿鷲、畫漫附之，在某某洋作亂，略食水禽。虎鷹自號西山王，據某某山一帶，殺略弱小山雞、孔雀，搜羅桀驁不得志之文鳥輩：雞、鶴、鶴、鵠、鵠、鵠、鵠、及徘徊岐途之失業青年，桃雀、雲雀、鈎割雀、山和尚、榨油郎，並飢困無賴之燭、廝、鷺、鷗、鷺等大批惡類，投順虎鷹，代其謀劃奔走，為虎添翼，聲勢日大。其餘各地之鷹隼、鵟鷂、鵠鷂、鷂、山鵠等，亦聞風興起，到處橫行，天下大亂，民不聊生。各親王、郡王，告急章表，如雪片飛來。小鳳受羣小包圍，迷戀酒色，厭聞國事，輔政大臣，憂勞成疾，束手無策。義勇將軍鵠鷂，雖忠勇，對此大敵當前，羣盜蠭起，亦覺窮於應付矣！

公治先生曰：導火線之火藥爆發矣！星星之火，忽已燎原，食寒號蟲之肉，不足以蔽其罪也！

【小鳳失蹤小金翹革命勦王】公治先生數典說摩登】寒號蟲與九頭烏合作，欲推翻烏國，平分天下，聞鵠以全師降敵，為先鋒，向皇畿進逼，甚喜。恐小鳳在宮，與鵠鷂等接近，知此消息，於己不便，乃日與騎馬，至田野馳逐，傷人禾稼數萬頃，被獵人伏擊，寒號蟲及馬皆殲。小鳳傷股遭擒，囚諸大鐵

籠，將待其傷愈，取髓腦作羹。其時新月東升，如蛾眉一線，映着幾點疏疏密密的星光，萬籟無聲，景況淒絕！小鳳神氣清爽，忽然覺悟，深悔誤用小人，不聽輔政大臣及都御史之言，果有今日，自怨自艾，痛哭失聲。又念父母若在，必不致有此禍，哀哀父母，畜我不卒。念至此，陡憶父母臨去所留之錦囊，藏在胸前貼肉處，急悄悄取出，就月下開看，則一裝璜精緻之小本，榜嚴神咒也。虔心默誦一晝夜，鐵籠之鎖鑰自開，得脫於難，深感佛力，遂皈佛，入深山，不知所之。

小鳳聞小鳳遭擒，不知生死，一懼而死。鷗鷺驚驚，大驚失措，徒呼負負。急命郵傳使者鵝鵝，至各處民房，混入其叢養之家禽同類間，詳細訪查，杳無蹤跡。國難方殷，軍書旁午，中樞不可一日無主，暫由輔政大臣，以會議制，主持一切。仍用小鳳名義，葬小鳳，出鵠鵠，逐蝙蝠、石燕、駝鳥、食火雞、禍鶲，罷征花果酒、大麥。宣佈寒號蟲罪狀，誅其全族。復義部大臣祝鳩原官，追封秦吉了爲左丞相，祭葬如禮，錄其長子爲學習御史，幼子入大學校官費肄業。派郵傳使者鵝鵝至北極，慰問撫國大將軍金翅家屬，並探訪蹤迹，招其復職。

小金翅痛父之去，深恨寒號蟲等蠱惑小鳳，擾亂大局，決計繼父之志，肅清君側，組全族爲革命

軍，於某月日起義出師，向皇畿進發。行至中途，遇郵傳使者鴉鵠，奉政府使命，慰其家屬，得悉九頭烏造反，逼近皇畿，小鳳失蹤，寒誠蟲族誅等情，不覺一驚一喜。驚者驚大局之紛亂，喜者喜奸黨之肅清。又覺此後已無革命必要，欲解散所部，單身往尋父親。鴉鵠急忙攔阻，請先移孝作忠，率所部解皇畿之危，再定辦法。小金煙知義勇將軍鴉鵠足以破敵，毋勞越俎，遂率全族遷往大荒山，直搗九頭烏巢穴，藉與國軍取犄角之勢。

其時，烏國各地方武力，各據一方，各自爲政，已與中央脫離連繫。中央一部份官吏，又因意見不同，發生磨擦，陷整個大局於危險當中。時局變動，人心亦隨之變動；人心變動，時局乃愈形變動，相互爲因循演進，將有不堪收拾之勢。鶻鷺等憂之，乃請客卿某特使出馬，會同交際名花十姊妹等，向各方調停奔走，謀圖統一，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作各種之接洽、會議、疏通、談判、辯論、解釋、勸導、聯絡，並引故事，謂「古時某國王之子，兄弟五十人，各立黨派，互相水火，國勢日削，外侮迭乘。國王發憤成疾，於將臨命終時，召集諸子，出竹箭五十枝，命諸子各拈一枝，當面折斷；又出同樣之竹箭五十枝，併爲一束，用繩緊繫，亦命諸子，當面將其折斷，諸子皆辭不能。王乃點頭歎曰：單者易折，衆則難摧。願兒

曹勉之遂一笑而逝。諸子恭聆乃父最後之訓，痛改前非，合作團結，國乃大強。」等語。各方感悟，局勢乃獲好轉。

何許人曰：寒號蟲之死，殺秦吉了之花報也，尚有果報在於地獄。小鳳之不死，老鳳之餘蔭耳！然亦由其自悔之一念，惠及父母，憶及錦囊，卒蒙佛佑，而免於大難。此佛經之所以稱懺悔功德，為不可思議！人之罪惡，譬猶黑暗，而懺悔則光明也。千年暗室，一燈燃之，光明普照，即無黑暗之迹象。孟子稱：「雖有惡人，齋戒沐浴，亦可以祀上帝。」悔過自新之說，聖賢仙佛，一貫相同，可無疑義。惟楞嚴咒之神通如是，未之前聞。

公治先生曰：昔佛弟子阿難，沿門托鉢，誤入淫區，被摩登迦淫女，以魔法攝住，將破壞其不邪淫戒體。摩登迦淫女，有摩登妖咒，能顛倒虛空，使日月下墜。阿難以羅漢之力，不能相抗。佛用楞嚴神咒破之，拔阿難來歸，摩登迦淫女，追蹤不捨，直至佛前，聽佛說色空大法，乃棄邪歸正，亦證菩提。事詳楞嚴經註。近世西藏喇嘛，及日本之密宗僧衆，唸咒亦多神效。楞嚴咒乃咒中之王，受持讀誦，功德無量，非僅免除大難，且能克服大難，區區脫去鐵籠鎖鑰，不足爲奇。

摩登迦淫女容貌爲世間第一，其裝飾又極華貴新奇。千古美人，如西子之沉魚，王嬵之落雁，貂嬪之閉月，太真之羞花，千古讚美人之形容語，如詩經之「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洛神賦之「婉若游龍，翩若驚鴻」，聊齋誌異之「荷粉露垂，杏花烟潤」，隨園詩話之「豐若有餘，柔若無骨」，要皆不過彷彿一二而已。今世俗稱女子之時髦者曰摩登，係由英語轉譯，恰巧與此暗合耳。

【義勇將軍鴉鷺戡定叛亂烏國平兒女英雄姻緣美滿升天入地幻夢依稀】 鴉既降敵，認賊作父，引兵爲先鋒，向皇畿進逼。義勇將軍鴉鷺，以衆寡不敵，暫取守勢。九頭鳥率大軍二百萬，在四週作大包圍圈，將皇畿千里，困在核心。又命梟鷙之屬，化裝潛入，祕密煽亂。訛言朋起，人心惶惶，皇畿雖大大有朝不保暮之勢矣！

鴉鷺察訛言朋起，必有奸細在暗中煽亂，不動聲色，表示鎮定，知九頭九尾二鳥，早年曾吃海東青、虎鷹二鳥之虧，傷背斷尾，常懷恐懼，遂將計就計，設法利用，令部下揚言：政府已封海東青、虎鷹爲眞王，令率所部，勸王夾擊，鴉之投降，亦係政府指使等語，三三兩兩，傳遍全城，俾潛入之奸細通其消息於敵。又出布告，懸賞購緝九頭九尾等鳥，生擒或殺之來獻者，賞千金，封萬戶侯。一面以攘外必先

安內之原則，下「戒嚴令」，飭防守司駁，實行戰時取締辦法：設瞭望哨、步哨、伏哨、飛巡隊、暗探隊、稽查隊。以保甲制度，編查戶口，肅清奸細。禁娼賭演戲，查旅館宿舍及公共場所。監視流氓地痞之行動。梟鳩不能匿跡，逃去，讒言頓止，人心略安。

又選勇敢而健飛之鳥，黑夜潛出，寄密函與廣昌部屬，囑其趕辦三種步驟：（一）將附近未淪陷城邑，疎散物資老弱，堅壁清野，使敵寇無從得食。（二）改編所部及全體丁壯為游擊隊，突擊隊，搗亂敵之後方，聲東擊西，多方牽制，使敵寇疲於奔命，不能得一刻休息。（三）選輕騎，逕趨大荒山，直搗賊巢，毀其根據，使敵寇聞而喪膽，退無可歸。

九頭鳥多疑多詐，殘忍寡恩，與九尾鳥等商議曰：鶴擁大兵，請為先鋒，其心不可測。昔老鳳比之為魏延，誠有先見之明，不可不預為防備。吾欲收編其所部，與我軍混合，美其名曰合作，實則分散其勢力也。九尾鳥等大喜贊成，鶴亦微聞其謀，頓兵不進。

九頭、九尾見鶴不進兵，益增疑忌。又據梟鳩等自皇幾逃歸，報告各方面之詳情，遂大起恐慌，祕密議曰：我軍深入勢孤，三面受敵，內則梟鳩之軍，和而能羣，末可輕撼；大丞相鷹舞，雖不以力聞，而其

威可畏，往年追尋公治先生等一行，幾爲所逼，迄今思之，猶覺心悸。外則海東青、虎鷹二盜，若果投誠，必來夾擊。中則鵝軍百萬，橫梗其間，略一動搖，我無噍類！各怪鳥面面相覷，一無辦法，進退維谷，大爲狼狽。

鵝鷗知敵已中計，陷入僵局，遂利用機會，從容佈置。一面趕整軍備，編練知識青年兵，提高作戰素質，督壯臥薪，同甘共苦。一面派大批間諜，向九頭烏及鵝部雙方，不斷的散播流言，增其猜懼，並馳檄諭鵝部士卒，曉以大義。首述九頭烏無端猖獗，荼毒生靈，以一隅而抗全球，以殘暴而犯仁義，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繼述鵝負朝廷厚恩，乘順效逆，罪不容誅。各士兵聽其指揮，進逼皇畿。是知有私人而不知有國家也！是率其子弟而弑其父兄也！豈不同陷大逆乎？中述國家兵威之盛，皇畿千里，首善精華，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暗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外而勤王之師，五洲並進，旦晚合圍，內外犄角，舉炎火以炳飛蓬，覆滄海以沃煙炭，有何不滅者哉？末勸各士兵反正自新，轉禍爲福，表愛國熱忱，爲保家令子，勿昧先幾之兆，免貽後至之誅等語。鵝軍感動，如夢初醒，悔過來歸者十萬餘衆。鵝鷗大喜，重加賞犒，編入新軍，優其待遇，卽選幹練機警擅長詞令者數千衆，令潛返鵝部，招其

同情，述朝廷寬大報家屬平安，並各述其父母兄弟姊妹妻子之言，促其速歸，保全合家之生命財產，又得反正來歸者五十餘萬衆，而鷙之大勢去矣。

九頭烏招鷙之降，本欲利用其兵力，雖懷猜忌，仍與敷衍。今見其大勢已去，頓失所望，憤而疎之。鷙亦自覺無顏，深爲內疚，不忠不孝，無以立於天地之間。九尾烏曰：反覆之徒，留之生亂，乃率所部，於溪山深險，風景幽寂之區，四面埋伏，選平日與鷙相接近者數衆，導鷙觀游，請其宴餉，擬就便殺之。鷙亦狡詭，處處小心，以親信之死黨三千餘衆作衛隊，戒備而出。至目的地，突聞巨響一聲，伏兵齊起，左右前後，重疊包圍。鷙知中計，急分三千餘死黨，作東西南北四部，嚴整以待，準備死鬥。其時高空中來一五彩大鳥，口吐銀丸一粒，直射鷙陣，如電光一閃，驟然竟去。衆視鷙陣，則鷙已頭皮落地，死黨大亂。九尾烏等一湧而前，將其啄盡，乘勝回師，衝入鷙部大營，盡坑其怙惡不悛之餘衆十餘萬，血流成渠，腥聞數里。

九頭烏部下亦有脅從之族，見九頭九尾之殘暴不仁，難成大事。又聞後方封鎖，無糧可覓。老巢被燬，無家可歸。共謀擒斬九頭烏，歸順政府，機事不密，爲九頭烏所殺，被誅連而死者二十餘萬。於是

全軍譁變，烏合之衆，一鬪而散。九頭鳥之兵力去其大半，有土崩瓦解之勢！

鴟鴞見機會已熟，暗整三軍，至夜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一鼓殲之，收回失地。同時分全軍為左右兩翼，鴟率左，至某海，剿海東青；鴞率右，至某山，剿虎鷹。飛將軍從天空疾下，破竹之勢，迎刃而解。鷹隼山鵠等，麼小醜，更不足當吹劍一吶，未及天明，悉數蕩盡，大亂乃平。

鷦鷯驚驚，得此消息，大為喜懌，知老鳳臨去所言之「已定劫數」，幸告結束。此後鳥國將另建一劃時代之新局面，其責任由全鳥族公共負之，遂作留別函告慈鳥等。於同日五更，偕白鵝、幽昌、發明、焦明、肅爽，一齊向大羅天飛去。鴟鴞戡定叛亂，責任已完，深恐行兵之際，用謀用殺，又種惡因，亦入山坂佛懺悔去矣。各鳥官以慈鳥能孝，為百行之先，推為首席，改君主為委員制，整理建設，推行大衆化平民化之全民政治，俟於第七章大同時期，再行詳敍。

作者一枝拙筆，不能同時寫多方面之事，今於此處，略作補述。查口吐銀丸，空中誅鷙之五彩大鳥，係已故都御史秦吉了之女公子女小吉了。先是秦吉了因小鳳不用其言，辭職回里，途中被鷙暗殺，此女幾為所擄，乘夜脫逃，遇黎山老姆，錄為弟子，學得劍術，今乃為父報仇。又因婚姻問題，奉師父

之命，順道至大荒山找小金翅。先作武藝比賽，不相上下；再談文字，及各人志趣，亦復沉瀣一氣，旗鼓相當。論雙方人品，一個是才大如海，氣壯如虹之英雄第一，一個是剛健婀娜，俠腸花貌的美人之王。相視而笑，莫逆於心，各懷欽慕，結爲生死之友。

女小吉了，在小金翅處，一住數月，嚴密注意。關於對方最高尚最純潔之人格品性，已經實驗而得其詳細。女小吉了確認小金翅爲最相宜的終身伴侶，乃出黎山老姆之作伐書一函，與小金翅書中說明兩人五百年前之夙世關係，及今生有因緣之份等語。小金翅喜出望外，極表同情，但須稟明二親，方可行事。即命族衆，完成掃蕩工作，移交與中平觀王部屬接續管理，各返故居北極去訖。一面請女小吉了爲先容，同往黎姆山，朝見黎山老姆，謝其作伐，並乞指示父親所在之處。黎山老姆嘉其孝思，假祥雲一片，直送兩小至大梵天，與老金翅會面。

兩小駕祥雲冉冉而上，剛出同溫層，即遇大風，祥雲不能自主，隨大風作東西飄蕩，如一葉扁舟，航於大海，迷失方向，無從進行。女小吉了曰：此各星球之吸力作怪也。即出金屬精製之「離心針」一枚，置祥雲之前端，離開吸力，平安上升。

比至天上，覺一片空明，美麗純潔，與人世間之烏煙瘴氣，大不相同。時老金翅，老秦吉了，及殉難而死之中平親王廣昌，皆以生平之正直忠義，同爲大梵天神，受享天福。一同住在巍巍高大而堂皇之天宮中，宮殿頂上，蓋着光明燦爛的精金瓦，如一輪紅日，照耀得屋內屋外普放光明。四圍牆壁，是紅綠相間之翡翠砌成，珊瑚作柱，白玉爲階，地面則用清藍色之軟寶石平鋪，行走其上，穩適而有彈性，人跌無傷，物墜不碎。

小金翅倆，各叩見了父親，不勝喜慰。同入後宮，尤覺富麗而幽雅，兩小之母親，老金翅夫人，老秦吉了夫人，正在指揮衆仙女，織霞綺雲錦——卽下界所望見之各色燦爛的雲霞。——兩小上前叩見，悲喜交集，如入夢中。因卽詳稟別後各情，及現今之婚姻問題。四老均已先知，同時喜諾。老秦吉了夫人出仙果二枚，命兩小剖而食之，果中各得各人所喜食之物品多種，兩小大奇。老秦吉了夫人曰：此卽世俗所稱之「如意果」也。凡有所需，無不如意。老金翅夫人又命仙女數人，導兩小至各處游戲參觀，一連數日，見到說不盡許多美麗之各種風景，聽到說不盡許多奇妙之各種故事。

又見老秦吉了和老金翅連日忙碌，率同十萬八千衆神仙，爲衆生造福氣。其「福氣」之顏色，

極紅顯美觀，但借其不能保持長久，多者百數年，少者僅數月，所謂「人天小果，有漏之因」，紅福之終不及清福耳！

中平親王廣昌，請魯班先師造成一所非常堅固之金屬小屋，搜集人世間之各種惡氣凶氣毒氣邪氣戾氣乖氣陰陽怪氣等等，都給關在裏面，使人世間減少罪惡，減少擾亂。那惡氣等野心不服，要想衝去，鎮日發着轟隆轟隆的怪響，轟隆轟隆的震撼，鬧得天宮中都不得安寧。後來中平親王向護法天尊草陀，借到一個金剛降魔杵，來作鎮壓，乃稍稍平靖。又將另一寶庫，所存儲的大量喜氣和氣正氣義氣祥瑞之氣等，來感化牠們，將來可有改善的希望。

一日早晨，四老促兩小回去，謂人天路隔，不可久留，速返塵世，了此一段因緣。兩小不忍遽去，舊慕依依。老金翅曰：努力行善，再見有時，何必作此兒女子態耶？乃不得已而揮淚作別。詎出門一看，已在黎姆面前，夢耶！真耶！大惑不解。黎山老姆曰：久後自知，毋庸疑慮。今夕吉夕，速往成婚，即出鮮花雨朵，分簪兩小頭上，仍以祥雲一片，送其遄返北極而去。

蜜月之後，新伉儷一同出發，作長時期之旅行游覽。見者豔羨，認爲眷屬神仙！某日偶至一處，覺

黃沙茫茫，氣象陰寒，前面一高大牌坊，有慘綠色之大字曰：「九幽十八重地獄。」女小吉了，自疑身死，膽怯欲回。小金翅曰：天堂地獄之說，千古疑案，今既遇之，不可不一看究竟，遂攜女小吉了之手，一同前進。遍歷刀山、劍樹、大火、寒冰、惡狗村、孟婆亭、血污池、孽鏡台，奈何橋、滑油山、望鄉臺、枉死城，及拔舌、抽筋、脊髓、磨粉、鋸解油熬，各處見九頭、九尾、寒號蟲、暨梟鳩等諸多惡鳥，備受痛苦，悔不當初不覺大生憐憫，然孽係自作，愛莫能助，亦惟付之浩嘆而已！

陽世法律分「主觀」「客觀」兩派。主觀誅心，客觀論事。然無論如何周密，對罪大惡極之人，至多只能執一個死刑，不足以蔽其辜。陰司刑罰，不爽毫厘。殺一人者，執一次死刑，抵一人之命；殺一百人者，執一百次死刑，抵一百人之命。以此原則，無論刑事民事，舉凡欠人之債十百者，必償其一千，食動物之肉半斤者，必還其八兩。

清官包龍圖，名偵探福爾摩斯，世不常有。故陽法又有漏網或冤屈之事，陰司之孽鏡台，能照見人之思想動作，歷歷在目。蓋人之作惡，必起因於最初之一念，再由動作而成爲事實。其作善也，亦復如是。自少至老，凡所作之惡或善，皆於腦中留有印象，如影戲片，孽鏡台者，即映射影片之強烈電光。

也。或善或惡，一一表演，不容抵賴掩飾，故能情真罪當，無枉無縱。

小夫婦倆，游至最黑暗之某一處所，牆上大書「新地獄」三字，似係新近用鮮血塗成，淋漓可怖！沿牆右轉，路極狹隘，烟氣窒息，血腥作嘔。女小吉了，又欲退出，小金翅堅執其手不放，再前進而左轉，見一空地，有一粗如百年大樹之鐵柱，繫着一個三頭六臂青面獠牙灰毛紅髮高大而窟惡之魔鬼，正在發着怪惡的怒吼，六隻手用力同拔鐵柱，岌岌動搖。但該鐵柱似在地下生有深根，不能拔起。魔鬼怒極發狂，頭上迸出火星，四面飛射，立刻化為大火，將鐵柱燒成紅色。同時魔鬼自己之身體，亦燒成焦炭。須臾還原復活，深覺痛苦，稍稍安靜，不久野心勃發，故態復萌，又在表現其第二次之大火。小金翅曰：地獄之刑，抑何奇妙？燃燒本身之火，即由本身發之。此真可謂自作自受矣！女小吉了曰：嘗聞師言，新地獄中有混世魔鬼者，最近在人世間以三個國家的力量，造成戰禍，殺害人類至數千萬，死入地獄，使三身合為一體，受大火之苦，數百千萬次，以相報償，永遠不得超升，大約即此怪物耳！

兩人邊說邊走，又至另一處所，見許多文人、工人、商人、武人，分別受着毒氣、炸藥、槍砲、機械……

等種種武器之種種慘死。臉上各各露出懊悔無及之神氣，吃苦自知，不能叫喊。小金翅曰：此則一望而知其爲發明、製造、販賣、使用者之自食其果耳！女小吉了點頭慨嘆，方欲答語，忽聞背後有大聲呵斥，似曰：「何處生人，窺探祕密！」急回頭同看，則牛頭馬面之屬，大刀關斧，蜂擁而來，已將逼近。說時遲，那時快，手起刀落，痛極而踣。開口驚視，則身臥床上，方知是夢，互摸頭皮，幸各無恙，心悸不已，汗出如流，檢點生平，雖無夢中所見各罪犯之罪惡事實，然妄想意惡，所犯正多，遂各立志自即日起，學儒家之「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佛家之「明心見性，斷妄證真」，並以劉先生諒子阿斗「勿以善小而弗爲，勿以惡小而爲之」之語，時時警策，終身奉之，不久乃一同仙去。鴟鴞自戰後入山，勇猛精進，旋亦成佛。小鳳及小風夫婦，亦同爲大羅天仙。合併陳明不提。

公治先生曰：鴟鴞之用兵也，彷彿孫吳，量敵而後動，好謀而後成，守如處女，出如脫兔，一戰成功，最後勝利，誠不愧爲改造時勢之大英雄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尤高人一等，非孫吳所及。小金翅夫婦，結婚入夢一段，可抵一部兒女英雄傳，亦抵一枕黃粱夢，兵荒馬亂之間，插此奇情豔史，何造物者之好整以暇耶？亦本書中之絕妙點綴也！

【收拾殘基布置新局】烏國經大亂之後，瘡痍滿目，元氣大傷。據調查：烏族三百六十中，計完全消滅者，有九頭、九尾等怪禽四十九族，三百八十餘萬口。完全飛升者，有鳳皇、鸞雞等靈禽十五族，八千三百餘口。半消滅者，有盜鳥、海東青、虎鷹、山鵠，奸鳥梟鳩、叛鳥鶲鶴，邪鳥孔雀、山雞等五十餘族，五百六十餘萬口。被欺誑而遭池魚之殃者，有愚鷦麻木之烏鵲等一百三十餘族，三千八百餘萬口。無辜而遭波及者，有燕雀等小弱七十餘族，一千六百九十餘萬口。作戰成仁，及殉難死節者，有中平親王廣昌等二十餘族，一百五十餘萬口。功成身退，高蹈而去者，有義勇將軍鴉鵠等二族，一十萬口。其餘流離失所，不能生活之老弱孤寡，一望皆是，不計其數！

慈烏喟然嘆曰：兵凶戰危，一至此極！此後當特別注意於解決根本。釜底抽薪，必不使再有戰爭之事實發現，以永保我之子孫，及天下人人之子孫。目前先行治標救急辦法，推分巡御使鸚鵡、鵝鵠、會同郵傳使者鴉鵠，攜帶大批糧食醫藥，遍歷災區，予以急救。推工程大使喜鵲，率其全族子弟，及啄木鳥等數百萬衆，爲生者造修巢宇，死者掩埋尸骸。推大學校體育教師鸕鷀，會同防守吏助，接管義勇將軍鴉鵠所遺義勇國軍二百三十餘萬，挑選十分之一爲常備軍，其餘十分之九，復員歸農，編爲

墾殖部隊，努力生產。其所收穫之糧食，仍由國家統籌支配，分養老弱。推交際明星十姊妹等，指導清潔運動，實行全國大掃除。全體民衆，無論男女老幼，一律各打防疫針，預防疫病。精研醫藥，擴大衛生院、醫院組織。

又推候補御史鶴哥，學習御史小秦吉了等，詳造各種存亡名冊，分類整理。（一）成仁死節者，國葬流芳，編史列傳，遺族人優待所優待。（二）叛亂奸盜者，京觀遺臭，勒石垂戒，遺族入感化院感化，習藝所習藝。（三）遇難遭殃者，入土為安，遺族分老、幼、青、年三組，分別設養老、慈幼、教練等場所收容之。（四）殘病及殘廢者，先入衛生院治療，再教簡單工業，俾維生活。（五）曾為匪盜之游離僑軍，人數既衆，朽木難雕，誅之則不可勝誅，留之則賊害人類，全數流逐至向無人迹之邊疆荒野屯墾，由國家派兵設官，嚴加管制，並得引用懲治匪盜條例辦理之。（六）趁火打劫，混水摸魚之貪污士劣，約分甲乙兩類：甲類罪大惡極，明正典刑；乙類統編「逐臭隊」，隨同曾為匪盜之游離僑軍，至屯墾所在之處，為工為商，自謀生計，亦得適用懲治匪盜條例辦理之。（七）協助抗戰之烈士，不投敵偽之義民，疾風勁草，人格高尚，聽候考試錄用。（八）前線殺敵，後方安民等文武官吏士兵，列入

功勞簿者，優予升賞，儘先錄用。（九）及身作惡，列入罪犯名冊者，已獲之屬，送特別法庭，暫行羈押，聽候審判。未獲之屬，限一個月內，自首來歸，免予深究，過期嚴懲不貸。

分巡御史鶴鵠、鳩鵝等，親歷災區，目睹慘狀，名都大邑，僅餘焦土頽垣；沃壤平原，剩有荒烟蔓草。物猶如此，人何以堪。繕完墾殖，休養生息，決非短時間所能恢復原狀。誰實爲之？孰使致之？痛定思痛，不覺深恨叛亂奸盜之屬之罪不容誅也。遂各搜集叛亂奸盜之種種罪惡，連民衆告發，計共十萬八千餘案，請分別嚴懲，以肅紀綱，而儆後效。

慈鳥、祝鵠等審查各案，均屬實情。且有一案而牽涉三四案者，治絲益棼，頗覺繁重，乃爲決定處置如下：（一）亂鳥九頭九尾等，作惡多端，族亡種滅，已受因果律之淘汰，毋庸追究。（二）叛鳥寒號蟲、鶴鵠、孔雀、山雞，暨盜鳥虎鷹、海東青、山鵟等，除已族誅，及當場格斃者外，其餘少數漏網之屬，如一月之後，不自首來歸，再通緝嚴懲。（三）奸鳥梟鵠等，爲虎作倀，罪大惡極，本身處極刑，全家連坐，逆產充公。（四）組織假機構之奴性劣鳥，分甲乙丙丁四等處分。（甲）作威作福，助賊行兇者，爲標準鳥奸，與梟鵠同罪。（乙）始雖作惡，旋即改悔，與國家通消息，或得當反正，自拔來歸者，爲準

烏奸，分別功罪，從輕處分。（丙）不及走避，或不能走避，不得已而忍辱偷生，敷衍應變，身雖陷賊，心不忘國，亦不作惡者，爲苦烏奸，網開一面，告訴乃論。（丁）抱大無畏精神，犧牲一己，入地獄而救衆生，爲地方謀福利，爲國家保元氣，有事實功績之可證明者，爲義俠烏奸，論事則應予獎勵，正名則在所不赦，「旌與誅，莫得而並焉。」應不聞不問。仍將四種烏奸之姓名事略，登報公佈，輿論制裁，限一月之內，聽國人表示意見，取決多數，國人皆曰可殺者，殺之，國人皆曰可原者，原之，國人皆曰可用者，用之一切以國人之意志爲意志。

陷區民衆，略分「忠」「奸」「普通」三類，協助國家，有利抗戰者，謂之忠民，酌予獎勵，聽候考試錄用。參加敵偽工作者，謂之奸民，列入烏奸類，併案辦理。其餘一般普通之屬，情形至爲複雜，有老弱貧困而不能走避者，有累重產多而不能放棄者，有已走避鄉間，而不堪兵匪與捐派之苛擾，爲羣驅逼逼上梁山者，有雖欲遠走，何處桃源，或由甲縣逃至乙縣，而乙縣仍被淪陷者，凡此種種，羣集獸蹄蹂躪之下，掙扎偷生，苟延殘喘，水深火熱，殊屬可憐，着准豁免糧賦三年，藉示體恤。

或有不諒，而斥普通一般爲奸民順民者，亦思一般難胞，離開職業，失去田產，生活前途，茫茫無

着。隨身攜帶之金錢，無論如何充裕，當此高漲之物價，維持必不能久長，何況交通不便，人心險惡，挑夫車子之乘機敲擗，散兵土匪之沿途劫財，處處有困難阻礙之因素，欲走不能。國家於事前既難指定某一區域，為絕對安全，予以保障。於臨時又不派遣員兵，協助疏散，予以救濟。哀此小民，失所憑仰，徵捐納稅之為何？應即佈告撫慰，自責以謝天下，一面加緊努力，在最短期間，與民更始，建設一個富強康樂的新興國家。

公治先生曰：嚴寒風雪之後，繼以和風暖日，則盎然生意，萬象回春，此大道也。擴側隱辭讓、羞惡、是非之四端，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此人道也。烏國本此兩大原則，以求建設，其能有成功也必矣！

## 第七章 大同時期

【改君主爲委員制推慈烏爲臨時首席以管教養衛四大綱領與民更始提高民德增進民智解決民生實行民治】上章整理亂後秩序略有端倪本章進入建設階段規訂綱要與民更始其時爲某某年之春月光風乍轉草木欣榮亦若烏國之將重新建設而入太平康樂之境焉

原任親部大臣慈烏振作精神鼓勵朝氣於晨光曦微中至朝陽正殿大會百官義部大臣祝鳩序部大臣鶴鵠副大臣鴻雁別部大臣雎鳩副大臣鷺鷥鴻鵠信部大臣黃鸝分巡御史鶲鶴鵠鵠天文博士鶴候補御史鶲哥學習御史小秦吉了翻譯司百舌防守司駢侍御史鶲鳩公園主任護花鳥交際明星十姊妹工程大使喜鵲郵傳使者鶲鵠德育教授戲智育教授音聲子體育教授鶲鶴等全體到齊振鈴入席。

慈烏詰決定政體調整機構人事略謂君主制度之不合現代潮流已人人知之人人言之民主制度之優點究竟若何雖難逆睹然人世各國行之已久頗覺進步烏國循序故進暫採少數人執政

之委員制，以爲過涉。請以「管」「教」「養」「衛」四大原則，訓練民衆，建設新邦，一俟民衆有相當程度，足以自治，即可還政於民，實行民主，諸君以爲何如？

祝鳩起立附議，全體一致贊成。遂於即席推定慈烏、祝鳩、鵠鵠、鴻雁、雎鳩、鶯鶯、鶯鶯、鶯鶯、護花鳥、十姊妹、喜鵲、鵠鵠、鶯鶯、十七位爲執行委員，互推慈烏爲首席，組織中央執行委員會。鵠鵠、鵠鵠、小秦吉了、鴨鴨、音聲子、百舌、七位爲監察委員，互推鸚鵡爲主席，組織中央監察委員會。

#### 第一次執監聯席會議，決定管教養衛四大原則之進行方式。

第一管：各級行政機構，及鄉鎮保甲等自治屬之。國家最高領袖爲國長，由中央執行委員會首席委員擔任之。最高權力機關爲中央政府，由全體執監委員組織之。辦理全國行政事宜者爲行政院，置管教養衛四部，各設部長一位，由中央執行委員會互推執委四位擔任之，直接中央政府，不設院長。全國陸地面積五千一百六十六萬方里，普設省縣，每十萬方里爲省，設省長，省政府置管教養衛四廳，省長由國長選任，廳長由省長保薦，國長核任。每一千方里爲縣，設縣長，縣政府置管教養衛四科，縣長由省長選任，呈中央核備，科長由縣長保薦，省長核委。

中央省縣三級，爲直屬之行政系統，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布之則爲百骸，合之則成一體。事之關於全國者，由中央主之；關於一省者，由一省主之；關於一縣者，由一縣主之。不偏於中央集權，亦不偏於地方分權。事之關於專門者，於必要時得設臨時專門委員會，隸屬於各該級政府之下。中央與省縣之間，不得濫設其他非必要之駢枝機構，以養冗員而多靡費。中央政府注重於設計考核，居於發號指示及督導地位；省政府注重執行考核，居於示範策勵及督導地位；縣則注重執行，埋頭實幹。各級政府，照此原則，劃分權責，各守本位，向前邁進。

中央與省縣及縣以下之鄉鎮，各設議會。其名額：鄉鎮議員，每保一席；縣議員，每鄉鎮一席；省議員，每縣一席。中央議員，每省一席。並各設候補者若干席，遇缺遞補，以任滿原任期爲止。

亞洲地面一千七百四十萬方里，設一百七十四省，一萬七千四百縣。歐洲地面三百八十四萬方里，設三十八省，三千八百四十縣。澳洲地面三百四十八萬方里，設三十五省，三千四百八十縣。非洲洲地面一千一百六十四萬方里，設一百一十六省，一萬一千六百四十縣。美洲地面一千五百三十萬方里，設一百五十三省，一萬五千三百縣。省縣長督運，暫就原任東平、西平、南平、北平、中平、五大藩

屬職員之著有成績，及協助抗戰之烈士，不投敵僞之義民，中考取署理。現任中央執監委員，及鄉鎮長資選，亦係署理性質，統俟各級議會成立後，再正式選任。省縣之區劃，亦非硬性，仍視丁口地勢酌量伸縮之。

縣以下爲鄉鎮保甲，即民主自治之基本機構，其推行自下而上。一家爲戶，有戶長，即本戶之負責者也；十戶爲甲，設甲長；十甲爲保，設保長；二十或三十保爲鄉鎮，設鄉鎮長。其資選：甲長由戶長公推，報保核委。保長由甲長公推，報鄉鎮核委。鄉鎮長由保長公推，報縣核委。鄉鎮公所亦置管教養衛四股，各設股員，由鄉鎮長聘任，報縣核備。辦理清查戶口，登記人事，及縣府發交，民衆聲請各事項。

鄉鎮長地位，係民選官委，介在國家與人民中間，取得連繫。一方面代表民意，代達民情，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以求國家之採納；一方面又代表政府，推行治權，凡人民對國家納稅服役等應盡義務，剴切勸導，以赴事功。

每年春季，各鄉鎮應公選本鄉鎮公民之有孝弟德行事實者一人或二人，謂之選士，保送縣府，縣試及格，謂之錄士，轉送省府，省試及格，謂之貢士，再送國府，國試及格，謂之國士。國士者，濟國之士。

也可以大用。

國士得互推爲國會議員，貢士得互推爲省參議員，錄士得互推爲縣參議員，選士得互推爲鄉鎮議員。

鄉鎮長任滿，由鄉鎮議員票選本鄉鎮選士二人，呈縣擇委。縣長任滿，由縣參議員票選本縣錄士二人，呈省擇委。省長任滿，由省參議員票選本省貢士二人，呈國擇任。中央執監委員會委員任滿，由國會議員票選國士如干人擔任之，即由各該當選之執監委員互推首席主席，其首席即當然之國長，不再另選。

鄉鎮保甲長，選本鄉鎮民衆之有不規行爲者，須切實勸諭之，如一再不悛，得於每年秋季，或隨時由鄉鎮長名義拘送縣府，謂之劣民。縣府教諭，改則釋之。經三月後不改，解省，謂之妄民。省府總辦，改則釋之。經半年後不改，解國，謂之頑民。國府拘責，改則釋之。經一年後不改，移送咸化院，謂之惠民。咸化一年，改則釋之，不改則編入勞役隊，罰充勞役終身，褫奪公權，不得參加選舉及服充兵役。實行「選試」「拘解」兩大辦法，則國得賢才，野無莠民，貪官污吏之源清匪盜小人之根拔，

國家之治亂，風俗之淳澆係焉。各該管之鄉鎮保甲長，有孝弟德行之選士，而不爲保舉，有怙惡不悛之劣民，而不爲拘解者，應受最嚴厲之處分，不可忽視。

中國孫中山先生，採歐美精華，參個人卓識，定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種政權，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五種治權。烏國推行民主，可取法之，而略爲變通，寓罷免於選舉權中，當可不着痕迹。烏國當選之議員官吏，以最初之半年爲試用期間，期滿複選，合則留，不合則去。經過一年，再行複選，亦復如是。以後每屆一年，即經一度複選，連選連任，不加限制。夫如是，則奸官得久於其位，不合者亦不受罷免之名。

國家之法令，係應時的假定。社會既不斷進化，學理亦時有變遷。例如歐洲十七世紀之政治學，注重國家主權；十八世紀之政治學，注重個人自由；而最近之政治學，則注重國家與社會之組織。再過幾時，不知又將如何？然則所謂國家法令者，不過某一時期，某國對某種環境暫時假定之界說而已！烏國創制法令，亦以最初之半年爲試用期間，期滿複決，合則留，不合則改。經過一年，再行複決，亦復如是。以後每過一年，即經一度複決，因時制宜，修改增刪，自然有利無弊矣！

監察制度，補行政權之不足，考試制度，得實用之真才，二者皆不可偏廢，而尤以考試之關係為最重要。鄉鎮選士，重在德行，考試論才，重在學識，二者相輔，斯可以得品學兼優之士，為國家任用，政在人人，人存政舉，國家前途，庶有蕩乎！

立法權，歐美各國，有屬之於議會者，然立法需專門學識，非全體議員所能勝任，烏國應採用獨立制度，另組立法院，與司法行政二院對立，歸中央執行委員會計劃辦理。監察考試二權，亦設二院歸中央監察委員會計劃辦理。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歸各級議會各就本位分別負責。

「祇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此世界之所以亂也。「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幾頑法的尊嚴。

烏國司法獨立，注重三大綱領：（一）刑事部份，執行自由刑之監獄，應採教化主義。一方面拘束罪人之身體自由，使與社會及家庭隔絕，在嚴肅清靜之環境中，得以反省內疚。一方面隨時教誨易收自新之效，或授以相當手工業，俾出獄後可自謀生計。重犯和輕犯，及未判決之嫌疑犯，不得混在一起，否則做小癟者之與大盜同囚一室，近朱者赤，反而變成犯罪養成所。衛生清潔，以及看守們等之不法黑暗，尤須嚴加注意。（二）民事部份，審判執行，應力求簡化迅速。民事訴訟之目的，為解決

權義糾紛，經過三審，動輒數年。若判決之後，再不迅速執行，甚或延緩至無從執行，無須執行之地步，人民權益不得依法保障，豈不失去訴訟之意義？（三）檢察部份：檢察官偵查犯罪，得隨時調度軍警，調閱各機關公文書，或指定相當任何人到庭作證，除證人到庭，由法院發給規定之日費旅費外，軍警及各機關長官，應尊重司法，誠意協助。

人民對於議會之行使四權，有不滿意時，得以多數選民之名義，提請糾正。於必要時，並得召開國民大會，行使直接民權，解散議會。政府與議會發生齟齬，亦以國民大會為最高解決機構。

其餘各級議員，與官吏之職權界限，薪給任期，以及其他一切問題之法令章則，暫由中央政府聘請洞明國際大勢，富有政治經驗，蓄道德而能文章者如干人，為立法委員，組立法院，詳細規訂，提交執監聯席會議通過，由中央政府公佈施行。俟國會成立，再復決追認。有特殊情形之各省各縣，另訂單行法者，即由各該省縣自行擬訂，呈報國府核准施行。

管之方式，大致如是。其進行之先後緩急，手續步驟，由主管之管部負責，便宜行事可耳。

第二款：分家庭、學校、社會三大類。家庭教育，注重道德；學校教育，注重學術；社會教育，注重人情

世務。其大要則爲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揚國家生氣，延續世界生命，合時世之潮流，作社會之先導，改善環境，切合實際，廢除已失時效之古人糟粕，不學不合人地之外國時髦，提倡真善美及愛的樂的新的教育。

家庭教育：貴有有智識之母親，又輔之以賢父賢兄，則能造成優良之小孩。孔子之家人不知怒，曾子之家人不知罵，聖賢人之家教，誠高人一等！他如司馬溫公幼時，誑言能自脫胡桃衣，爲其父所告誡。華盛頓幼時，戲以斧斫櫻桃樹，直認不諱，爲其父所嘉獎。故皆能有成功！

小兒富模倣性，又喜合羣，對於所處環境，及接近之小朋友，皆受極大影響。英國之俗語云：「少年如白紙，任何情態，都足以感動之。」中國之俗語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故孟母之三遷教子，卜居卜鄰，卒能使孟子成爲聖人。

家庭教育，爲教育之初階，小兒一生之好壞，皆導源於此。譬諸建築，必先穩固地基，然後可造廣廈高樓，或十數層之洋房，而無傾斜倒塌之虞。彼知貽子孫以金錢，而不知教之以義方者，何以異於空中樓閣哉！

亦有欲教而不得教之之法者：如不察小兒個性，一味嚴峻，束縛之，鞭策之，若驅牛馬然，急則敗矣！或一味溺愛，姑息之，驕縱之，若養花貓與洋犬然，大則頑矣！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願天下之爲父兄者，各教其子弟以長幼尊卑之禮，應對進退之儀，灑掃勤惰之節，以奠定其初基。

學校教育爲教育之中心，分大小三級，小學重在管理，如動靜勞逸之調整，親愛團結之奉導，門庭危險之監護屬之。小兒喜嬉游，則導之以練習各種運動；小兒喜戰鬥，則導之以作各式之體操或競賽；小兒喜塗抹，則導之以作圖畫或寫字。諸如此類，時時以小兒之快樂爲目的，不必有一定機械式呆版式之課程。教師之言行，無論好壞，對小兒均能發生強有力之誘導。故爲小學教師者，尤貴以身作則，隨時檢點，諸爾曾脫曰：「學生未來之禍福，在教師掌中。」中國古諺云：「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國家對小學教師之人品，須特別注意，待遇須特別優厚。

中學重在實用，普通應有之常識經驗，皆在此一時期盡量養成。自單純進複雜，從經驗發理論，始於具體，終於抽象。愛惜光陰，不使等閒虛擲。利用學生之好奇心，促進學業。福愛多利之言曰：「教

師之第一任務，在於所研究之間題上，喚起普通之好奇心，若在問題特別之處，更宜喚起特別之好奇心。」蓋好奇心為注意力之母，而注意力又為記憶力之母也。學生之年齡，家庭之資力，各有限度，不能勉強。中學畢業之後，再能升入大學者，僅居少數，中學當局，必須注意各學生畢業之後，有否自謀生計之本能，而預為準備，方不貽誤青年。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道德、學識、技能，均達相當高度。每一學科，包括精粗表裏，貫串中外古今，任學習者在充分自由之生活環境內，依照自己之個性，選擇目標，或農、或工、或商、或法、或文、或政治；一一皆與社會之發展相配合，方不愧為最高之學府。研究自然，考察實物，即古人之格物致知，在有所發明，有所創造，不能專讀死書，人云亦云。民主主義之教育原則：反對教育上之強迫注入，而主張培養其自動本能；反對生活上之奴役之形式，而主張培養其自動本能；反對教育上之強迫注入，而主張誘導啓發；反對思想上之束縛控制，而主張批評自由。大學生之年齡，與年輕之教師相差無幾，尤當互為師友，互相切磋。每一課程，以討論之方式行之；每一疑問，以集團之辯論決之。蓋學問之目的，在辨別是非真偽，而辨别是非真偽之工夫，在個人為思想，在團體為討論。一個民主主義之大學，必須充滿討論空氣，方使學術思想有

### 向高度奔放功能！

中國某某省，某某人在某某地方，曾創立新政，辦有「公僕學校」，使全體公務人員，不因工作而放棄書本，要在書本中求知識，在工作中得經驗，以高級職員充教師，上辦公廳時，則為上司與下屬；入學校中，則為教師和學生。親愛團結，免去上下隔膜之弊病，使全體公務人員，明瞭自己不是在做官，也不是吃差使飯，更不是想以做官為發財的捷徑，而是在為大眾服務，為老百姓謀福利。老百姓是主人，公務員是公僕。

社會教育，使報紙雜刊，如豆腐小菜，普遍到全國之每一角落，佐家常便飯。其內容須包羅萬象，應有盡有，文字通俗，印刷美觀，遍通各地消息，明瞭國際大勢，有糾正時弊之論評，有促進文化之學說，有反映時事之照片漫畫，有敘述民間疾苦之生活報告，有普遍各種之常識法令習慣風俗……等，而大要則以大眾之立場為立場，大眾之要求為要求，質言之報紙雜刊者，大眾之耳目喉舌也，言論出版，絕對自由。

小說戲劇，亦社教之要品。小說之力，足以左右社會，轉移性情，聖經賢傳，開卷神爽，稗官野史，終

身不忘，所謂莊言不如譖論之易入者也。古人著書，以宏博古奧者爲通，舉世非之不顧也。得一知已，可以無憾，高則高矣，而收效甚寡，不及白話體裁，或淺近文言，得雅俗共賞，普遍流行之爲通品耳。夫談譖滑稽，婉而多風，使人於不知不覺之中，引入正軌。此太史公之所以作《滑稽列傳》，而漢書藝文志之所以增小說一家爲九流之十也。但宗旨必須純正，文筆亦宜雅潔，若專迎合一部份不正當之閱者心理，以賺錢爲目的，作淫詞邪說，迷信黑幕等作品，則造孽深矣！顧亭林曰：「文無關於天下大計者不作。」蓋文章乃載道之器，小說亦立言之林，不可不鄭重其事。寫小說有公例：對善事正事，必竭力描摹，惟妙惟肖，寓提倡獎勵之意，使人人仿效。對惡事壞事，則略舉大概，切忌形容，恐閱者之不以爲戒，反以爲師。此卽聖賢隱惡揚善之至意，不可不知。中國出版法規定：「出版品不得爲妨害善良風俗之紀載，」凡十三項：（一）描寫淫穢及不貞操之形態者。（二）描寫對異性施行引誘或強暴手段以達奸淫目的之情形者。（三）描寫或暗示亂倫之情景者。（四）描寫嫖妓賭博或吸鸦片烟等毒物之情景者。（五）描寫墮胎之行爲者。（六）描寫偷竊搶劫之行爲而有海盜之意識者。（七）描寫貪污行爲而結論無道德教訓之意識者。（八）描寫兒童犯罪情形而無教育意識者。

者。（九）描寫重犯及屢犯行為者。（十）描寫虐待人類及動物或其他殘忍行為而無教訓或反省意義者。（十一）描寫械鬥行為或極殘惡之決鬥而總論不予以教訓者。（十二）描寫自殺行為而無道德之積極意義者。（十三）描寫怪異之傳說有提倡迷信邪說之企圖者。凡此各項，率爾操觚者，固不可不慎重注意。以此原則，對於已出版之古今小說部，亦須嚴格審查，分別留汰。例如水滸紅樓，舊小說之卓者，水滸之真意誅貪暴，紅樓之真意戒邪淫，而篇幅太長，形容太過，亂一而勸百，將真意晦沒，反爲誨盜誨淫之書矣！求能照風月寶鑑之反面，識紅粉之爲骷體者，能有幾人？曹雪芹奇才不遇，坎壈終身，施耐庵畢生精神，博得其子孫之三代瞽目。此則冥冥之中，若有報應者也。世界名人柏拉圖易卜生沙士比亞蕭伯納高爾基托爾斯泰王爾德莫泊桑魯迅等作品，深刻幽默，耐人尋味，然譬之醫生，僅說病情而少開方藥，則粗心之人，往往失之交臂，亦有美中不足之嫌耳。戲劇以忠孝節義奸盜詐偽八字爲骨，各有教訓，普勸不識字之文盲，藉補教育之所未及。立意本佳，收效亦廣，如將舊劇中涉及迷信，以鬼神作過渡，或詞句情節之太不雅馴者，略加修正，即成絕好之大眾娛樂。看戲之人，必須自始至終，看完全劇，方能得到獎善懲惡之快感。近人看戲，乃就表演主角之特長，

摘點一段，取樂一時，對於全本之起結照應，皆所不問，豈不謬乎！主持社教者，除改良舊劇而外，應遠另編適應時代之白話新劇，提高戲劇本身之藝術價值，如一個活動鏡頭，映照天地間某一角落之醜惡美善，揭露着社會的黑暗和光明，針對人生，針對現實，坦率公平地作一個美的讚頌，或是醜的批評，進而啓示人類新生之前途，收到人類新生的福利。

選全國有學識經驗，練達世務人情之士，為社會教師，分佈於都市，流動於鄉村，隨時隨地，指正民衆之各種錯誤，解答民衆之各種疑問，調停民衆之各種糾紛，並得根據民情，提供意見，隨時以書面報告政府，以備採納。政府有新施行之章程法令，亦得隨時發交各該社會教師，廣為宣傳，而利推進。

集全國各種專門學者工程師技術家，組織中央研究院，研究各種專門學術。稽考於古人之所已知，推求乎今人之所不逮，翻陳出新，由體發用，開世人無限靈機，闡天地無窮奧理，以改進我國家之文明，以增益我民衆之福利。

各種宗教社團學會、自由信仰、自由研集，絕對不加干涉。惟組織政黨，須鄭重考慮，並世各國，因

政黨而引起糾紛者，所在多有。故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羣而不黨。」不愧先見之明！蓋和則無我，不同則不失真我，羣為大我，黨為小我。人之處世，應有樂羣之大我，不應有分黨之小我。於權利衝突時，則當無我。於是非辨別時，應有真我。或謂人類以競爭而得進步，組織政黨，各以有益人類之主義學說，相互號召，相互監督，正所以求進步也。此言亦似有理，但組黨者，必須具備光明磊落，大公無私，不存門戶之見，養成切磋之風之必要條件，並須有如邱吉爾與杜威之雅量斯可耳。

其餘有關教育之圖書館，博物館，教育館，成人補習班，補習夜校，各種工藝介紹所，各種職業專修所，國語統一運動，文盲掃除運動，化裝表演，電影歌詠隊，音樂隊，各種正當娛樂，體育會……等等，統由負責之教育部酌量需要，計劃辦理。

第三餐：包括衣食住行，即一般之生活問題也。要有正當之職業，要有平等之待遇，要有安全之保障。農工商學，各盡其力，各謀其生，利用科學，利用自然、風力、水力、火力、電力及機械力，以助人工之不足，亦無人工之過剩，調劑供求，恰到好處，此正當之職業也。男女平權，民族共和，解放廚房內之女子，殖民地保護國委任統治區域之民族，恢復自由，受平等教育，盡平等義務，享平等權利，此平等之

待遇也。掃除法西斯之專制獨裁，帝國主義之壓迫侵略，資本家之爲富不仁，封建遺毒品僞禮教之束縛自由，此安全之保障也。

以人類爲花瓶玩具，一方面以主人翁的地位，使另一方面者降低人格，失去自由，乃人世間極不平等之舊封建惡習也。以人類爲奴隸牛馬，利用之，蹂躪之，殺戮之，不稍顧惜，乃極不道德之殘酷行爲也。人事之所以不能調整，生活之所以不能安全，世界之所以不能平治，皆職是故耳！

解放弱小民族：有識之士，已在高喊口號，一般文化學者，亦作種種之宣傳呼籲。梵蒂岡天主教皇庇護十二世，於一九三九年提出世界和平的基本條件：「（一）世界各國，不分大小強弱，均應保有生存與獨立之權利。無論何國，不可因本身有生存意願，而將他國處死。（二）欲使國際秩序的安定持久，則軍備競爭所構成之重大負擔，與夫以物質力量，破壞公理之危機，必須予以解除。（三）關於國際組織之改組，參與各國，均應了然於已往缺點，並根據所獲經驗，以改革之。設立司法機關，以保障各項和平條約，俾克忠實履行。（四）以歐洲論，倘欲樹立較佳之組織，則各國對民族，暨對少數民族之正當要求與需要，務必予以顧及。此種要求，縱與現行條約相悖，亦當予以考慮！」

遇必要時，得修正現行條約。（五）各民族與其領袖間，倘不能根據責任心，以及合乎天理之簡單而不可動搖之原則，隨時顧及人類之地位，則任何良好的解決方案，決不能謂為盡善盡美。」美國威爾基氏之「天下一家」，對於中東人民之極端原始生活，猶太人之無家可歸，阿拉伯人及其餘各弱小民族之沒有衛生，沒有教育，均抱愛護熱情，希望帝國主義之人民忠告政府，希望帝國主義之政府改善作風。有「現在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個解放的戰爭，是一個人民的戰爭……天下一家，和平不可分割，戰後永久和平的保障，在於各民族的獲得自由與平等」等語。中國蔣介石主席所著中國之命運一書云：「我們反對武主義與反侵略主義之同盟諸國，必於此次大戰結束之時，共同努力，以祛除戰爭的原因，戰爭的原因不能祛除，則第二次大戰之後，必有第三次大戰接踵而來。正如第二次大戰之繼續第一次大戰，毫無異致。戰爭原因是什麼？凡是民族之間，國家之間，帶有侵略性的政治、經濟、軍事的意嚮與行為，及由此種意嚮與行為所構成的關係和制度，都是戰爭的原因。率直言之，戰爭的原因，即是帝國主義，所以我要為第二次大戰的結束，必須同時為帝國主義的結束，世界永久和平，才有堅實的保證！」美國總統羅斯福氏，則主張言論，宗教，免於置之，免於恐

懼之四大自由。國務卿斯退丁紐斯復補充而說明之曰：「免於恐懼之自由包括不受迫害，以及一切威脅歧視，且可以保障彼等之平等權利，以享受其根本權利與自由。免於匱乏之自由，包括工作之權利，社會安全之權利，以及獲得上項機會之權利。美國政府將以積極不懈之努力，為其本國人民，以及經由國際組織為全世界之人民，促進對於此種權利與自由之尊重。」一九四七年，美國總統羅斯福氏，又會同英國首相邱吉爾，公佈英美兩國議定的八項原則（即被稱為大西洋憲章而具有劃時代之重要性的羅邱宣言）：（一）兩國不求領域或其他之擴充。（二）凡未經有關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之領土改變，兩國不願其實現。（三）尊重各民族自由，決定其所賴以生存之政府形式之權利，有橫遭剝奪者，兩國俱願使其恢復原有主權與自主政府。（四）力使世界各國，無論大小，無論勝敗，對於貿易及原料之取得，俱享有平等待遇。兩國對各國的現有組織，亦當尊重。（五）希望組成世界各國在經濟方面之全面合作，以提高勞力標準，經濟進步，與社會安全。（六）待納粹之專制宣告最終之毀滅後，希望可以重建民主政府，使各國俱能在其疆土之內安居樂業，並使全世界所有人類，悉有自由生活，無所恐懼，亦不虞缺乏之保證。（七）所有各

民族，皆可在公海自由來往，不受阻礙。（八）兩國相信，全球各國，無論爲實際原因，或精神上之原因，必須使用武力。蓋國際間倘仍有國家繼續使用陸海空軍軍隊，致在邊境以外實施侵略威脅，或有此可能，則和平勢難保持。兩國相信，在廣泛永久普遍安全制度未建立之前，此等國家軍備之解除，實屬必要。同時兩國當試行一切切實之措置，以減少愛好和平各民族因軍隊關係所忍受之重大負擔。」大西洋憲章一發表，即引起世界各國之熱烈反響，廣泛地展開對戰後世界安全制之研究。歸納研究者之結論：一致公認英美兩國之八項原則，致力於反侵略及侵略原因之消除；然欲求真正之和平，則戰後的世界，必須建立在民族平等之基礎上；必須建立在人類普遍生活幸福的基礎上。關於前者：戰後將無「屬地」、「殖民地」、「統治地」等名稱與實際。關於後者：戰後全世界各國將通力合作，以求人類生存必需物質的充足無缺，精神文明的提高發展，和各項生活享受的普及滿足。一九四五年，全世界五十個國家，在舊金山開聯合國國際安全機構會議，製定世界憲章，保障永久和平，其憲章的序言云：「吾等聯合國之人民，決心拯救吾人之後代，免致再受戰爭之災禍。此種戰禍，在吾人之生活中，已兩度給與人類以無窮之悲痛。吾人決心重申對於基本人權人類

尊嚴及價值，與大小國權利平等之信念。吾人決心建立環境，在此環境之下，俾使正義及基於條約與其他國際法而來之責任之尊重，均得保持。吾人決心促進社會之進步，並提高生活水準，使得享受更大之自由。為達到此等目的，吾人必須實行容忍，彼此和平共處，一如良好的鄰居。吾人必須團結力量，以維持國際之和平與安全。吾人必須接受原則，創立制度，必應保證除為維護公共之利益外，絕不使用武力。吾人必須運用國際機構，以促進一切民族經濟與社會之進步。吾人聚集於舊金山之代表，對此憲章僉表同意。」美國總統杜魯門氏，在該大會閉幕時，作最後一次之演說，略云：「……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戰爭的種子，都是由於經濟上的競爭，和社會上的不平而種下了深深的禍根。憲章規定了經濟與社會的合作，足見憲章已經認識了這種事實。……我們如不能不分種族，語言，或信仰，為各地男女達成那些目標，我們就不能得到永久的和平與安全。有此憲章後，世界可以開始期望一切優秀人民有一天能以自由人民的身份，過着安適的生活。……」觀上諸說可知民主主義平等博愛之潮流，已瀰漫世界，各民族間之真正和平，真正自由，必有達到目的之一日。各大強國，應注重於「禮讓仁義」四字，切勿再談權利。各弱小被壓迫民族，則不再妄自菲薄，自甘

墮落，不注意自己切身問題。譬如一個未成年人，一旦離開監護，究竟能否自立，此則應請各弱小者之自己檢討，自己準備耳。

解放女子，授男子之同樣教育，則知識才能，得以發展，擔任職業，必不亞於男子。其性情沉靜，作事精細，或且較男子為優。此次第二次世界大戰，各交戰國之男子，多數出征，後方生產製造運輸商業教育等事，交女子任之，皆勝任愉快。英國女子陸軍輔助隊數萬人，開往前線，協助陸軍，處理一百多項戰時工作，尤著勞績。或慮女子擔任職業，則家庭之組織恐失健全，例如燒飯育兒各事，將交何人任之？此則不難解決。近世文明國家，已有公共食堂，及托兒所之設備。公共食堂，以各種食物，供人就食，或派人專送。各個家庭，均可不設廚灶，簡單清潔，而又省費。就空問言：則各個家庭之灶間，另可住人，大覺寬廣。就時間言：則各個家庭之女子，另可工作，大有收成。托兒所，集清潔慈愛之乳母，及有育兒常識之保姆若干人，代養各個家庭之嬰兒小孩，其成績必較各該母親之自養者為優。蓋母親之愛其子女，往往太過，或食之過飽，或衣之太暖，則有疾病與孱弱之流弊。今托兒所之養人也，無親疏愛憎，一視同仁，時其飢飽寒燠，自然健康發育矣。嘗聞某富家之某一慈母，生八子，皆不育，其養子

之法，特別珍愛，凡小兒喜食之物，輒盡量與之。雖盛暑之夜，必使其子蓋薄被而眠，致常有中暑發痧之疾，面黃肌瘦。遇天氣稍涼，則於被上加衣，如嚴冬然。小兒於睡夢中覺太暖，將手足一顙，被掀身赤，因而受寒，母亦酣睡而未覺知。次日兒患傷風，母乃嘆曰：「夜眠欠暖之過也！」乃於夜間，加倍蓋之，並將自己之手按於被上，不使顛墮，俄而少倦，入睡，小兒又顛去之，而傷風加劇，如此數夜，駢至不可救而死亡。其所生之八子，皆如此斷送。即此一母，以例其餘，則嬰兒小孩之遭冤枉而死者，不知凡幾。豈非大傷人道之事乎？故托兒所之設立，為事實上所需要。嚴格之人，因此而主張嚴格，有謂：「凡無育兒常識之女子，不應生子。無能力負擔家庭經濟之男子，不應娶妻。無學識技能自立於社會之人，類不應為人」者。初聞此語，似覺過苛，然係勉勵民衆應當各謀自立之意，所謂各守本人崗位耳。若在國家的立場，仍以扶植為原則，解放女子及被壓迫民族，使能自由生活，再將薪工階級之苦力，勞工，學校教師，店員，小公務員，警察兵等，提高待遇，又將解寡孤獨疾病殘廢之屬，統籌救濟。老者安之，少者憇之，疾病殘廢者醫之養之，使天下無一個窮而無告之乞人，斯整個之問題解決矣！斯永久之和平奠定矣！

第四衛：分衛國衛民兩項。衛民注重體育及醫藥。健康為人生第一幸福，平時之衛生運動，病時之醫藥治療，全國應有相當研習，保持健康。

衛國注重在兵。世界各國，對於兵之制度，約分兩類。（一）征兵制，即軍國民教育，不分兵民，有事則全民皆兵，無事則全兵皆民。以全民整個之力量，保衛國家，國家之勢力，必然強盛。然其流弊所至，則有如某某國之逞其野心，侵略弱小，耀武不已，天下惡之，結果則自促其消滅。（二）募兵制度，即獨立之軍事教育，民兵異業。兵之來源，出於招募，凡有正當職業之人民，各安其業，不聞不問。於是游手無賴之徒，羣起應之，造成好男不當兵之風氣，而國勢弱矣。

烏國廢除內戰，不必有兵，僅須少數警察，維持秩序而已。然為保障天地間之正義人道起見，不得不有相當實力以為後盾，應即採行擴大征兵制度，精練大智大仁大勇之模範新兵若干萬，扶危濟困，武裝和平。凡全世界民族，有被不平等之壓迫，或野蠻之侵略者，以大無畏之精神，予以救援，除暴安良，解決澈底，使天下之人，恃之若長城，安之如泰山，親愛如家人父子，並定當兵為最光榮，最義，恢，最偉大之任務，提高人格，提高待遇。

全國不分男女，全體皆兵，凡年滿十八歲者，征集於各該鄉鎮公所，由縣府派員，作小組訓練。經三月後，集中城區，作集團訓練。半年調省，作戰鬥訓練。一年結業，退回家中，各安生業，仍須朝操夜講，以免荒弛。抽集年滿二十五歲以上之已訓壯丁百分之一，為現役兵，分駐要衝，加緊練習。一年瓜代，退為後備，仍應隨時調遣。女子軍訓，與男子同，卒訓以後，為後備之後備，免服現役。遇國家有事，自告奮勇，志願從戎者，准予另編娘子軍，一獻身手，巾幘裹眉，並肩作戰。沒有林黛玉，只有花木蘭、浦雪數千年來女子積弱之恥。全國及歸男女，不分貴賤貧富知識苦力，一律平等，不得緩免，並以國長中央委員國會議員省長省參議員縣長縣參議員鄉鎮保甲長等之子女，首先應征，藉作倡導。

烏國軍隊，為正義人道而戰，不得為私人權利或黨派糾紛而戰。參加正義人道而戰者，為榮譽軍人，給榮譽獎狀，其資格等於選士。參加正義人道之戰而受傷或殘廢者，為義俠軍人，除由國家治療給養外，給義俠獎狀，其資格等於貢士。參加正義人道之戰而成仁者，為標準軍人，給標準軍人，國葬流芳，國史列傳，並優卹其家屬，其資格等於國士。

兵貴精不貴多，強於心不強於力，將有勇，不如有智，有智不如有學。訓練課程，應以三七支配術

課居三學課居七。「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關於軍用各種最新式武器，及海陸空軍隊之編制配備，均由主管之衛部計劃辦理。

管教養衛，大綱已定，當由全體執委互推祝鳴爲管部部長，戴爲教部部長，慈烏兼養部部長，賴鈞爲衛部部長，宣告散會。即由四部負責會訂五年計劃，進度表式，積極推進，限期完成，或提先實現。公治先生曰：把握現實，策劃將來，順時勢之潮流，開維新之局面，吾且拭目以觀其後焉！

「以格言代憲法，以科學奪天工建設心理，實現大同」國長慈烏，以實行民治，首重憲法，聘請全世界德高學博之士一千三百餘衆，成立臨時立法委員會，妥爲擬訂。經各委員公開討論，認爲法律不如道德，引孔子「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之言。尚德措刑，不用法律，除另訂建國大綱若干條外，精選古今中外名人之格言數百餘則，分立民、立國、立政、立法、立軍、立心、立身、立學、立家、立世、十大類，以代法律。提交中央執監聯席會議，亦以注重道德，超於法治之上，曾經三讀通過，印成專冊，由國府公佈施行。

同時中央研究院研究合於「正德、利用、厚生」三大原則之各種專門學術，發明新電子，改造

世界，巧奪天工。

關於天時者：有新電子電風扇，能開高空中縱橫數萬里之陰雲重霧，使久雨而變為晴霽。若遇大旱，則用新電子蒸氣機，蒸發海水，使濃雲密佈，立沛甘霖。又新電子電氣交流線，使空中與地下之自然電氣，得以交流，而無雷震風烈之災，亦無人物觸電危險。古之所謂「燒有九年水災，湯有七年旱患，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今皆可以避免矣！

關於地理者：有新電子重工程機，能改良崎嶇不平之道路，藏垢納污之藪澤，陷溺人心之苦海，涓涓不息之貪泉，使世界昇平，人心康樂。又新電子化學肥料，改變地質，使礁石為膏腴，頑石成黏土，而大量生產。有四時不謝之花，隨摘隨生之果，一年三熟之五穀，拔地參天之大木。

關於氣候者：有新電子溫涼管，使赤道之酷熱，與南北極之嚴寒，相互調劑，而得平衡。雙方氣候，均在華氏表六十度左右，不復有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之憂。

關於文化者：有新電子廣播機，播送各種學說之演講詞，至全世界各處，使每一人民，皆能聽到，享受教育平等之權利。又新電子電視印機，能將遠處報紙，照樣印出，解除人情隔閡，消息不通之患。

新電子留聲綫，能將各種書冊，逐字朗誦，教授小兒，及不識字之成人。

關於軍事者：有新電子和平福光，能於一利那頃，消滅敵方金屬水屬毒氣電氣火力風力之各種兇器，不使戰事得擴大持久，以減少死傷損害。又新電子防衛戰鬥各神祕用具，有關軍機，未便宣布，但大要則以保障和平，備而不用爲原則。

關於醫藥衛生者：有新電子解剖術，能將野心人黑心人之心肝，解剖洗滌，使成完整之好人。若其心太壞，不堪收拾，則以豬心狗心代之。蓋豬雖愚蠢，不致害人，狗則比較有義耳。又新電子化學生殖，能增加或減少生育，使無子者有子，多子者不增。又能返老還童，適百疕，躉跛，瘧疾，殘廢癱瘓，順神經，使人生無復遺憾。又新電子殺菌燈，能消滅一切臭氣毒氣邪氣妖氣烏烟瘴氣，及空氣中水中之微生細菌，蚊蠅蚤虱，毒蟲害蟲，使無瘟疫及流行病之發生傳染。又新電子化學食品，新電子化學被服，新電子化學藥品等，皆切合養生需要，便利簡單。

關於其他者：有新電子改進飛機，入水不漏，入火不熱，不用燃料，飛出同溫層，游行至各大星球，別一世界。又新電子烊乙炔光，以高熱度之光力，直射鐵山，使深藏石層內之金屬，化爲液體，源源流

出，供人取用。新電子透光鏡，照見人身內之臟腑脈絡，思想觀念，善惡邪正，及水中動物，山中礦物，地中藏物，隔牆人物，皆不能有虛偽掩飾。又新電子對話機能與全世界之任何一人個別談話。新電子收音機，聽到全世界之種種聲音。新電子攝影機，見到全世界之種種形色，使地球縮小，世界一家。其餘關於農業工業交通家用……等各種機器用具，應有盡有，不勝枚舉。以一個人一小時之管理工作，等於手工業工人之一個月，蓋以機器作工，人力指揮而已。

其時全鳥類之生活程度，已極美滿，一切物質，供過於求，每人每日僅須管理機器一二小時，儘有餘閑，可以講學，富而後教，正其時矣！全國適齡兒童，無論男女，一律入學。已成年之失學者，亦得相當補習，並將新憲法列入課程，它為全國各大學各成人之必修學科。全體民衆，對此上下五千年，縱橫三萬里，古今中外名人之格言，特別重視，詳細研讀，得到「革面洗心」「頓開茅塞」之兩大收穫。

世界人類，除極少數有道德之先知先覺，及自好之士而外，其餘一般，難免有「貪、瞋、嫉、慾」之四種大病。「貪」則慾壑難填，永無饜足，流弊所至，則有詐欺、虛偽、哄嚇、誘騙。「瞋」即怒也，凡貪求

而不得，則遷怒於人，流弊所至，則爲貪難攻擊，鬥毆殺戮。「嫉」即妒也，凡知識技能名位財產之勝，於己者，皆嫉妒之，流弊所至，則爲毀謗破壞，幸災樂禍。「惰」則不自振奮，日漸墮落，流弊所至，則爲愚遲懦弱，貧困竊盜。世界之所以大亂，人類之所以不安，皆由此「貪、驕、嫉、惰」之四種大病爲之作怪！今讀格言，側重理智，辨明利害，用「禮義廉恥」之四維，以糾正之。「禮」則必誠必敬，「義」則合理合宜，「廉」則不私不苟，「恥」則有守有爲，此即「革面洗心」之第一收穫也。

人類之在世界，環境複雜，應付困難，小之如個人之身心性命，大之如一般之社會國家，要須有相當之學識經驗，方足以圖生存，而求改進。然人生之精神有限，壽命不長，自初生以至老死，力學不倦，夜以繼日，猶恐不能完備，此莊子所以有「生也有涯，知也無涯」之嘆也！今讀格言，琳琅滿目，自正心修身，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包括無遺，費極少之時間，得數千年數百人之學驗，而切實受用。向之畢生不能完備者，今乃一旦豁然貫通矣！此即「頓開茅塞」之第二收穫也。

一切環境，皆隨個人心理而作變遷，初無一定之美惡苦樂。夫花好月圓者，一般人之認爲美景樂境；然在抱悲觀之人視之，則花好不常，月圓將缺，非但不能爲喜，適以引起悽愴耳。若反之而月

缺花殘者，一般人之認為惡景苦境也；然在抱樂觀之人視之，則花殘復發，月缺還圓，仍不斷其興奮與希望也。故建設心理可以漸愚成智，改惡為善，易亂而治，離苦得樂，為救濟精神上之最高哲學。同時研究物質方面之各種科學，解決人類之痛苦，填補自然界之缺陷，提高人類之生活水準，使整個人類，去向大自然奮鬥，開源收穫，而不於人與人之間互相爭奪，互相殘殺。

烏國經此兩點同時並進，全烏類之思想觀念，驟然改正，全世界之物質環境，驟然改好，其時已成立人民政府，實行民有民治民享之三民原則。慈烏等全體執監委員，經人民政府禮聘為元老議員，得隨時建議，並解答政府之各種疑問。老成策劃，青年勇幹，其人事之配合得宜，故進步乃一日千里，不必待五年期限之完成，已一躍而臻於大同矣！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為大同。」

「大同」乃孔子之理想世界，烏國竟實現之。烏國實行民主，官吏由人民選舉，法令由人民創

制，已無專制世襲之陋習。即「天下爲公」，各級官吏議員，必從選士貢士國土中產生，無引用私人，藍等充數之弊。即「選賢與能」。法令章程，一致遵守，平等博愛，不相侵凌。即「講信脩睦」。老人小兒，隨時遊觀，隨處食宿，不必問是否自己家庭。成年人遇老人小兒於途，讓行讓坐，留食留宿，不必問是否自己長幼。即「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全國無不孝之子女，無無業之遊民，無不慈之父母，即「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以國家之力，統籌救濟，使全國無一個窮而無告之乞人。即「驟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女平權，婚媾以時，即「男有分，女有歸」。犁植荒地，開掘礦山，節制資本，平均地權，即「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人人有職業，人人爲大眾服務，即「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天下太平，人心康樂，家給人足，道不拾遺，即「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

烏國尚有理想大同所不及之新鮮空氣，自由呼吸，而得長生，名曰「吃風」，可以不需飲食。蓋自新電子發明以來，代憲法公布而後，精神物質，兩皆改善，天地間已無一切穢惡，惟充滿着浩然正氣，欣欣生意，生活其中者，吐故納新，不食人間烟火。有時興到，駕改進飛機，旅行高空，至各大星球，參

觀考察，繼續精進，其程度之高，已非人世間文字所能記述，亦非人世間言語所能形容，無以名之，故名之曰神仙，曰天國，曰樂園。

公治先生曰：善乎！烏國之能達此境界也！豈烏托邦之寓言耶？蓋有志者之事竟成耳！嗚呼！偉大人類之師，觀止矣！觀止矣！

## 尾言

公治先生等一行，走遍天下，到處烽烟，遭兵匪之搶劫，途中落魄，脫敵僞之羅致，死裏逃生。暫在沃州山中，結茆小住。是地也，時人雖已知處，良朋幸有可依。公治先生行年五十，精力就衰，喟然嘆曰：吾老矣，不能用也。然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於是利用山居餘晷，有所貢獻，就旅行所紀各烏族之種種情形，稍加整理，而成本書，名曰《烏國春秋》。自原始而部落，而國家，由帝制而貴族，而民主，至最後則臻於大同，旁流天國。借題發揮，戲爲鳥語，直情褒貶，敢學鱗經。蓋歷史之縮影，社會之寫真，而又託之以理想之誘導者也。嗟乎！牛鬼蛇神，夏后氏之鑄形，惟肖美人香草，屈靈均之寄意何深。知我者謂

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見仁見智，聽各人之見解；吾行吾素，求吾心之所安焉云爾。

## 後記

耳先生之名，予尚在青年時代，雖裏心嚮往，而於遇終疎。民三十一年間，友人有避倭寇之亂，居新昌之後岱山，往訪，並得獲見先生，至慰平生私慕。先生貌慈祥，學淵博，若千頃之波，挹之不盡，聆教後，頗有「聞名不如見面」之感。旋友人遷避他地，而先生亦攜眷搬往較近之澄潭鎮，蓋時匪氛甚，蠻山居不易。

先生居後岱山時，清晨每至山麓，吸換新鮮空氣，見羣鳥齊噪，翹翔自得，輒有所感。又念國事蜩螗，匹夫有責，悲世道之日衰，欲挽救而乏術，感慨叢生，嗒然而返，乃發憤著書，即以鳥類為喻，題名「鳥國春秋」，對照現實，針砭時事，博稽羣籍，引證古今，蓋欲以三不朽之立言，稍補時艱。噫！先生之用心良苦，而精神之崇高偉大，知者更無不佩仰之至矣！

先生虛懷若谷，不恥下問，人有一得之見者，無不採而納之，以作本書之資料。中間因體弱而幾遭病魔，仍孜孜不稍懈，歷盡艱險，極盡思慮，閱時三年，清稿五次，乃成是書。